

## 周易经传异同

宋祚胤 著

《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经》是经文，共64卦，384爻；《易传》是解释《易经》的，内容比《易经》多，一般人都把《易经》看作是算命占卦的书，因此对《易经》的解释牵强附会。本书作者认为《易经》不是算命占卦的书，而是借用算命占卦的符号形式来为周厉王复兴周王朝出谋划策的政治书。透过那些奇奇怪怪的言论，可以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这种看法在海内外还是首次提出。《易经》之所以被后人当作算命占卦的书，是由于《易传》的缘故，《易传》沿袭《左传》对《易经》作了牵强附会的解释，提出了算命占卦的一些具体做法，那就是变爻和变卦，而这些都是《易经》中根本没有的。宋先生对《易经》和《易传》的同与不同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分析，并且是结合卦象进行，特别是详细地叙说了《易传》到底是怎样利用《易经》进行算命占卦的，解开了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被解开的谜。因此读者在阅读此书后，对全面了解《周易》，对用《周易》算卦的原委都会清清楚楚，而且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

本书有《易经》《易传》原文，并进行了适当的翻译。

## 自序

《周易》有经传之分，六十四卦卦爻辞是经，《彖传》、《象传》、《文言》、《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是传。由于《彖传》、《象传》和《系辞传》各分上下，合起来是十个传，《易乾凿度》叫“十翼”，《史记·太史公自序》叫《易大传》。班固《汉书·艺文志》：“《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就把《周易》分成三部分，即卦象、卦爻辞和《易大传》，开始把《周易》经传合而为一，于是《艺文志》所引五条“易曰”全是《易大传》了。从此《周易》经传不分，达二千年左右，甚至前些年《中华书局》重印王夫之《周易外传》所写的《前言》，仍然是经传不分的观点。这种情况应该彻底改变。因为经自是经，传自是传，不能混淆。还由于班固明确肯定《易大传》为孔子所作，于是长期来说《易》的人大都以《易大传》为归，不敢别有异说。但《易大传》虽然也有其超越《周易》之处，一般却有得于《周易》者少，与《周易》参差者多，于是《周易》就被罩上重重迷雾，千百年来是非难辨了。为了还《周易》本来面目，特先就经文作实事求是的考察，然后用以衡量《易大传》，即以考辨经传的异同，进一步把《周易》原貌显示出来。至于《易大传》不作于孔子，从宋代欧阳修的《易童子问》到清代崔述的《洙泗考信录》，大体上都讲清楚了。

为了考辨《周易》经传的异同，必须首先从整体上把《周易》古

经到底是讲什么弄清楚,经过长期研究,可以肯定《周易》是为了帮助周厉王复国中兴而作,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

一、《周易》大量提到王和大人、君子,并着重加以表现。坤卦和讼卦六三都有“或从王事”,师卦九二有“王三锡命”,比卦九五有“王用三驱”,随卦上六有“王用亨于西山”,蛊卦上九有“不事王侯”,离卦上九有“王用出征”,家人卦九五有“王假有家”,蹇卦六二有“王臣蹇蹇”,益卦六二有“王用亨于帝”,夬卦卦辞有“扬于王庭”,萃卦卦辞有“王假有庙”,井卦九二有“王明,并受其福”,丰卦卦辞有“王假之”,涣卦卦辞有“王假有庙”,九五有“涣王居”,一共是十六个王。还有大人,在《周易》与王同义。乾卦九二和九五,讼卦卦辞,蹇卦卦辞和上六,萃卦和巽卦卦辞,都有“利见大人”,升卦卦辞有“用见大人”,否卦六二有“大人否”,九五有“大人吉”,困卦卦辞有“大人吉”,革卦九五有“大人虎变”,一共是十二个大人。还有大君,在《周易》也与王同义,用了三次,即师卦上六“大君有命”,履卦六三“武人为于大君”,临卦六五“大君之宜”。天子用了一次,即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为天子服务的宫人用了一次,即剥卦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此外,还有不少君子也指王,如同人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就是指有一个王在集合人众。通过这些,《周易》是为西周的王而作是可以肯定了。

二、《周易》所写的是西周初年的王,还是别的时期的王,应进一步辨明。《系辞下传》第十一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这是认为王指文王,但也不敢肯定。文王与《周易》无关,从《尚书·大诰》的“宁王惟卜用”和“宁王遗我大宝龟”可以证明。明夷九三有“于南狩”,升卦卦辞有“南征吉”,表现了迫切希望南征荆楚,取得胜利,应该是在昭王“南征而不复”(《左传》僖公二年),特别是“穆昔南征军不归”(韩愈诗)之后,其时已是西周末年。再从《周易》没有阴阳这一对词,要到宣王时伯阳父才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这说明《周易》的写

作还应该在宣王之前，履卦六三“武人为于大君”，从殷周两代历史看，由武人起来篡夺王位，只有《竹书纪年》的“伯和篡位立”，即共伯和在国人起来驱逐厉王时窃取了厉王王位。再从明夷初九的“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并结合旅卦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的“资斧”即“齐斧”，“齐斧”即天子用以指挥天下的黄钺（参看本书对于旅卦的注释和分析）考察，旅卦的主人就是被安置于彘的厉王，而在道途中“三日不食”的君子，也就是厉王被驱逐出京时的狼狈象了。从以上可以看出，《周易》是以厉王为写作对象的。

《周易》作者希望厉王恢复王位，中兴西周，是出于对西周王朝的热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至于厉王是昏暗之主，不能寄托什么希望，作者也很知道。井卦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王明，并受其福。”就表现了作者对厉王不能勤于政治的担心和昏暗不明的指责。而旅卦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更斥责了厉王不识大体，监谤专利，是他自取放逐的原因。而西周的终难再起，丰卦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已经形象地指出，而必将迁都，益卦六四“利用为依迁国”，也隐约地给指出来了。

一部《周易》全是作者为厉王复国中兴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

一、循环中兴：以盛则衰、衰则盛的循环论作为中兴的理论根据。乾卦用龙做比喻，龙意味着王。“用九，见群龙无首”，是说出现一群龙，一条接着一条，没有为首，这就是循环。爻辞从潜龙到亢龙，以循环又从亢龙到潜龙，再以循环凝定在一个理想地方，就到了飞龙，于是厉王就复国，西周就中兴了。必须指出，《周易》的循环不是无休止的，而是到了一个理想境界就停止下来，并永远凝定下去。否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就是在大人化否为休以后，由于非常吉利就不再循环，而是凝定，如同系在一丛桑树上那样牢固。《周易》所凭借的天道循环，作者是以之为其政治服务而加上了规定性的。乾卦全面表现西周王朝从盛到衰，还

将从衰到盛，是一部《周易》的纲领。坤卦以“龙战于野”与乾卦配合，“黄裳元吉”也说明是厉王王后，因而与乾卦一起，都成为全书的纲领卦。

二、策略战略：厉王要复国中兴，首先必须用武力赶走武人。其时厉王弱小，武人强大，要达到目的，就得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去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这些就是《周易》作者希望厉王采取的策略和战略，在小过卦有集中表现。小过卦辞：“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这些是说，宜居于小而不宜居于大，宜可其下而不宜可其上，才会“亨，利贞”、“大吉”。这是要用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去取得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的战略结果。初六“飞鸟以凶”，是申言不取后而取先的危险。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是申言不取先而取后的好处。为了宣扬这种策略思想和战略思想，作者还美化之为谦，谦卦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国”，就是指要用这种策略讨伐共伯和，并取得战略胜利的。

三、两手并用：对付武人要用兵，这是武的一手。还要进行安抚，这是文的一手。两手并用，才会取得最好的结果。需卦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是对武人要犁庭扫穴，务歼之而后快，是武的一手。比卦的比是亲比，讲如何与武人搞好关系，六二“比之自内，贞吉”，是说要从朝廷之内去与武人亲比，是文的一手。

四、宽大政策：讼卦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是说武人与厉王打仗打败了，回头逃走，但他的部下却不受追究。这就是《周易》作者要厉王对武人实行宽大政策，以分化瓦解其内部。

五、赏罚分明：讼卦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是说厉王如果有一个部属在对武人作战中立功，就会得到鞶带的赏赐。但后来如果接连打败仗，在短短时间内#带就将受到几次褫夺。这是《周易》作者要厉王对部下严明赏罚，以提高战斗力。

六、宽猛相济：噬嗑初九“履校灭趾，无咎”，是说在脚上套上木枷，甚至遮住了脚趾，但没有坏处，是猛而济之以宽。六二“噬肤灭鼻，无咎”，是说吃肉到遮住鼻子，是大吃猛吃，但仍然无咎，也是猛而济之以宽。《周易》作者调节宽猛关系以用于政治，如对付武人就要两手并用。

七、注意德治：临卦卦辞“至于八月有凶”，是反对“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残暴政治。上六“敦临”，是说要宽厚为治，不能虐民。其为强调德治都很明显。周历八月是夏历六月，正是骄阳似火，灼石流金的时候，用来比喻暴政是恰当的。

八、重视人民：同人卦写武人“同人于宗”（六二），在一族之内聚集人众，要驱逐厉王。《周易》作者告诉厉王必须“同人于野”（卦辞）或“同人于郊”（上九），在广大范围内动员人民，反击武人，才会“大师克相遇”，“先号咷而后笑”（九五）。这些最能说明《周易》作者要厉王重视人民。

九、求贤为治：这在《周易》大都以男求女为比喻。咸卦卦辞“亨，利贞，取女吉”，是说如果得到贤臣相助，就会亨通。九四“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是说厉王如果诚心相求，贤臣会联翩而来。渐卦六条爻辞都是雄鸿追求雌鸿，而“其羽可用为仪”，也说明贤臣必将归于厉王。

十、锐意改革：这主要表现在革卦和鼎卦。革卦卦辞“巳日乃孚”，是说改革要有一段准备时间，谋定而后动，才会取信于民。初九“巩用黄牛之革”，是说改革必须坚定，不能三心二意。九三“革言三就，有孚”，是说改革成绩大，会很为人民信任。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是说改革将是厉王在进行，象老虎的变化，即使不占筮，也很会为人们相信。鼎卦用鼎烹煮食物做比喻，食物熟了，改革就成功了。卦辞“元吉，亨”，是概括改革将使国家大吉，国运亨通。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是说改革会去掉丑恶，取得胜利。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是说改革成果丰富，仇人

如共伯和想破坏却无法接近。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是说改革也可能有失误，但如果时机掌握得好，就能化凶为吉（“方雨亏悔”）。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都以鼎的高贵，暗示改革将为周厉王所进行；而“利贞”和“大吉，无不利”，则明确肯定改革必然成功。

以上各种思想，错综贯穿于《周易》之中，成为本质和主流，足以证明《周易》是一部政治书，是服务于厉王复国中兴的。

《周易》有从属于其政治思想的哲学思想，循环论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孚”、“中行”和“无为”。《周易》有四十二个“孚”字。有讲成“实”的，如讼卦卦辞的“有孚，窒”，就是说武人如果有犯上作乱的事实，将窒碍难行。还有引申为“信”的，如解卦九四的“解而拇，朋至斯孚”，就是说厉王如果摆脱囚禁，人们将会信任。尽管有此两解，但毕竟以讲成“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中庸》第二十三章）的“诚”为最多。这种“孚”是上天赋予周厉王的，如益卦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就是继承《尚书·高宗彤日》“天既孚命正厥德”（天用诚相赋予来端正其品德）而来。只要有了这种“孚”，就无往而不利，因此坎卦卦辞说“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井卦上六说“有孚，元吉”。这种“孚”不仅在人间世作用无穷，还化及异类，如中孚卦辞“豚鱼吉”。为了集中突出，《周易》用两个卦表述，那就是无妄和中孚。这种“孚”在《周易》首先是作为原始客观唯心主义的天所转化而成的主观唯心主义本体，还衍化为精致客观唯心主义本体的“道”，如随卦九四“有孚在，道以明”。但同时又是做人的重要原则，如待人接物，肝胆相照，做事认真，毫不苟且，则是必须完全肯定的。

“孚”的现实意义，《周易》作者用“中行”表明。《周易》有五个“中行”，即泰卦九二的“亡得，尚于中行”，复卦六四的“中行，独复”，益卦六三的“有孚，中行”，六四的“中行告公从”，夬卦九五

“中行，无咎”。“中行”就是“中道”，即恰到好处，无过与不及，只有有“孚”的人才能这样，一般人不能企及，所以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论语·子路》）《周易》“中行”上承《尚书·盘庚》的“各设中于乃心”，下启孔子和子思的“中庸”，是衡量事物的最为重要的标准，与“孚”（诚）是相为表里的。

《周易》从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从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的战略，发展成无为思想。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是说小人以强壮欺人，君子凭无为取胜。这是用有为和无为对比，来显示无为的正确。小过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是说没有坏处，只要不太过分地对待问题，如果处理事情过火了，就会有危险，一定要防止，只有无为才永远正确。这就更明白地指出，必须反对取先，坚持取后，以发展到无为，而无为就是无不为。因为无为决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凭主观，全凭客观去为。如周厉王对待武人的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去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就合乎客观实际。无为思想起源较早，《尚书·康诰》“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乃汝尽逊，曰时叙，惟曰未有逊事”，就是周公告诫康叔，决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凭个人意志，这样就一切合理，却又象没做什么合理的事，因为是行其所当行。

下面谈谈《易大传》对《周易》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认识。

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是循环论的形象描绘。《小象》“天德不可为首”，却认为是取后而不取先，《文言》“乃见天则”，却抽象认为是讲一种自然规律。否卦九五“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是讲循环的凝定，而《小象》却用“位不当”的爻位说解释。乾坤提挈《周易》全书，其余六十二卦都是乾坤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的展开，《易大传》对这些全不了解。《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都认为乾如同于后来老子的道，能产生天地万物。《序卦传》“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也说出了这一点。《易大传》的乾坤生成万物说一直为后人所信从，其实并不



符合乾坤实际，而《周易》也还没有万物生成说。万物生成说要到《老子》第二十五章“可以为天地母”才有，而《庄子·大宗师》也说“生天生地”。至于把乾坤看成如同于天地倒是有理由，如乾卦《大象》“天行健”；坤卦《大象》“地势坤”，因为厉王及其王后在《周易》作者看来是等于天地的。

关于《周易》的策略思想和战略思想，《易大传》或说法模糊，或全无认识，或大相逖庭，或竟然一致，情况极为复杂。小过《彖传》“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这似乎是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这似乎是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但都不具体。《小象》“‘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则与爻辞所表现的《周易》策略思想没有关系。《系辞下传》第十章“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柔危，其刚胜邪”，则与《周易》的战略思想矛盾。《系辞下传》第五章“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则与《周易》的策略思想合拍。

《周易》作者主张对武人用兵，《易大传》有认识，但讲法也有错误。师卦《彖传》：“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这是说要统领人众，讨伐叛逆，才可以是王，指周厉王必须荡平武人，是正确的。但需卦上六《小象》“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却用爻位说解释厉王向武人用兵。比卦《彖传》：“比，辅也，下顺从也。”这是说比是一种帮助，能使下面的人顺从，这说出了《周易》作者主张对武人先用兵，后安抚的原意。但比卦六二《小象》“比之自内，不自失也”，却说从朝廷之内去亲比武人只不过是自己不犯错误，就无得于经义了。看来《易大传》对于两手并用基本上还是有认识的。

《周易》作者所提出的宽大政策，《易大传》的说法适得其反。讼卦九二“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分明是要厉王宽大武人部下，但《小象》“自下讼上，患至掇也”，却说武人部下跟着武人以下犯上，是自取其祸，这分明是讲错了。

对武人用兵，要严明赏罚。讼卦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是胜有赏，败有罚，本来清楚。但《小象》却说“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就与经义不相干了。

宽猛相济，如噬嗑之所言，但《易大传》不理解。初九《小象》用“不行也”说明爻辞的“履校灭趾，无咎”，据朱熹《周易本义》，“不行”是“不进于恶”，就不是猛而济之以宽。六二《小象》用“乘刚也”解释“噬肤灭鼻，无咎”，是一种关系说，也不能说明猛而济之以宽的问题。

德治是《周易》的可贵思想，但《易大传》却认识不清楚。临卦卦辞“至于八月有凶”，《彖传》说是“消不久也”。根据王弼注：“消不久”是“八月阳衰而阴长，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与反对暴政没有关系。上六“敦临”，《小象》说是“志在内也”，根据孔颖达《周易正义》：“虽在上卦之极，志意恒在于内之二阳。”是相应说，与主张德治也没有关系。

《周易》重视人民，《易大传》或难于捉摸，或适得其反。同人《彖传》：“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乾行”不知所指。上九《小象》：“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把在广大范围内集合人众，反击武人，说成“志未得”，是枘凿而难通的。

要推行德治，造福人民，必须有贤臣帮助，《周易》用男求女比喻想象中厉王求贤。《易大传》或停留在比喻本身，如咸卦卦辞“取女吉”，《彖传》说是“男下女”，渐卦卦辞“女归吉”，《彖传》也说是“女归吉”。再如咸卦九四“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本指贤人相助，将络绎不绝，但《小象》却说是“未光大”，就适得其反了。

革卦和鼎卦都希望厉王进行政治改革，从失败转向胜利。对于这些，《易大传》或有深刻认识，如革卦《彖传》：“革而当，其悔乃亡。”《杂卦传》：“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或宛转其辞，希望有圣贤帮助，如鼎卦《彖传》“大亨以养圣贤”。这两卦的《易大传》都令人满意。

对于《周易》服务于其政治的哲学思想，上面在讨论乾卦时，已经谈了《易大传》对循环论的认识，这里再看看“孚”、“中行”和“无为”，《易大传》是如何理解的。通查《易大传》，只有三处解释“孚”，那就是大有六五《小象》，“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丰卦六二《小象》，“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兑卦九二《小象》，“孚兑之吉，信志也”。很明显，《易大传》认为“孚”只能训“信”，对于从本义为“实”，还能引申为“诚”，并以此无往而不“元吉”、“行有尚”，是全无所知的。而随卦九四“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本来是从“孚”生“道”，而《小象》竟然读或“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连句读都弄错了，还谈得上对“孚”的这种作用有什么认识呢？关于“中行”，泰卦九二《小象》说是“光大”，“光大”就是广大，这与“中行”内涵有关。复卦六四《小象》说是“以从道也”，“从道”就是合理，这也能说明“中行”。至于益卦六三和六四的“中行”，《小象》没有触及。而夬卦九五的“中行”，《小象》说是“中未光也”，“中未光”是内涵不广，这与泰卦九二《小象》的“光大”就矛盾了。《易大传》对“中行”的理解是得失互见的。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是说小人有为，君子无为。《小象》的“小人用壮，君子罔也”，等于没有解释。小过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是说凡事不能搞过火，搞过火有危险，要无为才永远正确。《小象》“弗过遇之，位不当也”，是爻位说，不能说明问题。“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是只从文字表面讲。《易大传》的《彖传》和《象传》对无为没有认识，但《系辞上传》第十章“《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却深有所得于《周易》的无为之旨。

《周易》由孚所生的道，是精致客观唯心主义本体，但《系辞上传》第五章却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宇宙万物的两种基本属性，于是道就成了物质的抽象，从而把《周易》的道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了。老子沿袭《周易》，把道说成是先天天地生的混成物（《老子》第二十五章），把《周易》的道向精致客观唯心主义作了发展，与

《易大传》相比，孰是孰非，非常明显。由于道是宇宙万物两种基本属性的抽象，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传》第四章）。这样《易大传》就提出了一种物质性的万物生成说，“精气为物”（《系辞上传》第四章）是形象的说明。《周易》循环论被老庄引到了相对主义。《老子》第五十八章“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就认为循环将消灭正、奇、善、妖，开始走向相对主义。《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这就使循环论彻底沦为相对主义了。《系辞下传》第五章：“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从往来屈信的矛盾，产生出有利于万物的结果，是由循环论发展到朴素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相反。在道和循环论的问题上，《易大传》有出色成就，特别是与为显学于当时、扬令名于后世的老庄背道而驰，而且正确，是难能可贵的。

《彖传》和《象传》用爻位说讲《周易》，《文言》和《系辞传》间或也用。这是说《易》的一种错误方法，不能有得于经义。《周易》是一部活生生的政治哲学书，其内容错综复杂，现在却用成为固定模式的爻位说去套，如何能不窒碍而难通呢？爻位说是把一个卦的六个位次分成阳位和阴位，其中一、三、五是阳位，二、四、六是阴位。阳爻居于阳位，阴爻居于阴位，是得位而吉，否则便是失位而凶。象这样僵死的教条，只能处处碰壁。恒卦九四“田无禽”，《小象》说，“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这是认为以阳爻居于阴位就不吉利。大壮六五“丧羊于易”，《小象》说，“丧羊于易，位不当也。”这是认为以阴爻居于阳位也不吉利。但通查《周易》，爻位说大多枘凿而不合。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这是说由于用了小人，拖延了胜利时间，不能说阳爻以得位而吉。未济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这是说君子中有其诚，就正确吉利，没有悔恨，并前途广阔，不能说阴爻以失位而凶。在爻位说基础上附会起来的有相应说，即第一爻与第四爻相应，第二爻与第五爻相应，第三爻与

第六爻相应。阳爻与阴爻，阴爻与阳爻相应，就顺应而吉；阳爻与阳爻，阴爻与阴爻相应，就敌应而凶。这些与《周易》也不相合。恒卦(䷟)《彖传》“刚柔皆应，恒，恒，亨”，是说初六与九四相应，九二与六五相应，九三与上六相应。相应的或者是阴爻与阳爻，或者是阳爻与阴爻，都是以顺应而吉。艮卦(䷳)《彖传》“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说初六与六四相应，六二与六五相应，九三与上九相应。相应的或者是阴爻与阴爻，或者是阳爻与阳爻，就都以敌应而凶。这些是否合于《周易》实际？恒卦初六是“浚恒，贞凶，无攸利”，九四是“田无禽”，九三是“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上六是“振恒，凶”，都明显是凶不是吉，要说以顺应而吉，没有根据。艮卦初六是“艮其趾，无咎”，六四是“艮其身，无咎”，都明显是吉不是凶，要说以敌应而凶，也没有根据。《周易》本身证明相应说是不符合《周易》实际的。在爻位说基础上附会起来的还有得中说。所谓中，是指内外卦的中爻，即内卦的二，外卦的五。以阴爻居于二，就既得中，又得正；以阳爻居于五，也既得中，又得正；都非常吉利。但用《周易》检验，却不是这样。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履卦九五“夬履，贞厉”，都是凶不是吉，得中说也与《周易》实际不合。在爻位说基础上附会起来的还有关系说，即阴爻居于阳爻之下是正确关系，因而吉利；阴爻之上居于阳爻是错误关系，因而凶险。这也是把爻的关系固定下来，用一个僵死的模式去套《周易》的。履卦六三“履虎尾，咥人凶”，并不以居于九四之下而吉。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也不以居于九三之上而凶。关系说同样经不起《周易》的检验。当代郭沫若、高亨、李镜池等对这些方法都弃而不用，完全正确，但却没有分析为什么不能用的原因。这里略加申说，算是一种拾遗补阙吧。此外还有卦变说，以《彖传》用得最多，是一卦之内阴爻和阳爻可以相互调动位置，使这一卦成为另一卦，这种情况实际上并不存在。卦变不同于变卦，变卦是阴阳爻互相变化。

《易大传》最为可议的是《系辞传》和《说卦传》连篇累牍地宣扬

《周易》是用来搞占筮的。《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以《周易》为陈厉公小儿子占筮，“遇观之否”，应该是以《周易》为占筮之始见于载籍的。其后《左传》、《国语》等书往往写以《周易》为占筮，《系辞传》和《说卦传》是推波助澜。值得注意的是《彖传》、《象传》、《文言》、《序卦传》和《杂卦传》并无一语及于占筮，可见《易大传》中遵奉占筮的还是居于少数。《周易》是否在搞占筮？从三个方面看，回答都是否定的。首先，蒙卦卦辞有“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比卦卦辞有“原筮，元永贞，无咎”，似乎都可以成为《周易》搞占筮的佐证。但除这两处以外，《周易》就没有一语涉及占筮。关于蒙卦的筮字，前人还多不认为是讲占筮，而是询问、揣度的意思，程颐《易传》：“筮谓占决卜度，非谓以筮龟也。”比卦的“原，筮”，孔颖达《周易正义》明确讲成，“原，穷其情，筮，决其意”，更与占筮无关。《周易》全书只有这两处提到筮，还都不是占筮，如何能认为《周易》是占筮之书呢？其次，《周易》不仅不讲占筮，还反对占筮，如革卦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是说周厉王进行改革，不用占筮，也很为人们相信。不占筮也相信，还有什么占筮可言呢？（有，古汉语用在形容词或动词前可以是程度副词，训“很”。《诗经·国风·谷风》“有洧有溃”，即很威武，很愤怒。）再其次，认为《周易》有变爻变卦，是《周易》搞占筮的根据。所谓变爻变卦，如“遇观之否”，即观卦(䷓)六四变九四，成为否卦(䷋)。《系辞传》和《说卦传》都讲变爻变卦，《说卦传》还作出示范，即所谓乾坤六子，分别由乾坤两个基本卦以变爻而成。如乾卦(䷀)变初爻成巽卦(䷸)，变中爻成离卦(䷄)，变三爻成兑卦(䷹)，坤卦(䷁)变初爻成震卦(䷲)，变中爻成坎卦(䷜)，变三爻成艮卦(䷳)。其实《周易》并无所谓变爻变卦，只不过是《系辞上传》第九章揲蓍求卦的迷信游戏和《系辞上传》第十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附会而出，即认为两仪是阴阳，四象是老阳老阴，少阳少阴；老阳九，老阴六，是可变的爻，少阳七，少阴八，是不变的爻；于是《周易》阳爻九，阴爻六，都可以变

了。殊不知老阳老阴，少阳少阴，都是后人的附会；而且即使老阳是九，老阴是六，但又能从《周易》的哪里找出少阳七，少阴八呢？以这些妄加为《周易》固有，是极为荒谬的。但竟千百年来为人信从，即认为阳爻九和阴爻六可变，是《周易》搞占筮的根据，真不知从何说起！《系辞传》讲以变爻变卦为占筮的比比皆是，如《系辞上传》第二章“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下传》第三章“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还极力称赞以《周易》为占筮是“神以知来”，而占筮者则是“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的人，真是歌颂备至了。《说卦传》不仅从变爻变卦得出乾坤六子，还说用为占筮的蓍草是“幽赞于神明而生”，并用八卦配四时、八方，为搞占筮提供方便，后来为江湖术士发展，以致以《周易》搞迷信之风，愈演愈烈，至今日而未已。至于《说卦传》所列的八卦取象，虽然是为了占筮，但也有其可取，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为自来言《易》者所遵奉，考之《周易》，也确切不移。但如“寡发”、“广颡”和“多白眼”等等，甚至连崇奉占筮的朱熹《周易本义》也讥为“不可晓”了。

## 目 录

自序.....	1
乾第一.....	1
坤第二 .....	13
屯第三 .....	21
蒙第四 .....	26
需第五 .....	31
讼第六 .....	35
师第七 .....	40
比第八 .....	44
小畜第九 .....	50
履第十 .....	55
泰第十一 .....	60
否第十二 .....	65
同人第十三 .....	69
大有第十四 .....	73
谦第十五 .....	77
豫第十六 .....	81
随第十七 .....	85
蛊第十八 .....	89
临第十九 .....	93
观第二十 .....	97
噬嗑第二十一.....	102
贲第二十二.....	107



剥第二十三	111
复第二十四	115
无妄第二十五	120
大畜第二十六	124
颐第二十七	128
大过第二十八	133
坎第二十九	138
离第三十	143
咸第三十一	147
恒第三十二	152
遁第三十三	156
大壮第三十四	160
晋第三十五	165
明夷第三十六	169
家人第三十七	174
睽第三十八	179
蹇第三十九	184
解第四十	188
损第四十一	192
益第四十二	197
夬第四十三	201
姤第四十四	206
萃第四十五	210
升第四十六	215
困第四十七	218
井第四十八	224
革第四十九	229
鼎第五十	234

震第五十一.....	239
艮第五十二.....	244
渐第五十三.....	248
归妹第五十四.....	254
丰第五十五.....	259
旅第五十六.....	264
巽第五十七.....	269
兑第五十八.....	273
涣第五十九.....	277
节第六十.....	282
中孚第六十一.....	286
小过第六十二.....	290
既济第六十三.....	295
未济第六十四.....	299
系辞传上.....	304
系辞传下.....	330
说卦传.....	359
序卦传.....	373
杂卦传.....	394

# 乾 第 一

##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贞。

《说文》：“乾，上出也。”段玉裁注：“此乾字之本义也。自有文字以后，乃用为卦名，而孔子释之曰健也。（按：段氏仍以《易大传》为孔子所作。）健之义生于上出。”可见乾的本义是力争上游，刚健不屈，也就是要用极大的力量，去争取美好的前途，而决不安心于卑下委琐的现状。把本卦联系《周易》的基本内容看，是希望西周王朝摆脱晦盲否塞，从衰败转向中兴。而用龙作为比喻，要有悔的亢龙变成在天的飞龙，则是对已经被“为于大君”的“武人”共伯和逐下王位并加以流放的周厉王的一种鼓励，要他发愤为雄，起衰为盛而“上出”。《周易》不断提到“王”、“大人”、“大君”以及“君子”，都是勸勉周厉王，因此乾卦是专门为复兴西周王朝定下基调的。

乾下卦三爻逐步发展为上卦三爻，而九五又“飞龙在天”，因此上卦是主卦，下卦是辅卦。

对于乾卦卦辞，历来有不同的读法和讲法。《文言》读成元，亨，利，贞，并逐字孤立进行解释，而为传统治《易》权威王弼、孔颖达、程颐、朱熹、王夫之等所信从，影响至为深广。但“元”字在《周易》从不单独使用，而“元亨”和“利贞”又能各自独立成句，如大有卦的卦辞就是“元亨”，大壮卦的卦辞就是“利贞”，而坤卦卦辞也有“元亨，利牝马之贞”。可见本卦卦辞的正确读法应该是“元亨，利贞”。是说，如果要大为亨通，就得

凭借着正确力量，也就是要依靠天道循环，从“亢龙”而“潜龙”，而“飞龙”。卦辞是一卦内容的概括，一开始从这条卦辞就得到证明。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彖传》是《易大传》之一，分别就《周易》上经和下经各卦进行扼要的说明。王弼《易略例》：“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孔颖达《周易正义》：“褚氏庄氏并云：‘彖，断也。’断定一卦之义，所以名为彖也。”因此，《彖传》是一个卦基本内容的说明。至于《系辞传》有时把某些卦辞也叫彖辞，那是另外一种情况，原因在于卦辞是那一卦的中心。

这条彖辞是说，伟大啊乾的浑沦浩瀚，万物赖以开始生长，它统率着天。云流动着，雨降下来了，各种植物和动物都生动活泼地长成了形体。太阳照耀着它们的成终和成始，象征着“天地四时”（侯果语）的初、二、三、四、五、上等六个爻位也及时出现了，乾随时是象驾着六条龙在控制着天的。乾变化无端，它能使宇宙万物各自端正其属性和寿命（如“鸟能飞，鱼能游”，“蜉蝣寿短，龟鹤寿长”，引自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从而保持着极端的和谐（“大和”，极端和谐），这些都是由于乾的正确而得到的好处。乾是凌驾于万物之上，使天下万国都安宁的。

《彖传》是把“乾元”或“乾道”（也就是乾）看得如同于老子的道。《老子》第六章：“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高亨《重订老子正诂》：“玄牝，亦道之别名也。”《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天地”王弼本作“天下”，今

从范应元本），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些都说明道产生天地，而成为天地的主宰，是《彖传》的“乃统天”和“时乘六龙以御天”之所从出。诚然，老子的道是来之于《周易》，如随卦九四说“有孚在，道以明”，是道作为精致客观唯心主义本体的首次见于载籍，而为老子之所本。但道在《周易》毕竟只是萌芽，要到老子才赋予它以“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的作用。要说乾就如同于老子的道，这是把写成于西周末年的《周易》推迟到春秋战国，当然不行。《彖传》未能有得于经义，特别是没有看到是说周厉王要凭借天道循环，从衰到盛，以复国而中兴。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孔颖达《周易正义》：“此《大象》也。”“总象一卦，故谓之《大象》。”程颐《易传》：“卦下象解一卦之象。”《周易》用卦象告诉人们以各种情况和道理，于是《易大传》就有了《象传》。用来概括一卦主要意义的叫《大象》，分别解释各个爻的叫《小象》。关于“天行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孔颖达《周易正义》：“行者运动之称。”这是把“行”说成运行。王引之《经义述闻》：“行，道也。”这是把“行”说成规律。两说都可通。本卦是要“君子”从“亢龙”而“潜龙”，从“潜龙”而“见龙”，而“跃龙”，而“飞龙”，从已经到了穷高而复夭矫于云天的。至于“君子”应该如何讲？孔颖达《周易正义》：“言君子者，谓君临上位，子爱下民，通天子，诸侯兼公卿大夫有地者。”从坤卦卦辞“君子有攸往”的“君子”是指“黄裳元吉”的王后看，这里的“君子”就是指周王，具体说就是指周厉王。而“自强不息”则是努力不懈，为复国而奋斗。把以上分析贯通起来，《大象》要说的是“君子”，天是用来比喻“君子”，即比喻周厉王，是有得于经义的，与《彖传》以乾为道不同。

初九：潜龙，勿用。

《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初九，爻题也。《易经》之爻题，以‘九’字标明阳爻，以‘六’字标明阴爻，以‘初’、‘二’、‘三’、‘四’、‘五’、‘上’标明六爻之顺序，自下而上。”“潜龙，勿用，”是说西周初年开始创业的君主，如后稷、公刘等，好象潜伏在水底的龙，由于势孤力弱，不能任意行动，必须养晦以待时。借指周厉王在成为亢龙以后，要转变为在天的飞龙，也要先有奋飞前的休养生息。《小象》说“阳在下”，嫌抽象笼统。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象》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龙出现在广大的田野，较之潜伏水底，是开始有了作为。用来比喻古公、王季对于发展西周王业，已经有了贡献。借指周厉王也应该如古公、王季之所为，从而“利见大人”，为天下臣民所拥护。“利见大人”是以见到大人得到好处，《周易》“大人”都指周厉王。《小象》“德施普”对经义无确切说明。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象》曰：“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这一爻是说西周的君主在经过太王、王季的有所作为以后，随即转入了戒慎恐惧，以求得有更大的发展。这是指文王被囚禁于羑里，在栗栗危惧中还不断努力提高，为天下三分有其二奠定基础。因而虽然危险，却没有坏处。借指周厉王在复国过程中应该全力以赴，以化凶为吉，转祸为福，成为中兴之主。《小象》的“反复道也”不能有见于以上内容。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象》曰：“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龙在经历了一段艰苦斗争之后，进入了可以周旋自如的

深渊，有时作很高的跳跃，为奋飞于太空作准备。这是说什么呢？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曰：“此武王举兵孟津，观衅而退之爻也。”说比喻武王在灭纣之前的欲擒故纵，完全正确。是指周厉王在重新取得王位前夕，必须有充分准备。《小象》只说向前奋进，没有坏处，于经义知之不多。

###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象》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龙在深渊作了一番跳跃之后，一举飞上云天，翱翔于四海。这是比喻西周之君已经取得天下，登上王位，成为共主。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曰：“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说得很正确。这是指周厉王必须如武王之所为，君临天下，以中兴西周王朝。《小象》用“大人造也”说明，“大人”指周王，“造”达到，合起来讲就是周王登上了王位。虽然还不够具体，但基本上是正确的。

### 上九：亢龙有悔。

《象》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王肃曰：“穷高曰亢。”“穷高”是高得无以复加，物极必反，故有悔恨。这是直指厉王，他上居天位，一意孤行，使卫巫监谤而朝野缄口，令荣夷公专利而上下沸腾，终于被逐下王位，惨遭放逐，诚然是“亢龙有悔”的。《小象》用“盈不可久也”说明，原则上正确，但抽象而不具体。

###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象》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刘瓛曰：“总六爻纯阳之义，故曰用九也。”九是阳爻之名，把乾卦六个阳爻总起来看，就叫做“用九”。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用九’，汉帛书《周易》作‘迺九’。按用当读为迺，迺，通也。”“通九”也是把乾卦六个阳爻综合起

来观察。《周易》作者通观乾卦六个阳爻，得出的认识是“见群龙无首，吉”。“见”读现。“群龙”指六个阳爻。“无首”指没有带头的，与比卦上六爻辞“比之无首，凶”的“无首”意义相同。比卦“无首凶”联系卦辞“后夫凶”看，其为无为首或没有带头的意义很明显。一部《周易》只有这两个“无首”，训释是一致的。一群龙在天上飞翔，从初九到上九，先后秩序井然，为什么初九不是首，上九不是尾呢？这就要从《周易》的循环论来看了。《周易》的循环论在泰、否、剥、复等卦表现得很清楚（参看本书对这几卦的分析），而诚如《荀子·王制》所言，是“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这就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因此初九不是首，上九不是尾，而是循环往复，运动不停，这就是“见群龙无首”。那为什么“吉”呢？原来上九已经是“有悔”的“亢龙”，通过循环，又可以成为“在天”的“飞龙”，这不是很吉利么？这些无非是要周厉王借助于天道循环，从失国而复国，从衰败弱小而繁荣昌盛。可是《小象》“天德不可为首”却是说王者不能取先，而必须取后，这就无得于这里的经义了。由于《小象》这样讲，不少治《易》大师就都跟着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看法。只有张载《横渠易说》用《老子》的“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解释，才突出了循环论。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刘瓛曰：“依文而言其义，故曰《文言》。”孔颖达《周易正义》：“以‘乾坤其《易》之门户邪’，其余诸卦及爻皆从乾坤而出，义理深奥，故特作《文言》以开释之。”孔说较胜。《文言》把“元亨，利贞”读作“元、亨、利、贞”，以构成其



“四德”说，前文已指出其不当。至于认为作于孔子，也不正确，因为这一段话分明是抄自《左传》襄公九年鲁穆姜的。“元者善之长”是说“元”是美善中最突出的。“亨者嘉之会”是说“亨”是美好的集中表现。“利者义之和”是说“利”是义的应和（即合于义然后有利）。“贞者事之干”是说“贞”是办好事情的主干（即正确是办好事情的主要依据，这一段《文言》对“元亨”、“利贞”作了错误解释。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这是《文言》对初九所作的初步解释。“龙德而隐者也”，即具有人君之德，由于时运不济暂时还隐居下位，这有得于经义。但对隐居只是手段，其实是要以退为进，以后取先，则并未涉及，特别是没有扣上周厉王。同时对于隐居也作了太多的歌颂，好象是在赞扬隐君子。“不易乎世”是不随着世俗转移。“不成乎名”是不汲汲求名。“遁世无闷”是逃离人世却没有苦闷。“不见是而无闷”是不被肯定也没有苦闷。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这是《文言》对九二所作的初步解释。九二实指厉王将有所作为，为天下人景仰，只说具备君德，就嫌空泛。至于“龙德而正中者也”则是用了得中说，以本爻居于下乾中间，这更不足取。“庸言之信”是一般的说话都必须准确。“庸行之谨”是

一般的行动都必须谨慎。“闲邪存其诚”是防止邪恶，保存诚心。这个“诚”与《中庸》“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的“诚”一样，在《论语》还没有，这也是《文言》不作于孔子的证明之一。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这是《文言》对九三所作的初步解释，认为是讲“君子进德修业”，这与爻辞实际上是讲厉王将作不屈斗争，差距很大。“可与言几也”是可以与之言及事情的几微。“可与存义也”是可以与之谨守处世的原则。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这是《文言》对九四所作的初步解释，认为也是讲“君子进德修业”，只是加了“欲及时也”。这些与爻辞是借“武王举兵孟津，观衅而退”，以指周厉王也将如此，全不相干。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这是《文言》对九五所作的初步解释，认为是讲物“各从其类”，与爻辞是借“武王克纣正位”，以指周厉王行将驱逐武人，重新君临天下，风马牛不相及。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这是《文言》对上九所作的初步解释，认为是讲王者失位，没有人民支持，贤者辅佐，一行动就会有悔恨。这与爻辞是说周厉王被逐下王位相合。但由于解释以上各爻都失之甚远，这里便也只是偶然言中。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这些是《文言》对乾卦六爻和“用九”所作的进一步概括，与《小象》和上一段《文言》大都不合，可见《文言》和《小象》不同出于一人，即使同为《文言》，也可能由拼凑而成。“潜龙，勿用，下也”，与《小象》“潜龙，勿用，阳在下也”，以及上一段《文言》的“龙德而隐者也”基本上一致，但都没有把经义讲明。“见龙在田，时舍也”（“时舍”据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是“暂时居住”），与《小象》“见龙在田，德施普也”，以及上一段《文言》的“龙德而正中者也”大有迳庭。“终日乾乾，行事也”（干工作），与《小象》的“终日乾乾，反复道也”，以及上一段《文言》的“进德修业”也不相同。“或跃在渊，自试也”，与《小象》的“进无咎也”，以及上一段《文言》的“进德修业”，有依稀仿佛的相似，但也没有讲明经义。“飞龙在天，上治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圣人居上位而治理。”），与《小象》的“大人造也”相近，与上一段《文言》的“各从其类”则不相同。“大人造”和“上治”与经义相近，“各从其类”去经义遥远。“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与《小

象》的“盈不可久”和上段《文言》的“动而有悔”大体上相似，还比较有得于经义。“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与《小象》的“天德不可为首”不同。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这是《文言》对乾卦六爻再作的一次概括，与《小象》和前面的《文言》有相同，也有不同。“潜龙勿用”，阳气潜藏”，与以上所说大体相同，但都未能点明经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与《小象》“德施普”以及前面《文言》的“君德”相近，与“时舍”不同，对经义都没有讲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与《小象》的“反复道也”，以及前面《文言》的“进德修业”和“行事也”不一样，但都与经义无关。“或跃在渊”，乾道乃革”，与《小象》的“进无咎也”以及前面《文言》的“进德修业”和“自试也”也渺不相涉，但与经义都比较接近，因为“或跃在渊”是正要发生重大变革的一种表现。“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与《小象》的“大人造也”以及前面《文言》的“圣人作而万物睹”和“上治也”一致，而且都有得于经义。“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与《小象》的“盈不可久也”以及前面《文言》的“动而有悔”和“穷之灾也”一致，也都有得于经义。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与《小象》的“天德不可为首”不同；与前面《文言》的“天下治也”类似，因为“天则”（自然规律）可以表现为“天下治”。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

以御天也<sup>41</sup>。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这一段回过头来把“元亨，利贞”再阐明一下，并涉及了乾的性质和作用。这里是把“元亨”连读，更明显地是把“利贞”连读，与上面的四德说完全不同，最足以证明《文言》不是作于一人之手。至于经义是说要凭借天道循环的正确来大兴周道，则毫未见及。而“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是以乾为道，因为只有道才无彼是是非，纯而不杂的。

这一段《文言》提出“元亨，利贞”的正确读法。但以乾为道，则与《彖传》的错误相同。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现），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从这一节到篇末，再一次解释六爻的意义。这里是阐明“潜龙，勿用”。“隐而未见，行而未成”，只是一种表面解说。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这里是阐明“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用“君德”讲本爻，仿佛得之，只是太抽象，至于还讲到学问之道，那就扯得太远了。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这是阐明“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是重复原文。而“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是只涉及表面现象。至于“重刚而不中”，则是爻位说和得中说。九是阳爻，三是阳位，因此说“重刚”。九三不居于下卦的正中，因此是“不中”。这些都是不能用来解经的。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这里是阐明“或跃在渊，无咎”。本爻是龙飞腾上天以前的准备，于此毫未涉及。“重刚而不中”又是用爻位说和得中说，而且错误中还有错误，诚如朱熹《周易本义》所说：“九四非重刚，重质疑衍。”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这里是阐明“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只就大人尽情歌颂，毫未涉及“飞龙在天”是何所指，因而无得于经义。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这里是阐明“亢龙有悔”。只就什么是“亢”而申言之，对“亢龙有悔”的内容则全未触及。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上‘圣人’二字，《释文》云：‘王肃本作愚人。’按王肃本是也。”

这一段《文言》再解释六爻，只有初九、九二稍稍接近经义，其余都失之甚远，还用了决不可以用来解经的爻位说和得中说。

通观乾卦的《易大传》，《彖传》以乾为道，是“张冠李戴”。《大象》以乾为天的健行，有可取，但未指出天是比喻。《小象》于经义或知之甚少，如初九、九二、九四；或全无所知，如九三，用九；或稍有所得，如九五、上九。《文言》反复阐明爻辞，失多于得，而且矛盾不少。本卦《易大传》最大问题是对厉王将凭借天道循环中兴没有认识，从总体上无得于经义。

## 坤 第 二

###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与乾卦对应。乾卦要周厉王刚健有为，成为中兴之主，坤卦要厉王王后柔顺婉转，辅佐厉王。“君子”与牝马类比，当然是女不是男。在《周易》“君子”多指厉王，在本卦则是指厉王王后。后来说《易》的人也有把这个“君子”看做王后的，如程颐《易传》，但他说是：“妇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把贤后说成悍妇，就适得其反了。

坤下卦三爻逐步发展为上卦三爻，而六五又“黄裳元吉”，因此上卦是主卦，下卦是辅卦。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证明乾卦卦辞必须读成“元亨，利贞”，而且“贞”有确定内容，随卦义的不同而不同。这里是凭着象母马般柔顺的正确而得到好处，乾卦是凭着天道循环的正确而得到好处。王后以柔顺辅佐厉王就必须紧跟厉王。如果凌驾，就是“先迷”（抢先的迷误）。只有紧跟，才“后得主，利”（以后于主而得到主的信任，因而有利）。关于“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是说阴以阳为朋，西南炎热，是阳方，所以坤往西南就得朋。东北寒冷，是阴方，所以坤往东北就丧朋。这两句是说阴要去寻求阳，坤要去寻求乾，厉王王后要去辅佐厉王。关于“安贞吉”，朱熹《周易本义》解为“能安于贞正则吉也”。坤的“贞正”是对乾亦步亦趋，乾自“潜龙”而“飞龙在天”，坤就自“履霜”而“黄裳元吉”，厉王的王后是紧随

厉王的。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彖传》说，极端崇高而元气浑沦的坤，万物依靠它生长，是驯顺地承奉天的。坤以厚重载万物，品德无穷美好，包含广大，气势弘阔，各种事物都依靠它而繁荣昌盛。母马是阴柔的，属于地一类，能走极远的路。它以柔顺的正确得到好处，这就是“君子”的所作所为。坤如果抢在乾的前面就会迷失道路，只有在后面随顺着才正常。西南是阳方，坤去会得到朋友，与志同道合的伴侣相将而行。东北是阴方，坤去将丧失朋友，能终于有喜庆吗？只有安于正道才吉利，与大地相适应的好处是说不完的。

《彖传》把坤看成地，但要人不法地之体，只法地之用，突出地把地的柔顺与“君子”联系起来，从而就是讲“君子”的柔顺了。这些都可取。《彖传》还不明确《周易》作者以乾坤比喻厉王和厉王王后，但对坤必随乾，阴必从阳，却很清楚，因此于经义也能得其彷彿。朋：指阴与阳相交与，复卦(䷗)卦辞“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就是指一阳循环，周而复始，与五阴相与为朋。“西南”、“东北”与阴、阳相配，是阴阳家之言，用来说《易》不恰当，因为在《周易》写定的时候还没有阴阳家。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王弼：“地形不顺其势顺”，是以顺训坤，也取地之用，不取地之体。乾卦《大象》说天的作用是刚健，坤卦《大象》说地的作用是柔顺，其实《周易》是说厉王应如天的刚健以中兴，说厉王



王后应如地的柔顺以辅佐厉王，天和地是作比喻的。

初六：履霜，坚冰至。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关于本爻，《小象》的看法是：坏事一旦发生，将逐步变成难以收拾。以阴指邪恶，以坚冰指问题成堆，程颐《易传》：“履霜则当知阴渐盛至于坚冰矣。犹小人始虽甚微，不可使长，长则至于盛也”。这是把本爻说成要防微杜渐，是申明《小象》的。其实本爻配合乾卦初九，初九是“潜龙”，将发展成“飞龙”，这里是“履霜”，将演变为“坚冰”。但初九只说“潜龙”，将演变成“飞龙”的内容还含而未吐；这里以“坚冰至”紧接“履霜”，明显说出将从微到显，从小到大，对初九是作了重要的补充的。《小象》及其追随者都与经义相反，但王弼却把本爻解释成：“始于履霜，至于坚冰，所谓‘至柔而动也刚’。阴之为道，本于卑弱，而后积著者也。”这就把本爻的意义讲出来了。王氏能立说于《易大传》之外，而且正确，在古人中是不多见的。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本爻配合乾卦九二。九二的龙离开了幽隐，活动在田野，是比喻西周厉王逐渐有所作为，将摆脱沉沦，走向中兴。在这种情况下，厉王王后显示出品质端直方正，胸怀开朗阔大，去积极辅佐厉王，虽然暂时还不习惯，也没有什么不好。关于这些，《小象》没有明确认识，只朦胧地感觉到本爻是用比喻说有一个女性的品质既端直又方正，即使对新环境不习惯，其胸怀还是开朗阔大的。“光”的意义是大。这对经义有所触及。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本爻配合乾卦九三。九三没有说龙，只说盛德之王，终日努力不懈，即使碰上危险，也不会受到损害。这是指周厉王在经历了“见龙在田”的初步胜利以后，可能有某些蹉跌，但总会好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厉王王后毫不动摇，仍然是内含章美之德，积极辅佐厉王，争取中兴，从而成为贤内助的正确榜样，这些就是“含章，可贞”。《小象》于此并无体会，“以时发”是说到了了一定的时候就行动，这如何能解释爻辞呢？“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是说厉王王后有时从事于厉王的复兴工作，尽管一个时候没有成就，但终归是会有好结果的。《小象》用“知光大也”说明是流于肤泛，于经义没有确切理解。还应该指出：本爻直说“或从王事”，是把坤卦所表现的是厉王王后辅佐厉王这一点明确地讲了出来，但《小象》却不赞一辞，这集中表现了《小象》对经义的知之不多。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本爻配合乾卦九四。九四龙跳跃于深渊，作向着天空飞去的准备，是比喻厉王行将取得复国的胜利。在这种关键时刻，最需要稳重沉着，畜积力量，作最后一击。厉王王后慎默不言，如结束囊口，无出无入，也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王后与厉王是非常契合的。《小象》用“慎不害也”进行解释，对于经义有体会，但过于简略。

六五：黄裳，元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本爻配合乾卦九五。从文字表面看，是说有一个贵妇人，穿着黄色下裳，非常美好，实际上是说厉王王后辅佐厉王复国必定成功。丁寿昌《读易会通》：“乾九五为天子，则坤六五以王后配之。所谓‘黄裳，元吉’者，正位中宫之象。”《小象》“文在中”的含义不明，难以确知其所指。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本爻配合乾卦上九。上九“亢龙有悔”是说厉王困顿穷厄。这时候，厉王王后极力谏诤，虽流血而不顾，这就是“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卦虽然用牝马作比喻，但与乾卦为匹，也可以是龙，于是厉王王后与厉王斗争，就可以是龙战了。《小象》“龙战于野，其道穷也”，似乎对经义有所触及，但只是抽象地说，并无确指。

用六：利永贞。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程颐《易传》：“坤之‘用六’，犹乾之‘用九’。”“用九”是“总六爻纯阳之义”（刘焯语），“用六”就是总六爻纯阴之义，也就是对坤卦六爻所作的一个总结。孔颖达《周易正义》：“用六，利永贞者，坤之六爻总辞也。”总些什么？大体说来，就是坤卦纯阴，必须从属于乾卦纯阳。乾卦“见群龙无首，吉”，是以无穷的循环而吉利，坤卦就得跟着乾卦循环，以取得一切都满意的成功。孔颖达《周易正义》：“永，长也。贞，正也。言长能贞正也。”这是说坤卦应该永远正确地紧跟乾卦，与卦辞“安贞吉”相应。《小象》说“以大终也”，措辞晦涩，令人不知所指。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

时行。

这是坤卦《文言》第一节，从总的方面对坤卦进行概括。坤卦由于紧跟乾卦，受到乾卦深刻影响，便也具有乾卦的一些性质，从而柔中有刚，静中有方。这些一般说来正确，但没有具体到厉王王后与厉王的关系上来，就嫌抽象了。“后得主”也是泛泛而言，因为对于“主”并无确指。但可据以纠正程颐等人读为“先迷，后得，主利”的错误。“含万物而化光”是以坤为地立说，“承天而时行”也是这样，都没有深入到厉王王后辅佐厉王。从根本上说，《文言》对坤卦的认识是不深刻的。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这是坤卦《文言》第二节，解释“初六，履霜，坚冰至”，与《小象》的“履霜，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完全一致，都是说坏事在开始时虽然只有一点苗头，但发展下去将极为严重，与经义相反。由于《小象》与《文言》都这样阐明初六，于是防微杜渐说便成为权威意见。王弼虽然独持正确之说，也终于“独唱无人和”而行且湮没了。“辩”：应读为辨，即分辨。“顺”：朱熹《周易本义》：“古字顺、慎通用。按，此当作慎，言当辨之于微也。”这是破顺为慎，以达成其“当辨之于微”之说。王夫之《周易内传》：“顺如顺过遂非之顺，即所谓驯至也。”王氏把“顺”讲成从“履霜”到“坚冰至”有一个发展过程，是正确的。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这是坤卦《文言》第三节，阐明“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只空洞地就君子修身立品说，不够切贴；甚至还看不出是从坤卦说明问题，其离开经义是太远了。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这是坤卦《文言》第四节，阐明“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这一爻是写厉王王后，相当明显。但《文言》只提到“阴虽有美”，实为肤泛。“无成，有终”，是说厉王王后辅佐厉王，尽管暂时还不能取得成就，到头来终归会有好结果，但《文言》却说成“从王事”而“弗敢成”，则竟是相反了。这一节《文言》是有违于经义的。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这是坤卦《文言》第五节，阐明“括囊，无咎，无誉”。如上文所言，本爻是在厉王恢复王位的前夕，王后工作极为谨慎，不轻易发一言，赞一辞，以免为武人察觉，功败垂成。看来似乎是“无咎，无誉”，其实成绩是很大的。《文言》用一个“谨”字概括，还说得过去。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这是坤卦《文言》第六节，阐明“黄裳，元吉”。如前文所指出，本爻与乾卦九五“飞龙在天”相对应。“飞龙在天”是说厉王有一天终当恢复王位，本爻则是说厉王王后到时候也将重新正位中宫，于是中兴大业就完成了。这些内容《文言》并不了然，只从君子思想品德好（黄中）而通达事理（通理）说，是远离于经义的。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兼于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这是坤卦《文言》第七节，阐明“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也如前文所指出，本爻是说厉王王后在厉王正在猖狂妄行的时候，不惜以流血相谏诤，这就是“阴疑于阳，必战”。

“为其兼于阳也”是从李鼎祚《周易集解》本，是说本爻之阴为乾卦上九之阳所兼摄，即为其所统率，于是也叫龙（“故称龙焉”），是解释为什么称为“龙战”的。王弼本衍“无”字，又以“兼”为“嫌”，成了“为其嫌于无阳”，这就不通顺了。因为阴本来不是阳，何至于“嫌其无阳”？而且与下一句“故称龙焉”也联系不上，因为无阳是不能成为龙的。阴虽然兼于阳，可毕竟是阴，所以说“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朱熹《周易本义》：“血，阴属。”“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根据阮元《周易校勘记》：“古本杂下有色字。”是说“玄黄”是天地相错杂的颜色，天之色玄，地之色黄，所以接着说“天玄而地黄”。这些是对“其血玄黄”的解释。这一节《文言》训释辞句有可取，对经义却无所发明。

通观坤卦的《易大传》，《彖传》与《大象》都以地的柔顺比喻“君子”，于经义有所得，但都说不透。《小象》于经义或有所领会，如六二、六四、上六，或知之不多，如六三、六五，或适得其反，如初六。《文言》总说部分原则上正确，但抽象而不具体。其反复阐明爻辞，或不够切贴，如对六二、六四，或无所发明，如对上六，或远离经义，如对六五，或适得其反，如对初六、六三，其成就是在《小象》之下的。乾坤是《周易》的纲领，从政治和哲学上生发出其余六十二卦，绝不是有什么“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序卦传》）。《易大传》对这一点是全然无知的。

## 屯 第 三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贞。不利有攸往，利建侯。

本卦有三个屯字。卦名的屯，应如《说文》所训：“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另外两个屯是“六二，屯如遭如”和“九五，屯其膏”，应如《广雅释诂》所训：“屯，聚也。”本卦屯有两义。

本卦卦象是震下坎上，震为雷，坎为水。这象征雷被压在水底，要破空飞腾，困难很大，这就是屯。在本卦，雷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体，水是压抑雷的，是条件。因此下震是主卦，上坎是辅卦。

本卦的主要意义是雷要突破被水压抑着的困难，飞向广大无垠的天空。这意味着周厉王要摆脱武人控制，重新登上王位。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斗争过程。《周易》作者为了使厉王能达到目的，通过本卦向他提出建议：不要孟浪冒昧，必须老成持重，甚至以退为进，以后取先，用柔弱去战胜刚强。卦辞的“不利有攸往”就是说一味前进不好，应注意策略。而“利建侯”呢？则是《周易》作者向厉王提出的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具体办法，即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暂时纡尊降贵，不以周天子自居，而先去建立一个诸侯国家作为根据，然后再逐步前进。结合乾卦看，这就是“潜龙，勿用”与“见龙在田”的统一，结合坤卦看，这就是“履霜，坚冰至”了。能够这样，中兴事业就一定会大为亨通，这就是元亨。而元亨是凭着正确的策略得到的，

这就是利贞。利贞是利以贞的省略，贞者，正也。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这条《彖传》有得于经义，主要表现在“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厉王处于大难之中，要中兴周道，就象宇宙草昧初开，一切都得从头干起。而所谓从头干起，就是宜于先建立一个诸侯国家，作为根据，并不应安于现状（宁，安也），要继续进取。《彖传》对经义的阐发很中肯。王夫之《周易内传》：“一阳起于阴中，王业草创之象。”明白指出王，也颇具卓识。“刚柔始交而难生”，是说阳刚的震雷受到阴柔的坎水的压抑就产生了困难，以比喻周厉王在武人的控制下一时难以施展。“动乎险中，大亨贞”，是说震雷在坎险包围之中，要能奋飞而出，就必须合于正道，才会大为亨通。所谓正道，这里是指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正确策略。这是对厉王的劝勉，也是解释卦辞的“勿用有攸往”。而大亨贞则是大亨而利以正的省略，是对卦辞“元亨，利贞”的说明。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云雷屯”是说坎上震下形成了屯卦，坎为水，为雨，为云，震为雷。君子指周厉王，与乾卦《大象》“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君子相同。云在上面压抑着雷，使之飞不出去，这就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厉王必须奋力而起，运用正确策略，进行斗争，这就是“君子以经纶”，经纶是谋划、安排的意思。与《彖传》一样，《大象》也有得于经义，只是都还不能具体到周厉王。犹相隔一间。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磐桓：陆德明《经典释文》“磐本作盤”，李鼎祚《周易集解》即作盤。盤桓是迭韵连绵词，义同徘徊，在这里指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也就是卦辞的“勿用有攸往”。“利居贞”即利以居贞，即以守住正道而得到好处。居，守。贞，正，即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正确策略。“利建侯”即卦辞的“利建侯”。把这条爻辞综合起来看，等于把卦辞强调一遍，这是《周易》的通例。一个卦的主卦主爻对卦辞一般是这样的。《小象》前一句是说，虽然徘徊不进，但思想和行为都正确，因为是要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去建立一个新的侯国以进而完成中兴大业。后一句是说，厉王以九五之贵，去屈为一个诸侯，是以贵人下居贱位；但一切为了中兴，就很能得到人民拥护。这条《小象》对初九爻辞阐述得很好，是合于经义的。

六二：屯如逴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这一爻全是比喻，用来作比喻的是求婚，要说明的是周厉王应积极热情地去做好武人的工作，搞好与武人的关系。同时指出武人的工作难做，好象男方向女方求婚，女方要拖延一段很长的时间才有同意的可能。“屯如”是说求婚的人率领着人众聚集拢来，比喻要开始进行工作。“逴如”是说求婚的队伍走得弯来转去，象征工作难以展开。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说：逴是“难行不进之貌。”“如”是语末助词。“乘马班如”是说骑在马上的人也在徘徊，暗示厉王要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班如”，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据《经典释文》“郑本作般”，谓“此班当读为般，般如犹般然，回旋之貌也”。“匪寇婚媾”是代厉王向武人所作的表白之辞，即率领众多人马来不是劫掠，而

是求婚。惠栋《周易述》：“匪非古今字。”婚媾犹言求婚，比喻周厉王向武人做怀柔工作，如同于比卦。“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是代武人说话，用女子守着正道不肯轻易许嫁给人，要经过一段很长时间才肯肯，以说明武人工作要做好是不容易的。字：朱熹《周易本义》：“许嫁也。”十年：犹言很长时间。《小象》“六二之难，乘刚也”，是用爻位说中的关系说，认为本爻之所以有困难，是由于以阴爻凌驾在初九这个阳爻之上，关系说不能解释《周易》。“十年乃字，反常也”，是说武人如果要拖延一段很长时间才归顺周厉王，就未免太迟而反常，这于经义是有所得的。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这一爻也是用比喻。“即鹿”是逐鹿，“即”有迫近的意思。逐鹿在这里是说争夺王位，鹿比喻王位。《汉书·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即本于此。周厉王为了要恢复王位，就不但要对武人进行怀柔，还必须自己有得力的助手，否则将成为空谈。所以说如果要逐鹿而没有虞人（古代管理山林禽兽的官）帮助，将只是进入树林白走一趟，如果要恢复王位而没有得力的人辅佐，也只是空有这种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君子（周厉王）如果还要去追求王位（“几”，求），倒不如丢开不管（“不如舍”），因为没有强劲的辅弼而勉强去干，是会遭到不幸（吝）的。本爻替周厉王作了进一步考虑，复国的重要条件应该是寻求杰出人才。《小象》大体上是说，要逐鹿却没有虞人帮助，君子就应该丢开这件事，因为去了将是很狼狈的。只将爻辞略加敷衍，于经义并无阐发。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这条爻辞属于上坎，是就所比喻的武人而言。看来似乎与六二重复，其实是勗勉武人要用结为婚姻的态度去靠拢周厉王。六二写周厉王怀柔武人，还有些瞻前顾后，忧心忡忡，表现了工作的艰巨。这里“乘马班如”也说明武人并不愿主动去屈从于周厉王。于是《周易》作者才说“往吉，无不利”，对武人大加鼓励了。《小象》只用一个明字解释，究竟何所指呢？从上坎武人必须服从下震周厉王看，这个明可以理解为明智，因而“求而往”是说求与周厉王成为婚媾而往是明智的行为，是有得于经义的。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油，这里指雨水。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坎雨称膏。《诗》云‘阴雨膏之’，是其义也。”坎为水，为云，为雨，“屯其膏”是上坎把雨水聚集起来，比喻武人把力量集中起来。小是力量集中得少，对周厉王的威胁不大，就还合于正道而吉利（“贞吉”）。大是力量集中得多，对周厉王构成严重威胁，就即使合于正道也很危险（“贞凶”）了。这些都是《周易》作者对武人的告诫，要他们不要把周厉王卡得太死，以求得“贞吉”，而不是“贞凶”。这条爻辞还可以有这样的解释，即把雨水聚集起来，聚积得少，落下的就多，大雨倾盆，有助于雷的奋飞而出，这样就正确而吉利。聚集得多，落下的就少，细雨蒙蒙，造不成雷的声势，无助于雷的奋飞而出，这样就即使正确也凶险。这一说与前一说不同，但都要有利于周厉王则是一致的。《小象》是说把膏聚集起来，不能作普遍施与，类似于吝啬，其去经义是遥远的。光即广大之广，普遍的意思。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本爻是《周易》作者对武人的设想。“乘马班如”是说想归于周厉王却行动迟缓。“泣血涟如”是说武人自悔叛逆，内心痛苦不堪，眼泪接连不断，甚至哭得出了血。这里的着重处是“泣血涟如”，极力渲染武人将改过自新，其实只是作者的希望，武人是不会这样的。《小象》说“泣血涟如”的情况不会拖得很久。孔颖达《周易正义》：“何可长者，言穷困泣血，何可长久也。”这是指武人不会长久悔过，有得于经义。

通观屯卦的《易大传》，《彖传》和《大象》都认为本卦是说事情处于草创之始，应用心谋划，求其成功，与周厉王开始谋求复国的情况相合，实有得于经义，只是还不能讲穿。《小象》或有得于经义，如初九，六四，上六；或只对爻辞略加敷衍，于经义并无阐发，如六三；或用爻位说中的关系说而不合于经义，如六二；或全无是处而远离经义，如九五。

## 蒙 第 四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本卦与屯卦内容近似，都是说周厉王处境艰难，必须做好武人工作，化阻力为助力，才有复国中兴的可能。如果联系乾卦和坤卦看，就还是“潜龙，勿用”和“履霜，坚冰至”的具体发挥。卦与卦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

本卦卦象是坎下艮上，坎为水，艮为山。这象征有一股泉水正要流出去，却受到山的阻止，以比喻周厉王要谋求出路，却受到武人限制。要有突破，就必须百折不挠地去进行工作。从卦象看卦义，是比较清楚的。

卦辞“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是上艮所表示的武人自称，“童蒙”则是下坎所表示的周厉王。泉水要流出去，为高山所阻止。厉王要中兴，为武人所限制。这样厉王就得向武人做工作，而武人则骄傲自大，予智自雄，认为他无求于厉王，只有厉王有求于他。这两句是主于武人说的。“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还是从武人说。“初筮告”是比喻泉水刚流出来，还可以流一段，更比喻厉王如果初步试探，武人还可以听之任之。“再三渎，渎则不告”，是比喻泉水要不停地流，就会受到阻止，更比喻厉王如果要继续奋起，武人就不能容忍了。筮在这里的意义是询问、试探，不是占筮。程颐《易传》：“筮谓占决卜度，非谓以蓍龟也。”讲得很正确。从以上解释看，这条卦辞似乎是就着武人说，根据《周易》通例，卦辞必须是主卦的概括。本卦的主卦是下坎，因为所讲的一切都是从周厉王出发；而被分置于卦辞首尾的亨和利贞，也都是就着下坎说的。因此这条卦辞尽管从武人方面讲了不少的话，但由于都受支配于厉王的亨（中兴事业将会须利）和利贞（凭着与化敌人的正确策略而得到好处），于是到头来卦辞还是以周厉王为主了。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这是解释蒙卦卦名。蒙卦上卦是艮，艮为山。下卦是坎，坎为水。坎水之险，遇山而止，象征

事物在发展中碰上困难，这与经义是说周厉王力求解脱却受制于武人是近似的。“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是解释卦辞的“蒙，亨”。亨本指周厉王中兴大业将顺利进行，这里说实行适时而恰当之道就会亨通，与经义相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是说“童蒙”与“我”志意相通，用来指周厉王想做好武人工作。“初筮告”，以刚中也”，是说“童蒙”初次央求还可以告诉他，这是由于下坎九二以阳刚居于中爻的缘故。这里用爻位说的得中说，不可信。“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是说再三相求，就不再相告，是由于“童蒙”渎慢（“渎蒙”，渎于蒙，为童蒙所渎），以比喻厉王不断寻求解脱，将会受到武人拒绝。“蒙以养正，圣功也”，是说在童蒙时就培养其正道，是作圣之功，与经义相去很远。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蒙”，这是根据卦象解说卦名，认为泉水刚流出来是处于蒙昧状态，以比喻厉王开始在寻求解脱。“君子以果行育德”，是鼓励厉王果敢其行，培育其德，以求得中兴。《大象》对经义是有认识的。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脱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本爻为主卦下坎初爻，是就周厉王说。“发蒙”是说要摆脱蒙昧，即离开被囚禁于彘的困境，这是本卦的出发点。“利用刑人，用脱桎梏”，即利以刑人而脱桎梏，即如刑人之脱桎梏而得其利，即凭着象服刑的人去掉脚镣手铐那样得到好处。这些既是比喻，又是写实。说比喻，由于是在说要摆脱极为狼狈的处境。说写实，由于是厉王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刑人”。这两句话指出，厉王对于复国必须有高度紧迫感，不能有丝毫苟且因循。“以往吝”是说除此以外，都不妥当。《小象》用端正法制解

释“利用刑人”，与经义无关。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本爻为主卦下坎主爻，能包容辅爻初六、六三，一同去运用策略，求得出路，所以说“包蒙吉”。其策略是“纳妇吉”，即与上艮武人结为婚姻，这样受制于武人的问题会得到解决而前途光明，就“子克家”而大可乐观了。本爻也全是用比喻教厉王以争取武人的策略，与比卦相同。《小象》“刚柔接”是说男女结合，不及其它，只触及爻辞文字表面，而无得于经义。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九二说“纳妇吉”是比喻厉王要与武人结合，亲密无间。这里说“勿用取女”是进一步强调厉王只能一意争取武人，不能旁鹜。如果象娶了一个女人又去娶一个女人，就十分不利于做好争取武人的工作。作者同时指出，如果厉王丢开武人，去与别人联系，寻求帮助，就会遭到武人猜忌，祸起不测。“见金”是说拿出聘金另去聘女，比喻丢开武人另去联系别人。“见同现，出现，即拿出来。“夫不有躬”是说象这样的男人会丧失生命，比喻厉王将有杀身之祸。前人一般把“见金，夫不有躬”读成“见金夫，不有躬”，以“金夫”为“刚夫”，如王弼注，是可以商榷的。这里的断句从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小象》“勿用取女”实谓勿另行娶女，以此为“行不顺”，于经义有所得，只是过于简略。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以上各爻都就着下坎说，本爻以下则就着上艮说。下坎是厉王，上艮是武人。“困蒙”是使童蒙困顿，使厉王狼狈不堪，这

就吝而不好。这是告诫武人，维护厉王。《小象》“困蒙之吝，独远实也”，是说“困蒙”与实际相去太远，决不应该，是有得于经义的。

###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说“童蒙”吉利，是告诫上艮不要难为“童蒙”，让他顺利成长，如泉水之汨汨而出，终将归于大海。用以比喻武人应该让厉王摆脱困境，复位中兴。《小象》“童蒙之吉，顺以巽也”，是说童蒙之所以吉利，是由于柔须和驯服，这不合于经义。因为用策略去争取武人是可以的，要厉王对武人委屈相从，如何能行呢？

###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击蒙”，为童蒙而击，是为动句。为童蒙而击是为童蒙去打击别人。联系“不利为寇，利御寇”看，正应该这样讲，因为“不利为寇”是说不利于打击“童蒙”，“利御寇”是说利于为“童蒙”去防御别人。御，同御。把这些话结合以上各个爻的爻辞看，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武人不仅不再难为周厉王，还要他们服务于周厉王，充当周厉王的干城之选。这就是《周易》作者在本卦所要表现出来的最高目的。《小象》只讲“利用御寇”，是抓住了武人必须以其武力服务于周厉王这一层最主要的意义，很有得于经义。“上下顺也”是说厉王是上，武人是下，武人利于为厉王御寇，则上下和顺，问题完全解决，对经义作了进一步发挥。

通观蒙卦的《易大传》，《彖传》用了爻位说，复多支离而不贴切。《大象》鼓励厉王努力争取中兴，有得于经义。《小象》有于经义不合的，如初六、九二、六五；也有于经义有所得的，如



六三，六四，也有很有得于经义的，如上九。

## 需 第 五

###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本卦卦象为乾下坎上。乾为天，为君，坎为水，为险。这象征有一种危险正压在君王头上，必须突破。用以比喻武人正在欺凌厉王，厉王应该反击。屯卦和蒙卦都是《周易》作者要厉王开始反抗武人，这里更要厉王奋起向武人进军，去取得彻底胜利。但同时也要厉王慎重对待，步步为营，与屯卦的“盘桓”类似。作者是很懂得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是有利于弱者抗击强者的。卦名叫需，需有等待的意思，而下乾的等待也就是盘桓。

卦辞“有孚”，是在《周易》用了四十二次的“孚”的第一次出现。《周易》的“孚”有三个意义，最根本的意义是《中庸》“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的“诚”，是主观唯心主义本体。这种意义的“孚”在《周易》用得最多。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种“孚”就一切都会取得重大成就，如坎卦卦辞“有孚维心，亨，行有尚”。甚至还能化及异类，如中孚卦辞“豚鱼吉”。这种“孚”更会产生出精致客观唯心主义本体的“道”，如随卦九四爻辞“有孚在，道以明”。“诚”是引申于“实”，如讼卦卦辞“有孚，窒”，是说有了犯上作乱的事实就窒碍难行。还可以是“信”，如解卦九四爻辞“解而拇，朋至斯孚”，是说解脱你脚上的束缚（意谓摆脱羁绊），朋友来了会相信你。《周易》“孚”的情况就是这些。有人

破“孚”为“浮”，训浮为罚，或破“孚”为“俘”，讲成俘获或俘虏（名词），都是没有根据的。

这里提出“有孚”，意味着周厉王向武人进军会所向披靡，所以说是“光亨”。王引之《经义述闻》：“光之为言犹广也。”广就是大，“光亨”犹言“元亨”。这是作者肯定厉王有孚就威力无穷，打败武人不成问题。“贞吉”是合于正道而吉利，以天子讨伐叛逆，当然如此。“利涉大川”是徒涉过大江大河也会得到好处，比喻没有什么大的困难不能克服。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何妥曰：“大川者，大难也。”《周易》一共有九句“利涉大川”，还有“不利涉大川”和“不可涉大川”各一句。

《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须是等待。由于坎险的武人在前，下乾的君王就不能孟浪冒昧，必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才有胜利的把握。这样一来，刚健的下乾之君就不会陷入险中，不至于困顿穷厄了。《彖传》这些话有得于经义。但是“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却又把成就归之于上坎九五，这就自相矛盾，十分错误了。为什么说把成就归之于上坎九五，因为从爻位说看，九五是所谓天位，那么“位乎天位以正中”的就是上坎九五，这不是把厉王行将取得的胜利竟然挂在武人的名下了么？“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如果是指厉王，不是指武人，那就正确。但这两句话是紧接着“位乎天位以正中”说的，似乎又是指武人了。这条《彖传》首尾冲决，是颇为混乱的。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云上于天”指乾下坎上，乾为天，坎为水，为雨，为云。至于“云上于天”为什么是需，却含义很不明确。从“云上于天，

需”引出“君子以饮食宴乐”，也令人难解。这条《大象》简直牵强不辞，不用说有得于经义了。

下乾象征周厉王，是主要陈述对象和主动者，是主卦。上坎象征武人，是被支配的对象，是辅卦。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需于郊”是在郊外等待。本爻是下乾初爻，去上坎最远，欲进而盘桓，是为“需于郊”之象。“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系辞传》），其所以等待，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蓄积力量，以便作最后一击。“利用恒”是说等待的策略要恒久运用不变，才有好处。能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就会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这样自然就无咎了。《小象》对经义的解释很好。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从“需于郊”到“需于沙”是向前大大推进一步，已接近坎水，进逼武人。“小有言”是说上坎武人见下乾厉王逐步靠拢，因而有所议论。其所以“小”，是由于对严峻的形势估计不足。“终吉”包括初九与九三而言，固为本爻是下乾主爻，包容着初九与九三。其所以“吉”，是由于讨伐武人已经大有进展。《小象》的“衍”是平衍、宽阔，指沙滩。这样厉王就绰有回旋余地，因此武人虽然“小有言”，厉王还是“以吉终”，中兴将指日可待。《小象》对经义是有体会的。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

不败也。

从“需于沙”到“需于泥”，是向前又推进了一大步。入于泥已经入于险，是下乾与上坎接触，厉王与武人交兵了。这样武人就会反扑，从而招来盗寇之至。称武人作寇，表现了《周易》作者维护西周王朝和厉王的坚定立场。这些当然都只是作者的设想，不是写实。《小象》说须待于泥淖之中，灾祸在于其外。灾祸指上坎，上坎是下乾的寇贼，在下乾之外，因此说“灾在外”。这有得于经义。“自我致寇”是说厉王向前进逼，招来盗寇。但由于严肃谨慎，所以不会失败。这样说也与经义相合。

####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须以听也？

上乾三个爻的“需”是向上坎进军必须有所等待，不能乱来。这里的“需”则是上坎等待着下乾之来，伺机而反扑之。上下卦的“需”不仅施动者不同，其作用也不同。“需于血”是说上坎在血泊中等待下乾，比喻武人要加害厉王会有极大危险。但武人窃据大位，不愿放弃，就出其窟穴，企图顽抗，这样自然不会有好结果。九三说“需于泥，致寇至”，这里正是写盗寇猖狂而来，作垂死前的挣扎。《小象》的“须以听也”应该是一个反诘句，是说上坎武人对于下乾厉王能须从且听命吗？从倾穴而出、拼死抵抗看，结论当然是否定的。这样一来，武人的结局当然不妙，《小象》是有得于经义的。

####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这是《周易》作者向武人指明，顽抗不会有好结果，只有设宴迎降，求得厉王宽恕，才是最好的出路。从“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看，这一设想不能成为事实，以终于要犁庭扫穴了。《小象》以“酒食贞吉”属于九五，理由是九五既得中

又得正，是用了爻位说的得中说，与《彖传》“位乎天位以正中”相同，都以与经义相反而错误。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入于穴”说明武人并不如《周易》作者所设想，是张设盛筵，投降厉王；而是狼狽逃窜，进入窟穴，以期能保全自己。这时候，厉王跟踪追击，杀入窟穴之中，务得元凶而后快。于是武人才致敬尽礼，以求饶恕，始得终吉。这些都是作者进一步的设想，表现出迫切希望厉王中兴大业告成的心情。《小象》的“不当位”是指上六，是爻位说。但上六以阴爻居偶次，是当位，不是不当位。因此朱熹《周易本义》说……“以阴居上，是为当位。言不当位，未详。”《小象》用爻位说解释本爻是错误，爻位说运用不当，是错误中的错误，从而所得出来的“未大失”的结论，也全不可信了。

通观需卦的《易大传》，《彖传》有些话有得于经义，但立即用了所谓“位乎天位以正中”的爻位说，把下乾的成就归于上坎，以至前后矛盾。《大象》牵强不辞，于经义无从谈起。《小象》有解释经义很好的，如初九；有与经义相合的，如九二、九三、六四；有用爻位说而全与经义相反的，如九五、上六。

## 讼 第 六

䷅ 坎下乾上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讼是争讼或斗争。卦象是坎下乾上，坎为水，乾为天。这样而成为争讼或斗争，就意味水向着天上冲击，而如韩愈所言的“洪涛冲天”，是象征武人向厉王反扑的。需卦写厉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武人进攻，并终于“入其穴”，取得重大胜利。但武人还是不甘心失败，卷土重来，本卦所写的就是这种情况。这当然也是作者的设想，表现了为周厉王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虑。本卦写武人向厉王进犯，武人是主要陈述对象，因此下坎是主卦，上乾是辅卦。

根据《周易》通例，卦辞都是就主卦而言。这里的“有孚，窒”，是说武人有了犯上作乱的事实，就窒碍难行，是切责其不可猖狂妄为，必须谨守臣节。“惕，中吉”，是说对犯上作乱的行为引起警惕，想有所改变，到中途就会吉利。“终凶”，是说武人如果终于没有悔改，到头来还会有危险，没有好下场。“利见大人”，是说武人如果去朝见周厉王，向他投诚，那就吉利。“不利涉大川”，是说武人如果冒着风险，象要徒涉过大江大河那样去干犯周厉王，就将是不吉利的。卦辞体现了《周易》作者对武人的反复告诫，语重心长。

《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上刚下险”，是说乾上坎下，乾为刚健，坎为险阻。但说“险而健，讼”，这就不对了。因为这是把讼的责任分别归于双方，而不是下坎所象征的武人。这从主卦下坎主爻九二的“不克讼”，也能看出是要由下坎武人负这一次争讼的责任的。

“‘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这是用了卦变说。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蜀才曰……“此本遁卦也。”“二进居三，三降居二，是刚来而得中也。”今案：遁卦卦象是艮下乾上(䷗)，今变为讼卦的坎下乾上(䷅)，是下艮的六二进而居三，成为六三，九三降而居二，成为九二，于是遁卦就变成讼卦。“三降居二”是“刚来而得中”，因为九三是阳爻，第二爻是中位。爻位说认为任何一个经卦的中爻总是好的，于是“刚来而得中”就能作为“惕，中吉”的理由了。但前面的“有孚，窒”却是不好的现象，用得中说又将如何解释呢？可见得中说是站不住脚的。“‘终凶’，讼不可成也。’是说下坎怀其险恶，终于失败，不能取得争讼的成功，这与经义还能相合。“‘利见大人’，尚中正也。”是说九五这个大人以其居中得正受到崇敬。九五居于上乾之中，是得中，以阳爻居于五这个奇次，是得正。这是用了爻位说的得中说，本不足为据；但这里却歪打正着，九五是上乾主爻，当然是“大人”周厉王，下坎武人对他是应该崇敬，不再争讼，才有好处的。《彖传》这两句话合于经义，但却是偶合。“‘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是说如果要徒涉过大川就会陷于深渊之中，以比喻武人如果进犯不止，就会有灭顶之灾，这合于经义。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天指上乾，水指下坎，以相互乖违而行，于是就有争讼或斗争。这是从卦象解释卦义，可取。至于说“君子”看到这种卦象，考虑这种卦义，在作事情的时候就要谋于其始，不能轻易从事，也自成一义。但没有抓住本卦主题，本卦是说以下犯上、以臣犯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本爻是下坎辅爻，象征武人部属。“所事”指武人干犯厉王的事。“不永所事”是说武人有一部分部属不愿盲目追随武人把干犯厉王的事长期进行下去。这就受到武人责备而“小有言”，但由于不支持犯上作乱，终于吉利。《小象》对经义有领会。“讼不可长”是说以臣犯君的争讼不能长久。“其辩明”是说对武人的“小有言”是能够辩明的。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象》曰：“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本爻是主卦下坎主爻，象征武人。“不克讼”是不胜讼，克，胜也。这是正面明确指出武人与厉王斗争，将会失败。“归而逋”是回过头来就逃走，逋，逃也。这是说武人斗争不胜，狼狈逃窜。“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是说武人领地中的人民没有灾祸，并不因武人作乱受到牵累，这是厉王执行宽大政策去争取武人部属的一种表现。眚(Shěng)，灾祸。本爻是写武人反对厉王而不胜的整个过程的。

《小象》说“归逋窜也”，是指“不克讼”的人，也就是武人。“自下讼上”是说武人讼厉王。“患至掇也”是说灾患之来，如同拾取一样。《小象》对下坎严加谴责，表现了对经义理解比较深刻。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本爻也是下坎辅爻，指武人部属。初六“不永所事”，是叫武人部属不要老跟着武人去侵犯厉王。这里“食旧德”，是进一步叫武人部属背弃武人的所谓旧恩德，以归于厉王，这是在策反了。食，食言的食，背弃的意思。爻辞说武人部属如果弃暗投明，这是正确的，可也是危险的，因为会受到武人惩处而“贞



厉”。但脱离叛逆，归向王朝，最后必然吉利而“终吉”。坤卦六三“或从王事”，是说从事于维护厉王。这里的“或从王事”，是指从事于反对厉王，王都指周厉王。《小象》突出“食旧德”，又断之以“从上吉”。王夫之《周易内传》：“上谓乾也。”把“食旧德”与“从上吉”联系起来，就是说要背弃下坎九二去追随上乾九五，才会吉利，是很有得于经义的。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吉”，不失也。

本爻是上乾辅爻，指厉王部属。“不克讼”是说厉王部属与武人斗争，未能取得胜利，与九二“不克讼”是说武人败讼不同。“复即命”是说厉王部属在未能取得胜利以后，立即返回到厉王那里去接受指示。复，返回。即命，受命，接受指示。“渝”是说厉王部属得到厉王指示，改变了斗争方法。渝，变也。“安贞吉”是说厉王部属改变了斗争方法，就凭着安于正确的斗争方法而吉利。本爻是从侧面衬托厉王斗争的正确和英明，以为主爻九五“讼，元吉”作根据。“复即命，渝，安贞吉”是《小象》所要说明的问题，而说明语则是“不失也”。“不失”是没有失误，这正确说明了所要说明的问题。

九五：讼，元吉。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本爻是上乾主爻，象征厉王，因此把与武人斗争的功归于他，从而大吉。厉王之胜，武人之败，在《周易》作者看来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小象》以九五居于上卦中位，并且以阳爻居于奇次，为既得中又得正，来说明“讼，元吉”，当然错误。但后来说《易》大师如王弼、孔颖达、程颐、朱熹、王夫之等无不遵奉，可见爻位说流毒之深。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本爻是上乾辅爻，指厉王部属。厉王部属或以“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开始同武人斗争不胜，回去接受厉王指示，就改变策略，取得胜利。或“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开始同武人斗争获胜，得到作为命服的牛皮大带的赏赐，但接着犯了错误，受到惩罚，在极短时间之内，所锡的命服就接连受到褫夺。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犯了错误只要肯接受意见，及时改正，就会荣宠逾于寻常；立下功劳如果骄矜自满，刚愎自用，就会受到严厉惩处。这些都表现了《周易》作者希望厉王指挥有方，赏罚分明，去大力争取复国中兴。《小象》认为鞶带之所以终朝三褫之，是由于“以讼受服”，这全非经义。因为讼而得胜是为九五“讼，元吉”所肯定的。

通观讼卦《易大传》，《彖传》主要用卦变说与爻位说的得中说，失多而得少。《大象》从卦象看卦义，有可取，但还没有能抓住本卦是批评以下犯上、以臣犯君这个主题。《小象》或对经义有领会，如初六；或对经义理解深刻，如九二、六三、九四；或全用爻位说而犯了错误，如九五；或对爻辞意义理解不正确，如上九。

## 师 第 七

䷆ 坎下坤上

师：贞，丈人吉，无咎。

讼卦写武人向厉王进行斗争。厉王由于策略正确，分化瓦

解了武人部属，使武人遭到失败。本卦由“讼，元吉”的以防御而胜利，转为积极向武人进攻，卦名叫作“师”，就是指出兵讨伐。这当然还是《周易》作者的设想。如前文所指出，《周易》每一卦的卦辞都是主卦主爻内容的概括。下坎“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与卦辞“贞，丈人吉，无咎”之为写用兵出征必须要有老谋深算的人作为主将一致，可见下坎九二是主卦主爻，下坎是主卦，上坤是辅卦。水要破地而出，象征厉王要摆脱武人压制，得到自由。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彖传》“能以众正，可以王矣”，明确指出这是君王征讨叛逆，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王者，是深有得于经义的。“刚中而应”是说九二以阳爻居于下坎的中位而上应上坤的六五，这是爻位说的相应说，不足信。因为只从这里的情况看，下坎厉王正在讨伐上坤武人，又如何能与之相应呢？“行险而顺”是说坎险而坤顺，通过险阻，达到顺利。这也与经义不合，因为在这里，坎与坤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冲突，不是以坎险为条件去达到坤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是说用武力平定天下，由于王者之师，东征西怨，南征北怨，就吉利而无过咎，用以歌颂厉王讨伐武人是恰当的。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卦义是说厉王应该用兵讨伐武人。《大象》与这些完全联系不上，可见无得于经义。《彖传》有些话很中肯綮，《大象》则颇为背戾，其不出于一人，是显而易见的。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这里首先明确指出，厉王出兵讨伐武人，必须纪律严明，才能荡平叛逆，不然就会打败仗而招来凶险。用兵要纪律第一，是千古不磨之论。《小象》以“失律凶也”解释“否臧凶”完全正确，只是抽象而不具体。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本爻是主卦下坎主爻，与卦辞相表里。“在师中吉”的主语是“丈人”，“丈人”是这次用兵的统帅，老成持重，深谋远虑，必然能克敌制胜，打垮武人，所以说“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的“王”，从整部《周易》看，应该是指周厉王。这里与讼卦上九的“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一样，都是写厉王赏罚分明，象一个中兴之主的样子。《小象》“在师中吉，承天宠也”，是说“大人”在军中一切吉利，得到厉王的宠信。“王三锡命，怀万邦也”，是说厉王多次向“大人”颁发嘉奖令，使天下各国都畏威怀德，来归顺于周王朝。这些都是扼要而中肯的。

六三：师或舆尸，凶。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大人”统兵平叛，功绩昭著，已经有了“王三锡命”之宠，何以又“师或舆尸，凶”呢？原来兵凶战危，六三迫近敌人上坤，不免遭到一些杀伤，用兵要没有一点损失是不可能的。结合九二看，这次用兵的收获还是很大。“或”是可能而不必然之辞。《小象》为了强调，才补上一句“大无功也”，以期越发提高警惕，并不是事实上真打了大败仗。不然，为什么上坤主爻六五又说“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呢？

六四：师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本爻是上坤辅爻，应指武人部属。程颐《易传》：“左次，退舍也。”丁寿昌《读易会通》：“吴草庐曰：‘按兵家尚右，右为前，左为后。’”“师左次，无咎”是说武人武装力量如果与厉王大军接触，就应该向后撤退，避免接触，以求得厉王的谅解和宽大，这样就没有坏处。这些都是《周易》作者的希望，但愿不战而屈武人之兵。《小象》的“未失常也”应指武人退舍为不失去对待厉王的常道，因为在天子大军面前是应该要退避的。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本爻是辅卦上坤主爻，直接就武人而言。“田有禽，利执言，无咎”，是说如果打猎，就有许多鸟兽可供捕获而得到好处，即使有人说闲话，也没有坏处。言外之意是武人打猎可以任意，向厉王用兵就得考虑了。“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是说如果派大儿子带兵去抗击厉王。二儿子就会用车子拉尸体回来，因为伤亡必然惨重，这样即使行动正确也凶险，何况行动根本不正确呢？本爻是警告武人不能用武力抗拒厉王。《小象》说派“长子帅师”合乎中行，这说明《易大传》作者很尊奉“中行”。殊不知武人以臣抗君，以下犯上，哪有合乎“中行”之理？再说派“次子舆尸”是用人不当，好象战争失败应该由次子负责，不应该由武人自己负责，这与事实和情理也都不相符合。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

必乱邦也。

“弟子舆尸”是上坤所象征的武人已经战败，于是主卦下坎主爻九二所象征的统兵大将“丈人”才向象征武人部属的辅卦上坤辅爻上六进行招抚，宣布周厉王的命令；说有的人功劳较大，就立为诸侯而开国，有的人功劳较小，就封为大夫而承家，只有无德无才，反复无常的小人才不能任用。通过激烈战斗消灭了武人的主力以后，用安抚来进行善后，以稳定局势，扩大战果，这种策略是可取的。《小象》的“正功”是说区别功劳大小，或封为诸侯，或封为大夫。“乱邦”是说扰乱国家，如武人共伯和之所为，决不容许再次出现。这条《小象》对经义的解说是清楚的。

通观师卦的《易大传》，《彖传》指出“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实深有得于经义，但又用了爻位说的相应说说“刚中而应”。《大象》“君子以容民畜众”，与卦义全无联系。《小象》或扼要中肯，如九二；或有得于卦义，如六三、六四、上六；或无得于卦义，如初六，六五。

## 比 第 八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讼卦是周厉王与武人斗争，压下了他们的气焰。师卦是周厉王出兵讨伐武人，使之狼狈败逃。这些都是《周易》作者设想对武人应进行惩罚，是用武的一手。本卦的“比”是亲比，即亲

密相依而无间，是《周易》作者设想对武人在膺惩之后应予以怀柔，是用文的一手。文武两手交替使用，武人的问题将能得到解决。《周易》作者为周厉王考虑问题是无不尽心的。

卦辞开始用了一个“吉”字，以肯定对武人进行怀柔将是吉利的。“原，筮”二字，说者纷纭，要不外讲成卜筮或研究、断定。从字的本义说，“原筮”是卜与筮，但本卦各条爻辞都没有涉及卜筮，而且《周易》作者自己并不相信卜筮，如革卦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就是说大人进行改革，成绩斐然，如虎纹之斑斓，虽不占筮，也很能使人相信。（“有孚”，很使人相信。“有”用在古汉语形容词或物动词前有“很”的意思。“孚”，这里讲成“信”。）而且卜筮所必须通过的变爻变卦，在《周易》更全无根据，只能是后来巫史的外加。因此“原，筮”以不讲成卜与筮为好，而应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所言：“原，穷其情。筮，决其意。”即研究情况，进行判断；也就是研究武人在《讼》与《师》受到打击，断定其一时不敢猖獗，因而有了安抚与亲比的可能。“元永贞”是说扩大永远正确的品德。元，扩大。永，永远，贞，正确，指品德。从《周易》全书看，永远正确的品德是“孚”。本卦讲亲比特别强调从“孚”出发，初六说，“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要有“孚”去亲比武人，才没有坏处，要“孚”已充盈，到头来还会有别的好处。这些都说明“孚”是永远正确的品德，从而扩大它，发扬它，就很有必要了。以上卦辞合起来是说，要研究、判断武人的情况，并把永远正确的品德“孚”发扬光大，去与武人亲比，结果就“无咎”了。“不宁方来”是说经过厉王的一番亲比，那些好犯上作乱的邦国之君就会来朝见厉王。“不宁方”是不安宁之邦，即好犯上作乱的邦国之君，也就是武人。“来”，来朝见厉王。这些是说厉王去亲比武人会有很好的效果。“后夫凶”是说好犯上作乱的邦国之君如果还有迟到后到的，就会受到诛戮。本句是警告武人必须投降

厉王，如果三心二意，就不会有好下场。这条卦辞是就着下坤说的。下坤三爻都是讲地如何去与水亲比，周厉王如何去与武人亲比。因此，下坤是主卦，象征周厉王，上坎是辅卦，象征武人。

《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这条《彖传》与经义相反。一开始说“比，吉也”，是重复卦辞，看来没有问题。但联系下文再看，则所谓“吉”却是“以刚中也”。“刚中”是上坎中爻为阳爻，那么“吉”就属于上坎，属于武人，不属于下坤，不属于周厉王，这就适得经义之反了。而“比，辅也，下顺从也”，也是指下坤辅佐上坎，下坤顺从上坎，与经义为厉王争取武人也是相反的。从这条《彖传》的整个命意看，“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只能是指本卦上下卦五个阴爻都来顺从于上坎的中爻阳爻，是“刚中”进一步所产生的作用，也是以上坎武人为主，以下坤厉王为辅的进一步说明。因此“后夫凶，其道穷也”的“后夫”就不是指武人后到的，从而遭“凶”的也就不是武人，而是周厉王了。

历代治《易》大师讲这条《彖传》都谨守其原意，以上坎中爻阳爻九五为一卦之主，为五个阴爻所顺从，同时就包括下坤对上坎的顺从，即厉王对武人的顺从。孔颖达《周易正义》：“九五为比之主，刚而处中”，“故上下群阴皆来应之”。程颐《易传》：“五以阳居尊位，群下顺从以亲辅之，所以为比也。”“所谓‘元永贞’如五是也。”朱熹《周易本义》：“刚中，谓五。上下，谓五阴。”王夫之《周易内传》：“比之所以为‘吉’者，以其比五而辅之也。”这些都步趋《彖传》，与经义相反。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



侯。

这条《大象》甚有得于经义。《彖传》反经义，《大象》得经义，这说明即使是同一个卦的《彖传》与《大象》也不出于一人之手。“地上有水，比”，说明地是容水、比水的，是下坤比上坎，下坤为主，上坎为辅。从“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看，说明“比”是君王与政治上或军事上的重要人物亲比，以达到封土建国，与诸侯和睦相亲的目的。这些是可以包括周厉王与武人亲比在内的。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一开始就提出要凭着“孚”去亲比，“有孚”的是下坤，是周厉王。“比之”的“之”指上坎，代替武人。“孚”是至高无上的品德，有神妙莫测的作用，以之为比，自然没有坏处。“有孚盈缶”是说“孚”已经象装满了个瓦罐那样，非常充分，这样去与武人亲比就更能感化武人。于是厉王的好处说不尽，还能重新君临天下，中兴周道，所以“终来有它吉”。用“孚”去与武人亲比是下坤的正确，是厉王的正确，与卦辞“元永贞”紧密配合。《小象》说得比较笼统，但仍能使人领会到它的含义。大意思是说，初六与对象亲比，不仅有一般的好处，还会有别的好处。不足的是没有指出“孚”，并把“孚”摆在最重要的地位，这就去经义很远了。《小象》没有讲“孚”，程颐《易传》却给指了出来：“始能有孚，则终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诚，终焉得吉？”这说明后来注《易》的人也不完全为《易大传》所限。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本爻是主卦下坤主爻，特著“比之自内”，以说明是厉王从

朝廷之内去与武人亲比，并用“贞吉”与卦辞“比吉”相呼应，是把谁比于谁的关系交代清楚了。《小象》的“不自失也”应该是说不自己犯错误，这是对“比之自内”的一种肯定，是不错的。

###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匪人”，非其人，即不是应该亲比的人，“非”在《周易》都作“匪”。从本卦看，不应该亲比的人就是指武人，现在却要勉强去亲比，这是政治策略的需要。后来讲本爻的人多半根据《小象》的“不亦伤乎”把本爻看成凶爻，陆德明《经典释文》：“王肃本作‘比之匪人，凶’。”更直接加了“凶”字。丁寿昌《读易会通》：“六三不言凶、悔、吝者，不假言也。王肃本加‘凶’字，妄矣。”这还是以本爻为凶爻，只不过不必讲出来罢了。其实本爻对周厉王有利，因为能把犯上作乱的武人稳定一下，使之不穷凶极恶，以便等待时机，予以解决，没有什么可伤。《小象》对经义的理解是不对的。

### 六四：外比之，贞吉。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本爻属于上坎。“外比之，贞吉”，是说武人从朝廷之外来与厉王亲比，就合于正道而吉利。这是《周易》作者对武人的希望，也是一种勉励。作者既策动厉王与武人亲比，又鼓励武人与厉王亲比，为了复兴西周王朝，其用心是良苦的。《小象》“外比于贤，以从上也”，“贤”与“上”应是说贤者与君上，指厉王而言，这就讲对了。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

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本爻是辅卦上坎主爻，上坎能否与下坤亲比，关键在于它。细玩本爻语意，应是《周易》作者对武人所作的禁戒之辞，务期武人也有诚意去与厉王亲比，以达成厉王安抚武人的目的。“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是说只是明显地从表面上与厉王亲比，实际上却不亲比，以致厉王多次追逐，都失去了前面的猎物；以告诫武人应有诚心来归，切勿阳奉阴违，使厉王陷于尽力追逐却一无所获的困境。这里明白无误地提出了“王”，而“三驱，失前禽”之为比喻也非常明白，从而把“显比”讲成武人只是明显地从表面上去与厉王亲比，就顺理成章了。“邑人不诫，吉”是警告武人应自己负起委蛇于厉王的责任，不能把过失推给部属，这样也算有悔改表现，于是就吉利了。“邑人”如同于《讼》卦九二“其邑人三百户无眚”的“邑人”，指武人部属。

这条爻辞语言隐晦曲折，要懂得是在说厉王与武人斗争，并明确厉王应以诚心亲比武人，武人也不能以诈伪欺骗厉王，才能正确理解。《小象》用“位正中”去讲“显比”，是爻位说，而且对“显比”的含义也没有涉及。“舍逆取顺，失前禽也”，是说天子打猎，只围合其三面，前开一路，使之可去，不忍尽杀。这种说法不可信，因为与田猎是志在得禽的目的相反；而且逆者舍之，顺者取之，也不见得是仁爱之道。因此，以之解说“王用三驱，失前禽”是很不妥当的。“邑人不诫，上使中也”，语意晦涩。要说“上使中”是君王用人合于中道吗？则不仅遣词生硬，而且仍然以九五为上，也是不对的。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这是上坎辅爻，所说自然是有关上坎的事。“比之无首”是

说武人即使想与厉王亲比，但没有一个为首带头的，彼此推诿，相互观望，结果是虽然想与厉王亲比却始终亲比不了，最后将遭到严厉惩处，那就凶了。“无首”还是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的“无首”，即没有为首带头的。《周易》只有这两个“无首”，意思完全一样。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首，始也。”“无首”即无始，也是说没有为首带头的。本爻是《周易》作者为了促使武人与厉王亲比而向武人发出的警告，希望他们踊跃去与厉王亲比，使天下早日恢复太平，不然就将成为“后夫”而“凶”了。《小象》是说如果要去亲比却没有为首的，那就没有好结果，这是鼓励武人与厉王亲比应该有人为首，与经义相合。

通观比卦的《易大传》，《彖传》认为是上坎武人在与下坤厉王亲比，与经义相反。《大象》认为是下坤厉王在亲比上坎人，并指明是王者正在建万国，亲诸侯，甚有得于经义。《小象》或对经义理解正确，如六四；或基本上有得于经义，如初六，六二，上六；或理解经义不够，如六三，九五。

## 小畜 第九

###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比卦提出周厉王应与武人亲比，以怀柔武人。武人由于离叛已久，陷溺太深，一时难以回头，因而变化不大，只能小有收获。孔颖达《周易正义》指出：“所畜狭小，故名小畜。”尽管如此，周厉王的竭诚亲比，也使武人有逐步靠拢的可能，为进一步做好争取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卦辞的“亨”就是指武人开

始悔悟，周厉王的中兴事业将会顺利进行。“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是比喻武人虽然暂时还难于归顺，如密云之不雨；但密云毕竟蕴含着大雨，只要工作有方，武人终会归顺，将如密云自我西郊拥来而大雨滂沱。因此“小畜”只是目前一个时候的情况，作者是要从所畜者小到所畜者大，上九的“既雨”（已经下雨）就说明了这一点。卦象是乾下巽上，乾象征天，巽象征风。天上吹起风就会布满云头，于是卦辞有了“密云”。风为天所畜，密云也飘动在天空，一切以天为主。因此下乾是主卦，比喻周厉王，上巽是辅卦，比喻武人。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这条《彖传》用了爻位说和相应说。“柔得位”指六居于四而为六四，是爻位说。“上下应之”指初九、九二、九三、九五、上九都围绕着六四而与之相呼应，是相应说。《彖传》作者认为这样就成了以六四之小，畜其余五阳之大，从而小畜就是以小畜大了，但从卦辞“密云不雨”，尚未“沛然下雨”看，所畜者还是小而不大，《彖传》这些话与卦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是说下乾为健，上巽为顺，这是对乾与巽两个卦的卦德作一般说明，与小畜的“亨”没有关系。“刚中”据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说，是指上巽九五。说上巽九五之志愿得以实现才亨通，这是以上巽为本卦主卦，九五为上巽主爻。以上巽为本卦主卦，与天畜风的以天为主不合。以九五为上巽主爻，就是与“柔得位而上下应之”也有矛盾。不是渺不相关，就是颠三倒四，如何能解决问题？“密云不雨，尚往也”，语意含混，诸家多不能解释，甚至只重复一下原文，如王弼注的“故密云而不能为雨，尚往故也”，可见“尚往”实为不辞。“自我

西郊，施未行也”，王弼注：“雨之未下，即施之未行也。”这是用“施未行”解释“密云不雨”，但《彖传》却是用来解释“自我西郊”。王氏不能与《彖传》合，以《彖传》文字的缴绕不清为主要原因。总之，这条《彖传》不仅无得于经义，还使人难以捉摸。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这条《大象》也颇为令人费解。“风行天上”是据卦象为乾下巽上而言，乾为天，巽为风。但“风行天上”何以成为“小畜”，却极不清楚。而且“风行天上，小畜”，与“君子以懿文德”，其间有什么联系，也全看不出来。王弼注：“未能行其施者，故可以懿文德而已。”这是强为之辞。从“风行天上，小畜”，看不出有“未能行其施”的意思。退一步说，即使有这种意思，与“懿文德”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懿文德”与小畜卦的内容也全不相干。王夫之《周易大象解》：“文德者，礼乐之事。建中和之极，以尽美善，所以懿文德也。”不知道王氏凭什么说“文德”是“礼乐之事”，这已经是一种曲解。还把“懿文德”说成是“建中和之极，以尽美善”，更是逞其意而为之说。王氏的这些话与小畜卦义是没有关系的。本卦的《彖传》与《大象》都有严重问题，即使假孔子之名，也通不过。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本爻说明小畜卦由履卦变来。履卦是兑下乾上(䷉)，只要上乾上九折而向下，就变成乾下巽上(䷈)，成为小畜卦。履卦表明周厉王以柔退之道对待武人，一时虽无大成，却有小就，于是就转为小畜了。“复”是复卦初九“不远复”的“复”，“道”是复卦卦辞“反复其道”的“道”。“复自道”是说履卦上九从循环的道路回来，这是事物的自然运动，于是就无咎而吉利了。《小象》说“复自道，其义吉也”，什么是“复自道”，为什么“其义吉

也”？都毫无说明。

## 九二：牵复，吉。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由于履卦上九转成小畜初九，履卦初九相应地转成小畜九二，这是相牵连而复，所以说“牵复”。其所以吉，则是成为小畜以后，已经小有收获；加上所畜者小将逐步变成所畜者大，于是就吉利了。《小象》对这些全不理解，对“牵复”也未加解释，而“在中”则指下乾中爻，是爻位说的得中说，用来说《易》，毫无是处。于是“亦不自失也”，就无所依傍了。

## 九三：车说辐，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通行本作“舆说辐”，这里用李鼎祚《周易集解》本。因为“辐”是伏兔，用来连结车与车轴，现在脱掉，则车与车轴分开，相互背离，以引起下文的“夫妻反目”，比作“辐”要好。“辐”是车轮辐条，即使脱掉，一时也不会使车与车轴不相连接，难以作为“夫妻反目”的起兴。而“夫妻反目”则应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所说，是“夫妻乖戾，故反目相视”。本爻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凶爻。前两个爻都吉，特别是九二这个主爻也吉，本爻就没有转而为凶的理由。因此应看成是说在吉利后面会隐伏着危机，安不忘危，越是顺利，越应该提高警惕，以便使所畜者小，转变为所畜者大。这正是使上两爻的吉利加强。

##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本爻是上巽主爻，所讲的是武人情况。爻辞说，武人如果有诚心归顺厉王，就会如同从血泊中离开，敬畏地走出来，这样就没有坏处。这是劝说、鼓励武人应该接受厉王安抚，听命朝廷，以去危险而就平安，使厉王从所畜者小变为所畜者大。

《小象》的“上合志”是说与上合志，即与厉王一条心，这很能概括这一条爻辞的内容。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有孚挛如”是说有了诚心还不断加强。“挛如”，孔颖达《周易正义》：“相牵系不绝之名。”指不断加强。这是《周易》作者希望武人来归顺于厉王的诚心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富以其邻”是说诚心之所以加强，是由于相邻的主爻六四促成，主爻对于辅爻是有很大影响的。把本爻与上一爻联系起来看，就是说武人应该很有诚心去归顺厉王，不能动动摇摇。《小象》的“不独富也”应是说武人不能止于独善其身，还必须去为厉王服务，这才算“有孚挛如”，是有得于爻辞本义的。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既雨既处”，是说已经下了雨，却又已经停止了。处：止。这是不雨的密云化为滂沱大雨，是武人接受怀柔，厉王从所畜者小变为所畜者大。说大雨旋即停止，是作者预料武人还会有反复，所以警告说，还必须用柔顺之德去事奉厉王，不能只在一个时候。载：坤卦《象传》“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载”，承奉的意思。“妇贞厉”，“妇”比喻武人，“贞厉”是即使一时正确也有危险，必须长期正确。“月几望，君子征凶”，“月”，阴性，比喻武人。“几望”，接近农历十五，是月将圆的时候，比喻武人势力强大。这样厉王将会有凶，因此对武人必须抑制。这是《周易》作者希望厉王在怀柔武人的同时，还应该随时防范，以保万全。爻辞的内容就是这些。《小象》用“德积载也”解释“既雨既处”，



语意不清，令人难解。孔颖达《周易正义》释为“道德积聚，可以运载”，也牵强不辞。用“有所疑也”解释“君子征凶”，是前提与结论脱节，因为“君子征凶”如何只能是“有所疑也”呢？

通观小畜《易大传》，《彖传》用了爻位说和相应说，全无得于经义。《大象》也牵强不辞，令人难解。《小象》只有六四与九五还正确，其余都有错误。

## 履 第 十

### 兑下乾上

[履]：履虎尾，不咥人，亨。

本卦脱去卦名，今补上。

整个卦都主于厉王而言，作为全卦纲领的卦辞当然主于厉王而言。《周易》作者希望厉王重振雄风，便用虎来比喻他，如本卦的虎与革卦九五的“大人虎变”。本卦讲“武人为于大君”，是武人向厉王无情进逼，并废弃而取代之。既主于厉王，又以虎比喻厉王，于是卦辞的“履虎尾”就是虎尾被履，是厉王在被武人猖狂进犯。虎是主语，履是表被动的谓语，“履虎尾”是老虎尾巴被踩着，厉王被武人弄得狼狈不堪。“履”在先秦时代用为动词，是行走，不是鞋子。“不 人，亨”，是说老虎不咬人，就一切亨通。这是明白地叫厉王在武人进犯的时候不立即还击，要暂时退让，而以退为进，以后取先，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最后取得胜利。这条卦辞体现了作者为厉王设想的策略和战略，是贯通一部《周易》的。卦象是兑下乾上，兑为泽，乾为天，象征有波浪上击天空，比喻有武人干犯厉王。上乾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兑是围绕上乾活动的，是辅卦。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兑为阴卦，为柔。乾为阳卦，为刚。兑在下，从循环说，必然要向上，成为“柔履刚”之象，以申明卦辞的“履虎尾，不咥人，亨”，则是说下兑以其和悦的态度与上乾相应，于是上乾的虎尽管被踩着尾巴，也不去咬人，因而亨通。这里的问题出在以兑为悦。以兑为悦，有时也可以，但这里不行。因为下兑武人要驱逐厉王，自为大君，又哪会有和悦的态度去与厉王周旋呢？“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则是说上乾九五一爻，以阳刚居中而得正（阳爻在奇次），是登上了帝王之位，毫不歉疚，其前途是光明的。用这些来讲厉王，抽象地看，当然也行。但结合当时实际却不对，因为正被逐下王位，又哪里有什么“履帝位而不疚”之可言呢，何况这些又都是得之于“刚中正”这个爻位说呢？这条《彖传》是可取之处不多的。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本卦专就“武人为于大君”，即共伯和对厉王进行篡夺而言，同时也告诉厉王要以退为进，以后取先，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便最后取得胜利，此外并无其他。《大象》“辨上下，定民志”之说，不知从何而来。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王夫之《周易内传》：“素如《中庸》素其位之素，如其所当然之谓。”“素履，往无咎”，是《周易》作者警告武人，要按照平日态度行事，老老实实臣服于周厉王，发展下去才没有坏处。这是由于武人已经“为于大君”，已经篡夺了周厉王王位，作者

才既愤怒又感慨地说，武人要一如既往，谨守臣节，是事后谴责之辞。《小象》的“独行愿”含义不明。

##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这个“道”字应该是随卦九四爻辞“有孚在，道以明”的“道”，也就是《老子》和《庄子》能够“生天生地”的“道”，其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对于人们的好处是说不完的。因此，即使是囚犯，只要与它相合，也会正确而吉利，这就是“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幽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说：“在狱中，故称幽人”。即幽禁的人，也就是囚犯。本爻是《周易》作者告诫武人，所作所为，一定要合于平正通达的大道，这样即使违犯了国家大法，成为囚犯，也能化凶为吉。这是要武人在篡夺王位之后翻然悔改，把王位归还周厉王。《小象》的“中不自乱”应该是说内心安定而不烦乱。但如果仅是这样，不完全改弦易辙，退守臣节，又如何能“幽人贞吉”呢？《小象》是未得经义的。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本爻为下巽主爻，所以把“武人为于大君”在这里点明白。“眇能视”是说眼睛瞎了却希望能够看见，“跛能履”是说脚瘸了却希望能够行走，这些都绝对不行；以比喻武人想进行篡夺，是存在着非分之想，不会有好结果。“履虎尾，咥人，凶”，是说武人如果损害厉王，就如同踩着了老虎尾巴，会被老虎咬死，以向武人提出警告。但不管怎样，武人毕竟是为于大君了，

于是作者不写这一部《周易》去为厉王出谋献策就不行了。《小象》对于“眇能视，跛能履”都只作了一些表面解释，未能阐明其所比喻的内容。对于“履虎尾，咥人，凶”，也说是由于“位不当”，即“六”这个阴爻，居于“三”这个阳位，是用了爻位说，与所比喻的事情渺不相关。“武人为于大君”是《周易》作者所深恶痛疾的，《小象》于此毫无所见，却认为是“志刚”，即孔颖达《周易正义》所说的“以阴而处阳，是志意刚也”，也就是“六”这个阴爻居于“三”这个阳位，仍然是爻位说，与原意无关。象本卦六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爻，《小象》的认识模糊竟一至于此，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 九四：履虎尾，诉讼，终吉。

《象》曰：诉讼终吉，志行也。

本爻属于上乾，是就厉王而言。“履虎尾”与卦辞的“履虎尾”相同，都是虎尾被履，比喻厉王遭到侵犯。诉讼，畏惧的样子。联系着“履虎尾”看，是说厉王为武人所干犯，不仅不能立即还击，还必须戒慎恐惧，以后取先，以柔弱胜刚强，才会终于吉利。这是对卦辞的阐明。九四一爻在上乾的最下面，所以喻之为虎尾。《小象》的“志行”不知所指。据孔颖达《周易正义》说是“谦志得行”，而孔氏的根据则是王弼注的“以阳居阴，意能谦退”，所谓“以阳居阴”，是指阳爻“九”居于阴位“四”，于是“意能谦退”，或“谦志得行”，或“志行”，都本于爻位说，无得于爻辞原意。

#### 九五：夬履，贞厉。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本爻为上乾主爻，也是就厉王而言。夬，决去，撕裂，打击。履，履者，指来犯的人，也就是武人。“夬履，贞厉”是说厉王如果立即打击来进行侵犯的武人，即使行为正当，也有危险。意

思是对武人只有暂时退让，从而以后取先，以弱胜强，去取得最后胜利。这对于卦辞的“履虎尾，不咥人，亨”是作了正面说明的。《小象》的“位正当”，王弼注说是“得位”，孔颖达《周易正义》说是“处在九五之位”，是爻位说，不能解释本爻的含义。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本爻为上乾辅爻，还是就厉王而言。译成白话是，看见侵犯者来了，研究好的对付办法，是只有退让才最吉利。意思是，武人来进行篡夺了，从当时主客观形势看，是武人强大，厉王衰微，如果硬抗，结果会更加不好，还是暂时退避徐图恢复为最好。这是以后取先和以弱胜强的策略和战略在本卦的始终贯彻。再结合卦象看，六爻是循环的。所谓“旋”就是上九折而向下，成为初九，于是本卦变成了小畜卦，这样厉王才有条件对武人开展工作，加以安抚，以最后取得胜利。《小象》以“元吉在上，大有庆也”解释本爻，应是在最上面的上九，是大吉大利的，是大有喜庆的。这样就是对“视履考祥”以及“其旋”都未涉及，只孤立地讲“元吉”，如何能有得于爻辞本义呢？

通观履卦《易大传》，竟全无得于经义。其间多用爻位说，如《彖传》的“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是说九五，《小象》的“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是说六三，“位正当也”是说九五等。也有望象生义的，如《大象》从卦象的“上天下泽”说到“辨上下，定民志”。更有含义不明的，如《小象》说初九的“素履，往无咎”是“独行愿”，说九二的“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是“中不自乱”，说九四的“履虎尾，诉诉，终吉”是“志行”等。

## 泰 第十一

###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

本卦卦象是乾下坤上。孔颖达《周易正义》：“阳主生息，故称大。阴主消耗，故称小”。是“小”指上坤，“大”指下乾。“小往大来”是说上坤与下乾正在进行循环，上坤折而向下，下乾升而向上，使卦象变成坤下乾上。乾象征天，坤象征地。乾下坤上，是天在下，地在上，这是颠倒错乱，否塞不通，无泰之可言。从这种意义看，本卦应该叫否不叫泰。其所以叫泰，是从“小往大来”这一循环运动着眼，坤降而在下，乾升而在上，卦象翻了一个边，成为坤下乾上，地在下，天在上，于是一切秩然有序，就通泰而不否塞了。是否能泰，以乾的位置为转移，坤则随着乾转，因此，下乾是主卦，上坤是辅卦。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彖传》认为本卦之所以叫泰，是由于“天地交而万物通”。这是说，天虽然在下，地虽然在上，但由于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天地之气，相互交通，于是就一切通泰了。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何妥曰：“泰之为道，本以通生万物。若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各自闭塞，不能相交，则万物无由得生，明万物生由天地交也。”所讲的正是这个意思。关于这种看法，《彖传》是沿袭于《国语·晋语》董因。董因筮“得泰之八”，其解释是：“是谓天地

配，亨”。这是说，天地之气相互交通配合，就一切亨通，正是《彖传》之所本。其实这是丢开本卦卦辞不顾，逞其臆说。卦辞明明说“小往大来”，要是天气上升，就应该是大往，地气下降，就应该是小来，如何能是“小往大来”呢？而一往一来是指循环而言，本卦讲循环，就是在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也是分明作了交代的。因此，认为“天地交而万物通”是泰，泰不是由否通过循环变来，是不符合本卦实际的。可是，这种错误说法流传千百年而得不到纠正，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由于“天地交而万物通”不能成立，从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无从谈起。至于“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也是把卦象凝定起来讲，看不到内乾外坤是在循环，因而也不符合本卦实际。于是由之而得出的“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结论便不能成立了。但如果从循环看，下乾升而向上，上坤折而向下，倒能说成“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不过“《彖传》不是这样看。这条《彖传》是无一而可的。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大象》对本卦的基本看法与《彖传》相同，都认为是地气下降，天气上升，因而天地相交，臻于通泰，其错误无须再辨。从这种认识出发，《大象》认为君王（后）想要使国运亨通，就必须对天地相交所形成的通泰形势好好利用，勿过与不及，来帮助人民得到种种好处。朱熹《周易本义》：“财成以制其过，辅相以补其不及。”“财，裁同。”“左，音佐，右，音佑。”由于基本看法成问题，这些引申发挥自然都立脚不稳，与经义无关了。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本爻是下乾初爻。下乾要升而向上，进行循环，本爻自然

在内，也行动起来。“拔茅茹以其汇”是比喻，是说拔起了茅草，接连不断，一根又一根，以比喻本爻动起来了，九二和九三也会跟着动，都升而向上，进行循环。茅：茅草。茹：接连不断。以其汇：与它的同类。以，与。汇，类。同类，指九二和九三。“征吉”是说象这样行动就吉利，指升而向上，进行循环就吉利。征：行动，不是征伐。《周易》的“征”大多数讲成行动，只有个别的讲成征伐，如谦卦上六的“利用行师征国”的“征”。《小象》的“志在外也”，根据孔颖达《周易正义》：“志在外者，释拔茅征吉之义，以其三阳志意皆在于外，已行则从，而似拔茅也。”这样解释应得《小象》之义，是《小象》也懂得下乾要升而向上；但对于升而向上是进行循环，似乎就不了了之了。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本爻是主卦下乾主爻，包容着初九和九三，所以说“包荒”。荒者，广也。以包容两爻，是所包容者广。这与蒙卦九二的“包蒙”相同，“包蒙”也是主爻九二包容着辅爻初六和六三，“用冯河”，去徒涉渡河，比喻九二携带着初九和九三一起离开原来位置，进行循环，逾越原有界限，从下卦进入上卦，处于上坤已折而向下所空出来的地方。“不遐遗朋”，不把朋友远远丢开。遐，远。遗，丢开。这句是说主爻九二携带着辅爻初九和九三循环，决不丢开。“亡得，尚于中行”，是说这样即使无所得，也会以行为合于中道而为人所推重，何况大有所得呢？意思是进行循环是合于中道，会大有所得，对循环是高度肯定的。《小象》对“包荒”未作解释。“包荒”为什么能“得尚于中行”，“中行”又是什么意义，都没有说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



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无平不陂”是说，没有平地不变成斜坡，反过来说，就是没有斜坡不变成平地。“无往不复”是说，没有向前进而不向回走，反过来说，就是没有向回走而不向前进。这两句话是点明本卦是讲循环的。“艰贞无咎”是说，如果能艰苦地遵奉循环正道，就没有坏处，以越发突出循环的重要。“勿恤其孚”是说，不要忧虑那循环的事实。孚，实，事实，指循环的事实。“于食有福”是说，可以得到大福。食，受纳，得到。有福，大福。“有”在古汉语中用在名词前能讲成“大”，如有周、有唐等。如果能掌握本卦主旨，并作出正确训释，本爻之为强调循环是清楚的。《小象》用“天地际也”只说明下乾与上坤相接，与经义无关。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本爻属于上坤。上坤要折而向下，进入循环，本爻在最后，也积极行动，象鸟儿翩翩飞翔，跟随着六五和上六前进。“不富以其邻”是说本爻并不要主爻六五帮助，也循环得很好。邻，指相邻的主爻六五。“不戒以孚”是说，不因为已经在循环就停止循环，而是积极介入，加强循环。戒，禁止，停止。孚，实，指循环的事实。《小象》把“翩翩”与“不富”连读，已大失原意，而断之以“皆失实也”，更不知所指。至于用“中心愿”说明“不戒以孚”，也是不懂得“不戒以孚”是在说些什么。这条《小象》颠倒错乱，王弼、孔颖达等曲为之说，不能备举。

九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帝乙是殷纣王父亲，归妹是嫁女。帝乙嫁女给周文王，见于《诗经·大雅·大明》。以，赵岐《孟子》注：“有也”。朱熹《周易本义》也把“以祉”讲成“有祉”。祉，福。帝乙嫁女有福，是用比喻说明本爻折而向下，进行循环，是很得其所，象女子出嫁到夫家一样。因为本爻是阴爻，所以用嫁女做比喻。本爻是上坤主爻，所以把它率领六四和上六两个辅爻一起折而向下，进行循环，比作帝乙嫁女一定会带着姪娣同行。《小象》把“以祉”和“元吉”连读，是割裂辞句。对本爻不能句读。“中以行愿”不知所谓。王弼，孔颖达讲成“履顺居中，得行志愿”，是望文生义，而且用了爻位说的得中说。这条《小象》去经义是很远的。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城，城墙。复，回复。隍，干涸的护城河。“城复于隍”是说筑城墙的土回到了干涸的护城河里。秦以前筑城墙用土，把土挖掘出来筑成城墙，原来取土的地方就成了干涸的护城河。“城复于隍”是说筑城墙的土向下倾倒，回到了它原来的地方，以比喻本爻为了循环，折而向下，是重归故处。这符合循环运动的规律，所以不能加以改变。而且上坤折而向下，下乾就升而向上，上坤下乾的否，成为上乾下坤的泰，这正是极大的好事，如何能改变呢？如果“自邑告命”，从都邑里发出了命令，说是要改变这种情况，那就即使正确也不行，以比喻循环不能改变，上坤是一定要转为下坤的。《小象》用“其命乱”说“城复于隍”，是不知所云。

通观泰卦《易大传》，《彖传》与《大象》都用“天地交”解释“小往大来”，是完全错误。《小象》也错误比比皆是，有的甚至适得其反，或不能句读。

## 否 第十二

### ䷋ 坤下乾上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本卦卦名脱去,今补上。

“否之匪人”即否之于匪人,于匪人而否之,也就是对于不该否塞的人却使他否塞。“匪人”是非其人的意思,指周厉王。《周易》有两个“匪人”,除这里以外,还有比卦六三的“比之匪人”,指犯上作乱的武人。武人不该亲比却去亲比,也是比之而非其人。是《周易》的“匪人”可以指坏人,也可以指好人,与后世专指坏人不同。由于否错了对象,使不该否塞的人否塞,这不利于君子的正道,不利于周厉王中兴复国。“大往小来”指上乾折而向下,下坤升而向上,使卦象从天在上、地在下,变成天在下,地在上,正是“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的说明。本卦卦象是坤下乾上,是地在下、天在上,一切顺当,该是泰,不是否。其所以叫做否,是从循环说。通过循环,乾自上而下,坤自下而上,成为天在下,地在上,一切错乱,于是泰就变成否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彖传》说本卦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与泰卦《彖传》错误性质相同。那里把乾下坤上说成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于

是“天地交而万物通”。这里把坤下乾上说成地气下降，天气上升，于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都是把卦辞“小往大来”或“大往小来”的表示循环，看成相互交感。而不知道小与大，大与小，或者往，或者来，既互不相谋，又前后相随，只能是循环，不能是相交或不相交。何况泰卦九三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本卦上九有“倾否，先否后喜”之为明确地表示循环呢？“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不能成立，与之相比附的“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自然也不能成立。至于“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如果把卦象凝定起来看，确实也是这样。但其如卦象是有循环变化，阴与阳，柔与刚，小人与君子，都不停地在调换着位置，就不能这样说了。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大象》出发点与《彖传》相同，都认为是“天地不交”。由于“天地不交”，便一切否塞错乱，“天地闭，贤人隐”，从而君子“收敛其德，不形于外，以避小人之难，人不得以禄位荣之”，（朱熹《周易本义》）。“俭”读为“敛”，“辟”读为“避”。这些与经义都不相干。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本爻“拔茅茹以其汇”与泰卦初九相同，但那里是说初九动于下，九二与九三也相继接连而动，于是下乾升而而向上，进入上坤以折而向下所让出来的位置，卦象从乾下坤上的否变成坤下乾上的泰。这里是说初六动于下，六二与六三也相继接连而动，于是下坤升而向上，进入上乾以折而向下所让出来的位置，卦象从坤下乾上的泰变成乾下坤上的否。两处文字一样，内容完全相反。既然是在从泰变成否了，为什么又“贞吉，

亨”呢？关于这一点，前人也有怀疑，李光地《周易折中》说在这里“恐无系以吉亨之理”。要说“贞吉，亨”，应是以循环否又将成泰。《小象》以“志在君也”解释本爻，从本爻看，实在找不出有“志在君”的内容。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包承”是包容着承奉者。本爻是下坤主爻，既包容着承奉于上的初六，又包容着承奉于下的六三，提挈着它们一起升而向上，进行循环，与泰卦九二“包荒”的情况相同。由于一度循环，天在上、地在下，的泰就变成地在上、天在下的否，于是就“小人吉，大人否”。又由于循环不停，否还将变成泰，于是又亨通了。

《小象》用“不乱群”解释“大人否亨”，不知所指。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本爻为下坤最上面的一个爻，循环起来，它首先离开下卦，进入上卦，为泰变为否迈开第一步，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所以说它“包羞”，蒙受着耻辱。《周易》作者是明显地不赞成自泰而否，不赞成武人把周厉王弄得狼狈不堪的。《小象》用“位不当”解释。“位不当”指“六”这个阴爻居于“三”这个阳位，是爻位说，不能说明问题。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本爻属于上乾，将随同九五、上九进入循环，一起折而向下，入于下坤以升而向上所让出来的位置，从泰变否。这将是无咎，不是有咎。其所以无咎，是由于有天命在，通过循环，否还将变为泰。于是不但本爻无咎，就是与本爻成为畴匹（同

类)的九五、上九也会得到好处(离祉)了。这些都是说本卦虽然由泰变否,但还将由否变泰,是终于无咎的。《小象》用“志行”说明本爻,语意极为模糊。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休否”,《文选》李善注引郑玄《易》注:“休,美也、休美其否。”赞美“否”好,是因为“否”是暂时的,“否”去以后“泰”马上就会到来,“否”是“泰”的先导。“大人吉”是就“否”去“泰”来而言。“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是接着“泰”来而言,意思是“泰”来以后,不会再有变动,而是象拴在一丛桑树上那样坚固不移。程颐《易传》:“桑之为物,其根深固。苞谓丛生者,其固尤甚。”本爻是明确地表现了“否”变为“泰”即凝定于“泰”,以服务于其政治的。《小象》的“位正当也”指阳爻“九”居于“五”这个阳位,是位置正好而恰当。这是爻位说,不能说明问题。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本爻向下倾侧,从坤上乾下的“泰”,变成乾下坤上的“否”,是以倾侧而入于“否”,所以说“倾否”。“先否,后喜”是说,本卦先变成“否”,以循环又变为可喜的“泰”,变为“泰”以后不再说变为“否”,可见是自“否”而“泰”,就凝定于“泰”而不移。《周易》的循环论以服务于其政治而不能贯彻到底。《小象》“否终则倾”,是否倾,不是“倾否”,不是以倾侧而入于“否”,与爻辞原意不合。

通观否卦《易大传》,《彖传》与《大象》都用“天地不交”解释“大往小来”,完全错误。《小象》或用爻位说,如六三、九五;或不知所云,如初六、六二、九四;或与原意相反,如上九:是无一而可的。

## 同人第十三

### ䷌ 离下乾上

[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本卦卦名脱去,今补上。

泰、否两卦对《周易》带有小结的性质,指出周厉王从否塞必将转为通泰,并凝定于通泰而不移。本卦卦象是离下乾上,离为火,乾为天、为日,是灿烂的皎日使萤火暗然无光,象征周厉王终归会中兴周道,消灭武人,一切通泰,正是承接着否卦上九的“先否,后喜”而言。《周易》作者要周厉王在广大的范围内去动员、聚集群众,以求得亨通,这是一种重视人民力量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同人”集合人,即动员、聚集群众。“同”是《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其同”的“同”,训“齐”,即聚集。“野”,原野,即广大的范围。“同人”在本卦凡五见,除了卦辞的这个“同人”以外,上乾还有两个“同人”,即九五的“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和上九的“同人于郊,无悔”。由于上乾是主卦,这两个“同人”都与卦辞“同人”的意义相同,因为卦辞是就主卦概括的。此外,下离也有两个“同人”,即初九的“同人于门,无咎”和六二的“同人于宗,吝”由于下离是辅卦,象征武人,这两个“同人”就与以上三个“同人”的意义不同,而是指武人聚集其一家(“于门”)或“一族”(“于宗”)人的力量进行捣乱。这些应辨别清楚,不能淆乱,但前人往往混为一谈,如程颐《易传》说“同人于门”是“同人之公者也”等。“利涉大川”是说能克服重大困难,得到好处,指周厉王运用群众力量扫荡武人,恢复王位。“利君子贞”是说这有利于君子的正道,指周

厉王将一帆风顺，重振西周。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彖传》把本卦主旨归纳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即六二以阴爻居偶次而得位，又在下离之中而得中，去与上乾九五相应。这是以下离为主，与本卦原意相反。《彖传》还指出，同人于野之所以亨，而且还利涉大川，是由于上乾的作用，这似乎有得于本卦主旨。但从整个《彖传》看，仍然是认为下离六二起着主导作用，《彖传》的基本倾向是错误的。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天与火，同人”，应是说上乾与下离相配合就成为同人卦，为什么这样，没有讲出理由。王弼注：“天体在上，而火炎上，同人之义也。”这是附会卦象，以意为说。《大象》由于对卦义不能正确理解，由之引申而出的“君子以类族辨物”，就与卦义联系不上。“类族辨物”的含义应如程颐《易传》所说，是“各以其族类辨物之同异”，也就是分门别类地把物的相同或相异辨别清楚。这与“同人”是指动员、集合群众有什么相关呢？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本爻属于下离，是就着武人说。“同人”指武人动员、集合他同类的人。“于门”是于门之内，不是于门之外，门是家门。在家门之内“同人”，所动员、集合的就止是一家的人，范围不广，人数有限，还不够犯上作乱，倾复西周王朝，这不会受到严厉惩罚，因而“无咎”。王夫之《周易内传》：“凡言无咎者，宜若有



咎而无之也。”《小象》以“同人于门”为“出门同人”，大失原意，因为“于门”决不能等同于“出门”。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孔颖达《周易正义》释为“宗族”，很正确。在一族之内去动员、集合人，范围比在一家之内为广，人数比在一家之内为多，这样去犯上作乱将会产生恶劣后果，必然受到沉重打击，所以是“吝”。“吝”不是王弼注所说的“鄙吝”，而应如《说文》所训的“恨惜”，即所作所为是可恨而又可怜的。本爻指明武人如果大规模地进行叛乱，决不会有好结果，是一种严厉的警告。《小象》只作文字上的重复，没有解释。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武人已经动员、聚集其一族的人进行叛乱，为了伺机而动，便把兵戎潜伏在草丛之中，同时派人登上高山，观望动静。由于周厉王戒备森严，在很长一个时间内都还不敢举事。戎，兵戎，部队。莽，草。升，登。高陵，高山。兴，起，举事。本爻仍然在就着武人说。结合初九、六二看，都是写武人在篡夺之初的一些情况。到了后来便“武人为于大君”（履卦六三），不但举事，而且得手了。《小象》用语晦涩，很难索解。孔颖达《周易正义》：“伏莽于戎，敌刚者，释伏莽于戎之义。以其当九五之刚，不敢显抗，故‘伏戎于莽’。‘三岁不兴，安行’者，释‘三岁不兴’之义，虽经三岁，犹不能兴起也。安，语辞也，犹言何也。既三岁不兴，王道亦已成矣，何可行也，故曰安行也。”孔氏之说，牵强附会，毫无理由。《小象》到底说些什么，只好阙疑。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本爻属于上乾，是就着周厉王说。作者设想周厉王讨伐武人，已经登上了武人根据地的城墙，虽然暂时还没有破城而入，但胜利完全有把握，因此吉利。乘，登。墉，城墙。弗克攻，不能攻下来。弗，不。克，能。《小象》语言期艾，不知所云。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本爻是主卦上乾主爻。爻辞说：为了击灭武人，动员、集合了广大群众，开始由于力量还不及武人，因而悲伤痛哭，后来力量压倒了武人，就高兴地笑起来了。广大的群众是能够召集拢来的。这集中地表现了本卦的中心思想：武人的问题可以通过动员人民来解决。《小象》语无伦次，不知所云，后人曲为之解，全不可从。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同人于郊”与卦辞“同人于野”相呼应，这是对动员、集合群众范围越大越好的反复强调，进一步表现了《周易》作者重视人民力量的思想。动员群众越多力量就越大，有利于摧垮武人，所以“无悔”。《小象》的“志未得也”适为本爻原意之反。

通观同人卦《易大传》，《彖传》、《大象》、《小象》都无得于经义，大都用了爻位说、相应说，而且语文支离，往往不辞，不知怎样竟附会于主张“辞达”和“言之不文，行而不远”的孔子？更为奇怪的是，后来注《易》各家都曲为比附，离经义就愈远了。

## 大有第十四

### ䷍ 乾下离上

#### 大有：元亨。

元亨是大为亨通，指周厉王荡平武人，一切如意。同人卦表明周厉王动员、集合广大群众消灭武人，“先号咷而后笑”，大有卦是把“笑”具体化了。卦象是乾下离上，乾为天，离为火，为日，太阳高高升上天空，五湖四海，无不烛照，比喻周厉王高居王位，君临天下，声威所极，无远弗届。这是平定武人以后，西周王朝又将如日之初升，寝且正中的繁荣昌盛景象，是《周易》作者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着出现的事实。这样一来就一切都在控制之下而“大有”，“大有”者，无所不有也。当然，这些还都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不是事实。要附带指出，本卦卦辞以“元亨”为句，证明《周易》经文就是以“元亨”连读。乾卦《文言》沿袭《左传》，以元、亨、利、贞分读而创为所谓四德说，是不合于经义的。本卦写周厉王行将重新抚有天下，因此上离是主卦，下乾是辅卦。而上离主爻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正与卦辞“元亨”相呼应，“元亨”是一切如意，这要以诚已充盈，威严无比为基础。卦辞总是就着主爻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的。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彖传》在这里用了爻位说、相应说。“柔得尊位大中”，指阴爻“六”居于“五”这个尊贵的位置，又在上离的正中，便认为这是无比美好。从而不仅上离的两个阳爻九四和上九，就是下

乾的三个阳爻初九、九二和九三，都会来与之相呼应，如万川之归于大海，于是六五就提挈一切，如人君之掌握全国了。把本卦重点放在主卦上离主爻六五是对的，但达成这一认识的手段却是爻位说、相应说，这就不足以说明其理解正确。“其德刚健而文明”，“刚健”是说下乾，“文明”是说上离，合起来作为本卦的卦德，是主要和次要、施动和受动不分，眉目全不清楚。“应乎天而时行”，是指上离与下乾相应，就能以时行事，凡事如意，这更是以下乾为主，上离为辅，把主要和次要，施动和受动都弄颠倒了。总而言之，《彖传》先看到上离为主，下乾为辅，进而混淆其主次，最后则颠倒过来；而且看到上离为主、下乾为辅，也是借助于爻位说、相应说，于是就无一而可了。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火在天上，大有”，从卦象说明卦名，自是可行，问题是没有讲出一点道理来，别人看了以后，还是不懂得为什么“火在天上”叫“大有”。《大象》一般有这个毛病，不止是在这一卦。“遏恶”是制止罪恶的事情，“扬善”是发扬善良的行为，“顺天”是敬顺天意，“休命”是求得命运美好，用这些来阐明“大有”，与卦爻辞都挂不上钩。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无交害”就是“勿相害”，“无”与“勿”通，“相”为偏指，指代对方，就是上离。这是警告武人在受到周厉王所率领的“大师”膺惩之后，应老老实实，听从指挥，不能再萌犯上作乱之想。这样才不是过错，不这样就是过错。“匪”同非，不是。咎，过错。“艰则无咎”是说要特别认真地保持着“无交害”的思想才没有过错，是进一步对“无交害”的强调。“艰”艰苦，这里是

特别认真的意思。《小象》只重复了“无交害”，说明看出了这句话的重要，但毫无诠释，无的解。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本爻仍然就着武人说。是《周易》作者在对武人进行劝勉，要他们把一切都奉献给周厉王，象用大车子装着物资去朝贡一样，便有所往而无咎了。这是在“无交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使厉王的“大有”更为牢靠、充实。《小象》“积中不败”应是说物资充斥于大车之中，不会损失。这是只拘泥于比喻本身，不知比喻之所指，对爻辞原意并不了然。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本爻还是在说武人，指出武人中真心实意归降周厉王的，定会受到隆重款待，那些反复无常的小人，就不能这样了。这是号召武人在遭受沉重打击以后立即投降，不能三心二意。公，指武人中诚心归降的人。亨，同享，宴飨，《周易》常以“亨”为“享”，其他如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等。朱熹《周易本义》：“古者亨通之亨，享献之享，烹饪之烹，皆作亨字。”“小人”，指武人中坚决不投降，或虽然投降，却动动摇摇的人。弗克，不能，指不能得到周厉王宴飨。《小象》“小人害也”，或指小人没有好下场。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辩晱也。

朱熹《周易本义》“彭字音义未详，程传曰盛貌，理或当然。”本爻属于上离，是就厉王而言。爻辞戒厉王在“先号咷而后笑”之后不能盛气凌人，必须谦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才能保有胜利，永无过咎，是《周易》以退为进和以柔克刚的一贯思

想的表现。《小象》用“明辨哲也”解释爻辞，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明犹察也。《尔雅释训》：‘明明，察也。’足证明可洞察。辨借为辨。《小尔雅广诘》：‘辨，别也。’《说文》：‘哲，昭明也，从日，折声。’（哲亦作晰，非晰字。）”明辨哲“谓考察辨别明确也。”高氏把“明辨哲”辗转讲成“考察辨别明确”，但与“匪其彭，无咎”仍难直接联系。这条《小象》与经义也是很有距离的。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本爻为主卦上离主爻，写周厉王内心的诚已非常充盈，如丝之交织，足以感召武人，使之归顺，遂威风凛然，周道重光，无比吉利。这是《周易》作者的迫切愿望。如，语末助词，作用与“然”相同。《小象》用“信以发志”解释“厥孚交如”，用“易而无备”解释“威如，吉”，是把一个完整的句子拆成两截，已不妥当。“孚”应训“诚”而训为“信”，也不确切。本爻《小象》是支离离宗的。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本爻说厉王降服了武人，得到上天保佑，就吉祥而没有不吉利。这是对厉王成功的讴歌，对周道中兴的赞美，表现了作者志得意满，兴高采烈，但实际上无非是自我陶醉，并不是事实。《周易》特别强调“孚”，基本上取代了天。但“孚”从天得来，而天也仍然有其作用。《小象》“大有上吉，自天佑也”，是说大有卦的上爻吉利，是来自于天的帮助，对爻辞作了应有的说明。

通观大有卦《易大传》，《彖传》用爻位说、相应说。《大象》肤泛而不切合实际。《小象》或没有解释，如初九；或不知爻辞

所指，如九二；或语意不明，如九三、九四；或对爻辞加以割裂，去经义很远，如六五；或对爻辞作了应有的说明，如上九。

## 谦 第十五

### ䷎ 艮下坤上

谦：亨，君子有终。

同人卦表明厉王击败武人，大有卦表明厉王权力将如日之中天。《周易》作者深深懂得过刚则折、太盈则亏的道理，在大有九四已经提出“匪其彭，无咎”，要厉王在大胜武人之后应收敛锋芒，有所贬损，为进一步取得更大胜利作好准备。本卦在这一基础上提出要厉王谦退，认为只有这样才不但中兴事业亨通（“亨”），还将获得最美好的结果（“君子有终”），西周王朝将亿万斯年。可见本卦的谦既有如一般所谓的谦虚或谦退的含义，更主要的还是以退为进、以后取先，是《周易》作者所一贯坚持的策略思想。目的是要借此扫荡武人残余势力，巩固统治。因此，谦在本卦不仅有其经常所具有的内容，更重要的还是以权谋术数为其本质特征。由于成为权谋术数，于是就有六二的“鸣谦”，要厉王以吹嘘自己的“谦”作为幌子，欺骗对方；还有九三的“劳谦”，要厉王强制自己去谦，虽劳悴而不辞。特别是六五“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国”，都是以谦为名，以“侵伐”和“征国”为实，“谦”之为权谋术数越发清楚。后人没有能够掌握这个关键，在解释本卦时多不能得其本义，《易大传》正是这样。卦象是艮下坤上，艮为山，坤为地。山本来在地之上，现在却入于地之中，李鼎祚《周易集解》

引郑玄曰：“其于人道，高能下下，谦之象。”这代表了传统观点，通过对卦象的分析，得出对卦名的理解，有相当的理由；但对于谦退已经主要成为权谋术数，却还没有认识。卦之所以为谦，实由于山以其高而居于地之下，山比喻周厉王，是主卦。地使山为谦，比喻帮助周厉王为谦的大臣，是辅卦。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彖传》对于本卦的谦只作为美德歌颂，未涉及其权谋术数性质，是最大不足。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大象》也只把本卦的谦作为美德，而未能指出其权谋术数性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释文》‘裒，郑、荀、董、蜀才作掇。云：取也。’”“裒多益寡”是取其多者以增益其少者，使人人皆得其平。“称物平施”是权衡物的轻重来公正地施与，也是使人人皆得其平。朱熹《周易本义》：“损高增卑，以趣于平，亦谦之意也。”这种解释有得于《大象》原意。但公正或公平与谦并不是一回事，《大象》等同之，是有失经义的。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本爻属于下艮，君子指周厉王。“谦谦”是谦而又谦，极言其谦的程度之深，在本卦是说很能掌握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去排除困难，取得胜利，所以“用涉大川，吉”。“用涉大川”是《周易》常用的比喻，“大川”指困难，“涉大川”指战胜困



难，“用”即“以”，即凭着“谦谦”的策略。本爻开宗明义，点明了全卦的内容，要厉王对武人残余力量高度重视，运用策略，务歼除之而后快。前人解释本爻一般停留在辞句上，而无得于实质，流于空泛。王弼注：“能体谦谦，其唯君子，用涉大川，物无害也。”这些是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和王夫之《周易内传》之所本。推原其始，还是《小象》用“卑以自牧”说本爻，是泛泛而言。

六二：鸣谦，贞吉。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本爻是《周易》作者要周厉王以谦而鸣，即用谦退来进行自我宣扬，使武人残余势力对他有一个“谦谦”的印象，即认为他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然后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举武人残余势力而消灭之，如六五的“侵伐”和上六的“征国”。本卦的谦主要是权谋术数，在本爻开始显露，因为如果真是谦就不会鸣，而鸣就不成为谦。现在以“鸣谦”而“贞吉”，其为以大肆鼓吹其谦而得到好处，自不待言，而谦之主要为权谋术数，也就非常明显了。《小象》的“中心得”应是说内心怡然自得，即由于“鸣谦，贞吉”，而内心里高兴。这只是就表面现象说，无得于隐微的含义。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劳谦”承“鸣谦”，“鸣谦”是以谦而鸣，“劳谦”就是以谦而劳，以故作谦虚，身心交瘁，可见其诈伪到了何等程度，较之“鸣谦”又大大进了一步。以玩弄权术，至再至三，君子便会有好结果，即厉王便会肃清武人，中兴复国，这对于作为权谋术数的“谦”是尽情歌颂的。本爻是主卦下艮主爻，其内容与卦辞相呼应。《小象》的“万民服也”，应是说万民归服于劳谦的君

子，是泛泛而言，全未触及具体内容，足见对爻辞没有理解。

#### 六四：无不利，撝谦。

《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撝”即指挥的挥，“撝谦”是指指挥为谦。谁指挥谁为谦呢？本爻属于辅卦上坤，坤为地，是助山以成谦的条件，象征厉王大臣帮助厉王实施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所以就“无不利”了。《小象》的“不违则也”应是不违背法则或规律，对于“撝谦”并无解释，足征不知经义之为何。

####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不富以其邻”即不以其邻富，亦即不依靠相邻的六四和上六的帮助，也力量雄厚，足以扫荡武人残余势力。因此去进行征讨就很吉利，没有不吉利的。本爻属于上坤，象征帮助厉王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大臣，《小象》“征不服也”只是抽象地解释“利用侵伐”，没有接触到武人。

####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国。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这里的“鸣谦”是厉王的大臣们用谦作宣传，为掩护，去征讨武人残余势力，使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谦进一步发挥作用。“征国”通行本作“征邑国”。陆德明《经典释文》：“征国，本或作征邑国者非。”按：应作征国，邑字是衍文。因为武人共伯和是一国的诸侯，不是一邑的大夫。《小象》说“鸣谦”是“志未得也”，是把意思讲反了。而且既然“志未得”，又如何能“行师征国”？这又是自相矛盾了。

通观谦卦《易大传》，《象传》只就谦尽情歌颂，而不知其实

质是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权谋术数。《大象》用“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说谦，即认为谦必须处处公平，这不是谦的原意，更不能有得于本卦谦的实质。《小象》或泛泛而言，只看到表面现象，如初六、六二、九二、六五，或于经义全无所知，如六四，或矛盾重重，不知所云，如上六。

## 豫 第十六

###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

本卦承接谦卦。谦卦上六“利用行师征国”，是告诉周厉王用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权谋术数消灭武人残余势力。本卦卦辞的“利建侯行师”，即就此而言。“利建侯”即屯卦的“利建侯”。卦辞“利建侯行师”是说厉王为了中兴，必须步步为营，先建立一个新的诸侯国家；继而动员、聚集群众，予武人以致命打击；最后“行师征国”，取武人的残余而扫荡之。这样就天下太平，厉王更兴高采烈，豫乐而不已了。卦象是坤下震上，坤为地，震为雷，是雷从地底突破地面，在空中自在飞腾，象征厉王摆脱武人束缚，重新得到自由，君临天下。因此上震是主卦，下坤是辅卦。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对“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孔颖达《周易正义》的解释

是：“刚谓九四也，应谓初六也。既阴阳相应，故志行也。此就爻明豫义。顺以动，坤在下，是顺也，震在上，是动也。以顺而动，故豫也。此以上下二象明豫义也。”孔氏的话有得于《彖传》本旨，以此而更知《彖传》与经义不合。经义是通过震雷突破厚地而出，自在飞腾于太空，以象征周厉王歼灭武人残余之后，无往而不纵情适意，欢快逸乐，哪能用相应说或卦的内外二体的结合来加以说明呢？《彖传》其余的话都是就着一个“顺”字发挥，从和顺生出美好，如“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这些都可以自成一义，但以本卦揆之，是全不相合的。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这条《大象》的意义，孔颖达《周易正义》有如下的解释：“雷出地奋，豫者，雷是阳气之声，奋是震动之状。雷既出地，震动万物，被阳气而生，各皆逸豫，故曰雷出地奋，豫也。先王以作乐崇德者，雷是鼓动，故先王法此鼓动而作乐，崇盛德业，乐以发扬盛德故也。殷荐之上帝者，用此殷盛之乐荐祭上帝也，象雷出地而向天也。以配祖考者，谓以祖考配上帝”。从孔氏的释卦名义看，《大象》的“雷出地奋，豫”还稍微有点可取，因为它表达了雷破地而出、发舒自得的情状，用来象征周厉王在摆脱武人压抑以后的愉快逸乐还是可以的。至于“先王以作乐崇德”以下的这些引申，就与经义全不相干了。

初六：鸣豫，凶。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本爻属于下坤，是就武人而言。厉王突破武人限制，荡涤武人残余，所以豫乐。至于武人，在这种情况下，狼狈鼠窜，求自保而不暇，哪还能自鸣豫乐而忘形得意？如果这样，那就是

凶。本爻是警告武人残余势力要安分守己，不能在穷途末路，还猖狂妄行。《小象》“志穷凶”应如程颐《易传》之所言，是“志意穷极”“而致凶”，这有得于经义。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本爻仍然是讲武人残余。李镜池《周易通义》以“夹”训“介”，说“介于石”是“夹在石缝中出不来”，颇有可取，但还没有点明是比喻武人残余必须遵从周厉王约束，不能随便乱来。《小象》的“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既对于本爻的关键语和难点“介于石”绕开不讲，又用“中正”这个爻位说来进行解释（阴爻“六”居于“二”这个偶次是得正，在初六和六三之间是得中），从而与经义全不相干。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庄子·寓言》：“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郭象注：“睢，仰目。盱，张目。皆傲状。”“盱豫”是以豫乐而志得意满，流于骄傲，于是有悔恨。如果迟迟不改正这种错误，将越发有悔恨。这两句还是就武人残余势力而言，要他们老老实实，听候厉王处理，收敛而不放肆。《小象》无见于此，竟然用“位不当”来解释。“位不当”是说阴爻“六”以处于奇次的阳位“三”而不得位，这与“盱豫有悔”有什么关系？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本爻是主卦上震主爻，着重写周厉王在荡平武人以后的欢欣鼓舞，并向厉王进言，一定要宽大为怀，对来投降的武人残余应予以信任，不能怀疑。“由豫大有得”是说周厉王以武人来归而深感豫乐，大有收获。“勿疑朋盍簪”是说不能怀疑武人

残余来集体投降。朋，指武人残余人众。盖，同合，聚集成一个群体。簪，朱熹《周易本义》：“速也”。指急急忙忙赶来投降。孔颖达《周易正义》：“勿疑朋盍簪者”，若能不疑于物，以信待之，则众阴群朋，合众而疾来也。”这样的串释是正确的。《小象》用“志大行也”解释“由豫大有得”是对的，只是还不能具体到周厉王，而流于一般化。对“勿疑朋盍簪”不置一词，可能是无法训释，从而就漏掉了招徕降人的重要策略思想。

### 六五：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这是《周易》作者勸勉厉王，即使以维护正道而致疾，即以维护王权而暂时受到挫折，也不要紧，因为为真理而奋斗者将是永存的，也是非常豫乐的。这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把卦义的豫突出起来。《小象》“贞疾，乘刚也”，是说本爻之所以以正而致疾，是由于凌驾在九四这个阳爻之上，这是关系说。“恒不死，中未亡也”，朱熹《周易本义》：“以其得中，故又为恒不死之象”。这是得中说。本爻的《小象》是无一而可的。

###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冥豫”，使豫冥，就是高兴快乐要让别人看不出来。冥，朱熹《周易本义》训“昏冥”，即看不清楚。这是《周易》作者要厉王善于自我控制，不要得意忘形，予人以可乘之机，也是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一种表现形式。能做到这样，就会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即使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影响而有所变化，也不要紧，这就是“成有渝，无咎”了。渝：变化。《小象》认为“冥豫在上”，不能长久，与经义恰好相反。

通观豫卦《易大传》，《彖传》用相应说和内外卦的关系来

说明本卦主题为“顺”，全无得于卦义。《大象》的“雷出地奋，豫”，说明了周厉王突破武人压抑，欢快自得，于卦义有所得；但“先王作乐崇德”以下，就全不相干了。《小象》或有得于经义，如初六；或流于一般化，如九四；或迳用爻位说，如六二、六三、六五；或竟与经义相反，如上六。

## 随 第十七

### ䷐ 震下兑上

随：元亨，利贞，无咎。

本卦卦象与屯卦相似。本卦是震下兑上䷐，屯卦是震下坎上䷂，都是震雷为兑泽或坎水所压抑。屯卦的着重点是表示震雷处境的困难，本卦的着重点是表示震雷有突破困难的追求，两个卦应该合起来看。屯卦下震比喻周厉王，本卦下震也比喻周厉王。屯卦上坎比喻武人，本卦上兑也比喻武人。周厉王力量弱小，武人力量强大，周厉王要摆脱困难，必须运用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所以屯卦初九是“盘桓，利居贞，利建侯”，先要盘旋不进，接着才能取得胜利；本卦初九是“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是要变阳刚为阴柔（“官有渝”，见下文分析说明），接着才会一切都能成功。卦名叫做“随”，是周厉王要追求胜利的意思。《广雅·释诂》：“随，逐也。”按之以六三的“随有求，得”和九四的“随有获，贞凶”，卦名的“随”应该用《广雅·释诂》的训释，讲成追求，才算得其本义。豫卦的震雷已经破地而出。象征周厉王肃清武人残余势力了，为什么本卦的震雷又伏处于泽中，受压抑于武人呢？原来《周易》作者是为周厉

王时而这样着想，时而那样着想，卦与卦之间大体上有内在联系，但不必总是成为一条直线发展。师卦说周厉王向武人用兵，比卦说周厉王与武人亲比，两卦紧相连接，内容截然相反，这里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元亨利贞，无咎”，是说要中兴事业大为亨通，只有运用正确策略才能得到好处，没有坏处。下震比喻周厉王，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上兑比喻武人，是周厉王活动的环境条件，是辅卦。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孔颖达《周易正义》：“所以致此随者，由刚来而下柔。刚谓震也，柔谓兑也。震处兑下，是刚来下柔。震动而兑说，既能下人，动则喜说，所以物皆随从也。”孔氏得《彖传》之义，释随为随从。“刚来而下柔”是下震随从上兑，“动而悦”是上兑随从下震，是震与兑互为随从，不分主次，无所轩轻。如上文所指出，随是追求、讲成随从，已经不行；更何况互为随从，不知到底是谁随从谁，竟莫得而辨？从解释卦名看，《彖传》是无得于经义的。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王弼注：“泽中有雷，动说之象也。物皆说随，可以无为，不劳明鉴，故君子向晦入宴息也。”这也有得于《太象》之义。认为既然凡物都说服而随从，就可以不再去有什么作为，可以在傍晚时候进入家中休息了。这还是以“随”为“随从”，再加以生发，其无得于经义也是明显的。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本爻为主卦下震主爻，以阳刚而威猛无前，不合于以退为



进和以后取先。因此《周易》作者指出，其功能必须有所改变，要从阳刚转为阴柔，从取先变成取后，这样才合于正道而吉利，行动起来也才会有成就。官：《孟子》“心之官则思”的“官”，可训为功能。渝：变。出门：指开始行动。交有功：都会有成就。交：交互，都。《小象》以“从正吉也”解释“官有渝”，以“不失也”解释“出门交有功”，都有可取，“从正吉”可以说成遵循正确策略就会胜利，“不失也”可以说成没有失误。这条《小象》大体正确。

##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下震周厉王能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所得必然是大不是小，也就是初九所说的“出门交有功”。本爻爻辞是反诘语气，即难道是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吗？回答是否定的。《小象》“弗兼与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讲成“不能两处兼有”，即“系小子”必“失丈夫”，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这有得于《小象》原意。足征《小象》与经义不合。

##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既然是所得者大，所失者小，于是本爻就从正面加以表达，下震周厉王是“系丈夫”而所得者大，“失小子”而所失者小的。不仅如此，周厉王凭着策略的正确，还“随有求得”，即追逐而有要求就有收获，这就把得大失小发展成为无往而莫非得了。“利居贞”是说凭着正确的策略得到好处，是概括语。《小象》的“志舍下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释为“其心宁愿舍其价值低下之小子”，这有得于《小象》之义。言外之意是价值低的小子就舍弃了，价值高的丈夫就抓住了。这与得大失小的内容相合。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本爻属于上兑，是就武人而言。六三“随有求得，利居贞”，是说厉王以追逐而有所求必然会有所得，凭着正确策略而有利。这里“随有获，贞凶”，是说武人以追求而有收获，即使正确也凶险。或“随有求得”，或“随有获”，意思一样。可是前者“利居贞”，后者“贞凶”，结果大不相同，这就是由于究竟是谁在“随”而不同了。是厉王在“随”就“利居贞”，是武人在“随”就“贞凶”，这能看出同是一个“随”，以分属于内外卦而情况迥然不同。“孚”在《周易》至为重要，这里提出“有孚在，道以明”，就是只要有孚（诚）存在于内心，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就会彰明，这表明道是《周易》首先提出来，并反映出精致客观唯心主义的道是派生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孚”。《小象》用“随有获，其义凶也”解释“随有获，贞凶”，这等于没有解释。把“有孚在，道以明”读成“有孚在道”，这是断错了句。由于《小象》这样读，后来说《易》各家无不读成“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实在甚为不辞，从而还作了各种牵强附会的解释。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本爻指出，武人以有诚而受到厉王嘉许，将是吉利的，“于”是表被动的助词。“孚于嘉，吉”可以与兑卦九五的“孚于剥，有厉”比较，二者句式相同，内容相反。“孚”受到嘉许就吉利，受到损害就危险，更能说明“孚”是非常重要的。《小象》的“位正中”是指本爻以阳爻居于奇次是得正，在九四与上六的中间是得中。这是爻位说的得中说，不足为据。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拘系之”是抓住捆起来，“乃从维之”是又从而捆了几转。“之”指武人，主语是“王”，即周厉王。这两句是比喻，是说周厉王把武人紧紧地控制住，不让动弹。这样就天下太平，厉王也凭着这种伟大的成功而象西周初年开国之君文王和武王那样向岐山的神灵进行享祭了。亨，同享。西山，岐山，以在镐京之西，所以叫西山。《小象》的“上穷也”，王弼注：“处于上极，故穷也。”这或许是《小象》原意，但与经义却是相反的。

通观随卦《易大传》，《彖传》把本来应该讲成“追求的“随”讲成“随从”，全无得于经义。《大象》对于“随”的解释与《彖传》相同，也认为“随”是“随从”。《小象》或尚有可取，如初九、六三；或与经义不合，如六二；或竟然把爻辞的句读弄错，如九四；或用爻位说，如九五；或与经义相反，如上六。

## 蛊 第 十 八

### ䷑ 巽下艮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陆德明《经典释文》：“蛊音古。事也，惑也，乱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伏曼容曰：“蛊，惑乱也。”可见蛊是惑乱或错误的意。本卦重点是“干父之蛊”。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干，除去也，即今语干掉之干。”父是比喻周厉王，“干父之蛊”的儿子是比喻刚直不阿的大臣。随卦写了周厉王“随有求得”，紧紧地控制了武人“而拘系之，乃从维之”，从而“王用亨于西山”，达到西周初年文武时代的繁荣昌盛。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泰持

盈，并有所发展，就必须力求不犯错误，或有了错误就及时改正，于是蛊卦接着提出来了。卦象是巽下艮上，巽为风，艮为山。是风向着山上吹，吹掉一些枯枝败叶，使山保持完美；用来象征刚直不阿的大臣帮助厉王改正错误，使之盛德常新。本卦侧重于写儿子的干父之蛊，所以下巽是主卦，上艮是辅卦。卦辞的“元亨，利涉大川”，是说周厉王能听从意见，及时改正错误，就将使中兴事业大为亨通，这是从蛊得到克服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是说周厉王以改正错误而大为亨通，这符合于自然规律，是事理之必然。原来“先甲三日”是辛，“后甲三日”是丁，再加上甲，一共七天。从辛到了，七日来复，“终则有始”，不断循环，《周易》作者认为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于是“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就意味着自然规律。这是强调指出：周厉王只要不断去掉错误，那么中兴事业的蓬勃发展，就将是很自然的事情。

《象》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蛊的上卦为艮，下卦为巽。艮为阳卦，为刚；巽为阴卦，为柔。从而蛊的卦象是“刚上而柔下”。巽，谦逊。艮，静止。从而蛊的卦象又是“巽而止”，即谦逊而静止。《彖传》这几句话并不符合本卦的原意，因为本卦集中讲“干父之蛊”，即去掉周厉王的惑乱或错误。至于“蛊，元亨而天下治也”，是说去掉错误以后就大为亨通，而有得于经义。“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是说“干蛊”将如同涉大川而得利，犯颜直谏，必有好处，这也有得于经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是说“七日来复”是自然规律，“干蛊”合于自然规律，因而可行，这与经义更为相合。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左传》昭公元年医和曰：“风落山谓之蛊”。蛊的卦象是风朝着山上吹。《大象》从这种卦象引申出“君子以振民育德”，那就是风象征君子，山象征小民，本卦是讲君子要教育小民，以培养其德行。这与经义是通过“干父之蛊”来比喻去掉厉王错误，相去是很远的。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本爻是主卦下巽主爻，提出骨鲠之臣干厉王之蛊，如孝顺的儿子干父之蛊。有这样的儿子父亲就不会犯错误，有这样的大臣厉王就不会犯错误。在干蛊的过程中，即使发生危险，也终于会吉利，因为这是大有利于国家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对《小象》的解释是：“言子干其父之事，志在继承其父也。”这符合《小象》原意。《小象》是有得于经义的。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本爻是说，去掉母亲的错误，不能算是正道。在那种父权的社会里，只有父亲举足轻重，关系重大，干蛊才是当务之急。至于母亲，夫死从子，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干蛊不干蛊的问题。如果要去干母之蛊就不是正道，用以衬托只有干父之蛊才正确。《小象》认为“干母之蛊”是“得中道”，与经义完全相反，而且是用了得中说。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主要是从父的方面说，从厉王的方面说。本爻主要是从子的方面说，从臣的

方面说。两个爻都讲干父之蛊，但角度不同。《小象》只是重复爻辞，并无说明。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本爻属于上艮，是就父或厉王而言，与下巽各爻是就子或大臣而言不同。“裕父之蛊”应是“父之蛊而裕之”，即父亲的错误而自己加以发展。历来把“裕父之蛊”的句式与下巽“干父之蛊”的句式等同，说成是儿子去发展父亲的错误，如王弼注的“能裕先事”，程颐《易传》的“为宽裕以处其父事者”，都是不对的。“往见吝”是说父亲如果听凭自己的错误加多，发展下去将会受到打击，“见”是表被动的助词，不是看见的“见”。《小象》“裕父之蛊，往未得也”，从“往未得”看，也是把“裕父之蛊”看成是儿子之所为，王弼等与之相承，是无得于经义的。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这里的“干父之蛊”，文字与初六的“干父之蛊”完全一样，但意义却不相同。初六是说儿子去掉父亲的过失，大臣去掉厉王的错误。这里是说父亲自己改正过失、厉王自己改正错误。“干”在下巽是施动，在上兑是受动，与“裕父之蛊”的“裕”是受动一样，必须辨别清楚。“用誉”是说父亲或厉王去掉错误以后，就以此而受到称誉，足以大有作为。《小象》用“承以德也”说明“干父之蛊”，这是认为儿子在“干父之蛊”。孔颖达《周易正义》：“奉承父事，唯以中和之德，不以威力，故曰‘承以德也’，把这一点讲得更明白。以后解释本爻的人一般都根据《小象》，使经义晦而不明，直到如今。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小象》用“志可则也”讲“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是一种肯定，因而后世几乎没有人不把这两句话看成是对隐君子的赞扬。孔颖达《周易正义》：“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虚之事。”程颐《易传》：“是贤人君子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不累于世务者也。”“其所存之志，可为法则也。”其实如果不把这两句话游离起来，而是放在“干蛊”这一中心思想之下来看，就应该是说，难道还能把不从事于王侯的工作，看成是高尚？这是《周易》作者向厉王敲起警钟，要他复位以后一定要把分内工作做好，不能再象被共伯和篡位以前那样不过问国家大事，搞得一塌糊涂。这一条爻辞是千百年以来而不得其解的。

通观蛊卦《易大传》，《彖传》解释卦名的部分完全错误，其余有可取。《大象》“振民育德”之说，与卦义是“干蛊”相去很远。《小象》初六有得于经义的一部分，九二与经义完全相反，九三只重复爻辞，没有解释，六四、六五和上九，都无得于经义。

## 临 第十九

### ䷒ 兑下坤上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卦象是一个湖泊上面有一片土地。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泽卑地高，高下相临之象也。”以高临下，加以引申，就是指君王对人民的治理。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本卦临字皆指临民而言。”李镜池《周易通义》：《国语·周语》：“受职于王，以临其民。”临有治义，卦中讲治民之术。”这些解释都可取，但

应把以下情况区别清楚：即下兑是说人民如何对待君王的治理，上坤是说君王如何治理人民，不能混淆。上坤比喻治理人民的周厉王，是施动者和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兑比喻受治理的人民，是受动者和连类而及的动象，是辅卦。蛊卦讲骨鲠之臣能去掉周厉王的惑乱和错误，本卦讲周厉王有可能把人民治理好，联系很紧密。卦辞“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是就着主卦上坤周厉王而言。“元亨”是说周厉王的中兴事业将大为亨通。“利贞”是说周厉王将凭着正确的治民之术得到好处。正确的治民之术就是上坤六五的“知临”和上六的“敦临”，即运用聪明才智并一本于忠厚老实去治理人民，而不能象“至于八月有凶”那样，对人民施加残暴。周历八月是夏历六月，正是骄阳似火，灼石流金的时候，用来比喻政治上的残暴是恰当的。《周易》作者反对暴政，主张德治，是上承《尚书》的“敬德”，下启孔子的“为政以德”和孟子的“发政施仁”的。

《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卦德解释卦名。“说而顺”，下兑为悦，上坤为顺，是说君王态度和悦，做事又顺乎道理，去治理人民就会有成绩。用这样的卦德来说明本卦是可以的。“刚浸而长”，是说下兑的两个阳爻在渐渐成长壮大。爻而能长，在《周易》并无根据，是《彖传》作者的杜撰，不可信。“刚中而应”，是说九二为阳爻，为刚，居下兑的正中；六五为阴爻，为柔，居上坤的正中；九二与六五相应，是为“刚中而应”。这是爻位说的相应说，也不可信。“大亨以正”是解释“元亨，利贞”。说君王以德治民是凭着正确的治术，才大为亨通，这是正确的。但说是效法了“天之道”，就又是附会了。“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根据王弼注：“消不久”是“八月阳衰向阴长，小



人道长，君子道消也。”与反对暴政没有关系。这条《彖传》得失互见，应分别起来看。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卦象是地临于泽，是君王治理人民之象，所以说“泽上有地，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教思民谓教育民众，关心民众。容保民谓包容民众，保护民众。”《大象》强调德治，与经义相合。

初九：咸临，贞吉。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这个“咸”字前人一般训为“感”。《荀子·大略》：“咸，感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咸，感也。”王弼注：“咸，感也。”《广雅·释言》“咸，感也。”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咸训感，即借为感。”本爻是从被周厉王所治理的人民说，人民感觉到周厉王在治理他们，“贞吉”是正确、吉利，表示对周厉王有好感。《小象》“志行正也”语意不明，难有的解。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再一次提出“咸临吉”，并强调之以“无不利”，充分表明了当时广大人民对于改正错误以后的周厉王所推行的一些政治措施是大力肯定的。《小象》的“未顺命也”，朱熹《周易本义》说“未详”。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本爻仍然就广大人民说。“甘临”是以临为甘，即认为周厉

王的治理很不错。甘者，美也。“忧之”即为之而忧，就是为了厉王的治理担忧，想有以改进。前者（即“甘临”）必然只向厉王说一些好听的话，无助于工作，所以无攸利。后者（即“既忧之”）将会向周厉王提出有利于工作的意见，帮助周厉王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所以无咎。《小象》的“甘临，位不当也”，是说本爻以阴爻居于“三”这个奇次是不当位，这不能说明“甘临”不好。“既忧之，咎不长也”，与经义相合。这条《小象》是得失参半的。

#### 六四：至临，无咎。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本爻是从周厉王说。“至临”是说周厉王亲自到朝堂上去过问政事。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至临犹亲临，君上亲至理政以临民。亲临则朝无废事，臣无窃权，可以无咎。”李镜池《周易通义》：“至临，躬亲政治，即指统治者要亲自过问处理国事。《诗·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不自为政，卒（瘁）劳百姓。’如果躬亲政治，则可无咎。”高氏和李氏的说法都正确。《小象》用“位当也”解释。“位当”是说阴爻“六”居于偶次“四”是得位，这是爻位说。爻位说是千遍一律的模式，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本爻是主卦上坤主爻，用了“大君”字样，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在说周厉王。共伯和篡夺了周厉王王位，履卦六三说是“武人为于大君”，可以结合起来看。周代各个君王，都不用“大君”相称，称“大君”的就只是周厉王，分别见于本卦和师卦履卦，这也足以证明《周易》是为了周厉王的复国而作。陆德明《经典释文》：“知，音智。”丁寿昌《读易会通》：“《正义》谓‘知

临’是知为临之道，读如本字，非也。”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知临者，以智临民也。《礼记·中庸》：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周易》作者设想在厉王复国之初，问题必然很多，要很好地考虑研究才会解决，主卦主爻强调“知临”，道理在于此。《小象》的“行中之谓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为：“由六五处中，行此中和之行，致得大君之宜，故言‘行中之谓也’。”这是认为六五以得中而体现了“大君之宜”，是爻位说的得中说，不足据。

上六：敦临，吉，无吉。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君王为政除了要躬亲和运用智谋外，最为重要的还是要进行德治，以保养万民，臻于郅治，所以本卦最后用“敦临”作结。朱熹《周易本义》：“敦厚于临，吉而无咎之道也。”最能得本爻之义。《小象》用“志在内”解释“敦临之吉”，孔颖达《周易正义》：“虽在上卦之极，志意恒在于内之二阳，意在助贤，故得吉也。”这是认为本爻以阴爻与下兑的初九和九二相应，是相应说的变种，不足据。

通观临卦《易大传》，《彖传》得失互见；《大象》强调德治，与经义相合；《小象》初九和九二用爻位说的相应说，六三和六四用爻位说，六五用爻位说的得中说，上六用变爻的相应说，都不合于经义。

## 观 第 二 十

䷓ 坤下巽上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观是观看或观察。把卦爻辞的内容综合起来看，是说“干蛊”的大臣在周厉王能够以忠诚仁厚之道治民（“敦临”）之余，还进一步帮助周厉王认真研究分析当时天下国家的重大问题，使之有深邃的眼光和敏锐的观察力，以正确认识并加以处理，而不陷于“童观”或“窥观”；然后再运用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去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把武人残余势力彻底消灭掉。象这样的大臣可说是能够看清天下国家的大事，足以作为周厉王的宾师。（“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卦辞的“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是比喻，是说大臣在宗庙里帮助周厉王进行祭祀，手已经洗干净了，可以奠爵、荐俎了，但没有立即行动，只表现为诚信严肃的样子，用来说明“干蛊”的大臣在帮助周厉王观察重大问题时态度十分认真，从而提高了周厉王的认识能力。盥(guàn)朱熹《周易本义》：“将祭而洁手也。”王夫之《周易内传》：“将献而先濯手，献之始也。”荐，朱熹《周易本义》：“奉酒食以祭也。”王夫之《周易内传》：“已奠爵而后荐俎，献之余也。”颙(yóng)若，孔颖达《周易正义》：“颙是严正之儿，若为语词。”本卦卦象是坤下巽上，坤象征地，巽象征风。这表示风正在对着地面吹拂，以扬去其埃尘，使之归于干净；如同臣对君进谏，以除去其惑乱，使之达到清明。这样一来，周厉王就能够进行正确观察，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了。由此可见，上巽是主卦，下坤是辅卦。

《象》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是说有这么一个伟大的观卦，下卦是坤，上卦是巽，六二和九五都居中得正，表示

了用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去观察问题。这是从爻位说得出来的讲法。“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这是说下面的人看到上面的人严肃诚信，受到感化，是适得其反。“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是把“盥而不荐”这个比喻看成事实，说成“天之神道”，并引申出“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这些都是臆说。这条《象传》概与经义无关。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孔颖达《周易正义》：“风行地上者，风主号令，行于地上，犹如先王设教，在于民上，故云风行地上观也。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者，以省视万方，观看民之风俗，以设于教，非诸侯以下之所为，故云先王也。”孔氏这些话符合于《大象》原意，但从本卦却看不出有“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的内容，因之也是无得于经义的。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本爻是下坤初爻，是就周厉王说。在《周易》作者的设想中，周厉王已经击败武人，恢复王位，重新君临天下，应高瞻远瞩，得其大者，以振兴周道。不能为童稚蒙昧之人，惟得其无足轻重者，而遗其远大者。这是大臣在“干蛊”的同时，为周厉王设下的禁戒之辞，希望看问题不要象童蒙那样才好。“小人无咎，君子吝”，是针对童观而言其后果，重点落在“君子吝”，因为厉王是“君子”，不是“小人”。《小象》用“小人道也”说明“童观”，未始不可。问题是爻辞重点是“君子吝”，不是“小人无咎”，就未免轻重倒置了。

六二：窥观，利女贞。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窥观”是进行窥视的观察，惟见其小，不见其大，这只是妇女的正道，而不是君子的正道。妇女如此，或得其利。君子如此，就不免于吝了。按照上爻的说法，应是“窥观，女子无咎，君子吝”。这是“干蛊”大臣要厉王既不如童蒙之观，也不如妇女之观，而惟应如君子之观，以致天下于升平。把妇女与小人并列，说明当时已很轻视妇女。《小象》用“亦可丑也”判定“窥观利女贞”，是一种轻蔑和否定，这有得于经义。

### 六三：观我生，进退。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厉王如果既不作童观，也不作窥观，就能见其大者远者。“观我生”是代厉王立言，“我”是厉王自我，而“我生”则应如朱熹《周易本义》所解释，是“我之所行也”。从而“观我生”就是观察我这一辈子的所作所为。“进退”是说前进了就得后退，不能一味向前，以致“亢龙有悔”。在《周易》，后退是为了前进，从而这里的进了又退，还是要以退为进，以后取先，去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这些都是周厉王在他的一生之中所必须时刻注意的问题，因为是复国和中兴不可或无的策略和战略。要掌握这些就不能有半点的童观或窥观，只有去掉童观和窥观，这些才有可能掌握。本爻是“干蛊”大臣着力之所在，也是厉王所要观察的中心问题，《周易》总是突出其策略和战略思想的。《小象》的“未失道也”译成成语是没有失去原则，而“进退”正是掌握了重大原则，因而是合于经义的。

###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本爻是主卦上巽主爻，重点表现了帮助周厉王观察问题的大臣，亦即“干蛊”的大臣，能看清天下国家的重大问题，对厉王有极大的促进，遂能做厉王的宾客而得到好处。光，训广，

训大，如需卦卦辞的“光亨”就是大亨，大即重大问题。宾，指待以宾客之礼，不以一般臣下相待，以表示礼遇的优异。本爻也是本卦的中心，因为本卦要讲的是帮助厉王进行观察以弄清问题的“干蛊”之臣。《小象》用“尚宾”说明“观国之光”。孔颖达《周易正义》：“以居近至尊之道，志意慕尚，为王宾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按尚读为上。王位在上，诸侯或其臣位在下，故诸侯或其臣来作王之宾客，谓之上宾。传意：爻辞云‘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乃言上至王朝，作王之宾客也。”孔氏与高氏说法不全相同，如孔氏以“尚”为“慕尚”，高氏以“尚”为“上至王朝”，但或曰“为王宾”，或曰“作王之宾客”则相同。是《小象》的“尚宾”就是“作王之宾”或“为王宾”，“尚”同“上”，指王而言。孔氏与高氏都有得于《小象》的“尚宾”之义，而“尚宾”也就是“利用宾于王”。《小象》能讲明本爻，可取。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我生”还应如朱熹之所言，是“我之所行也”，即我的所作所为。“观我生”就是“干蛊”的大臣自己观察自己的所作所为，无往而不是对厉王进行帮助。这样一来，厉王就可以免于过咎而复位中兴了。本卦的“君子”都是用来指厉王的。《小象》的“观我生，观民也”，未知所指。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这个“观其生”是“干蛊”大臣观察厉王的所作所为，由于听从了“干蛊”大臣的话，摆脱了“童观”和“窥观”，并能见其大者远者，从而以退为进，以后取先，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于是就不会有过咎了。六三的“观我生”是厉王观察自己的所作所为，九五的“观我生”是“干蛊”大臣观察自己的所作所为，必须

区别清楚。《小象》用“志未平也”说明“观其生”，不知其所指。

通观观卦《易大传》，《彖传》、《象传》都与经义无关；《小象》初六无得于经义，六二、六三与经义相合，六四得经义于一概，未能洞中肯綮，六五、上九都远离经义。

## 噬嗑第二十一

### ䷔ 震下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

从卦辞“利用狱”看，本卦是讲治狱的。《周易》全书只有一个卦是专讲治狱的，表现了作者希望厉王在平定武人之后，通过法治进行善后，安定国家。卦名叫噬嗑，王弼注：“噬，啮也；嗑，合也。”这是噬嗑的本义，是口里含着东西在咀嚼。用来说明治狱，就只能是一种比喻。用把东西嚼烂，比喻把狱讼之事解决。前人和今人有的沾滞于噬嗑的本义，并附会于卦象，说下震三爻与上离的上九和六五是牙齿，上离的九四是食物，整个卦象是上下两排牙齿在咬东西。这些都是荒谬无稽之谈，决不可信。李镜池《周易通义》：“噬嗑(shìhé)和现代汉语‘吃喝’音义相近，全卦讲饮食及跟饮食相关的事，以噬嗑为联系。”这是比较典型地以本卦为讲吃喝，并以噬嗑强通于吃喝，与卦义是渺不相关的。诚然，六二的“噬肤灭鼻”，六三的“噬腊肉”，九四的“噬干肺”，六五的“噬干肉”，都是在讲吃喝，但既以初九的“履校灭趾，无咎”领之于前，复以上九的“何校灭耳，凶”申之于后，这些都专讲治狱，于是中间四爻有关吃喝的便都成为治狱的比喻了。考之于《彖》、《象》以及王弼注，孔颖达



疏对卦的主旨都能掌握,《彖传》立足于“利用狱”进行阐释,《大象》本之于“明罚勅法”作出概括,王注强调“刑克以通,狱之利也”,孔疏更明白指出,“此卦之名,假借口象以为义,以喻刑法也”,这些都可取。本卦是震下离上。震象征雷,离象征火,是既打雷,又闪电,威严得很,所以用来比喻治狱。从卦爻辞看,尽管作者要求严肃治狱,却强调刚而行之以柔,进而约之以退,雷电不能太猛,刑罚不能过严,只有“屡校灭趾”,缓缓前进,才能“无咎”,如果“何校灭耳”,搞得过分,那就“凶”了。这是作者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思想在治狱上的运用,因为只有猛而济之以宽,才能取得更大的政治效果。本卦下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主卦,上离由下震派生,是辅卦。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彖传》认为本卦之所以名为噬嗑,是由于卦象表现为“颐中有物”。震下离上,何以会成为“颐中有物”?这显然是一种曲解,而为后人所附会,推衍至于其极,就是李镜池《周易通义》的“吃喝”说。但《彖传》把本卦主旨归结于卦辞的“利用狱”,则还是以噬嗑为比喻,并不就是所要表达的内容,有些人是错误地竟然把这个比喻看成全卦的中心了。“刚柔分”,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认为当作“刚柔交”,可从,因为下震这个阳卦的刚与上离这个阴卦的柔是相互联系,不是彼此分开。“动而明”也是讲下震与上离情况的,震为动,离为明。“动而明”是雷鸣电闪,也就是“雷电合而章”,都表示雷电的威严,作为治狱的比喻。用这些来说明本卦内容是讲治狱,完全可以,因而有得于经义。至于“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可取之处是突出了“利用狱”,可议之处是“柔得中而上行”,既用了爻

位说，又用了卦变说——六二是“柔得中”，六五是柔“上行”，以之说经，就风马牛不相及了。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勅法。

朱熹《周易本义》：“雷电当作电雷”。按《大象》表明卦象的通例，都是上卦卦名在前，下卦卦名在后，如“天火同人”上卦是乾，下卦是离，“火天大有”上卦是离，下卦是乾。因此朱说可从，当据改。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电雷原作雷电，据项安世引汉石经移正。”则“雷电当作电雷”，更有了板本的根据了。“明罚勅法”是修明赏罚，严格刑法，正是治狱所必须遵循的。用来解释噬嗑，说明《大象》很懂得经义，并知道噬嗑是用作比喻的。至于以“明罚勅法”属于“先王”，则不仅为王者创业垂统之所必有事，而且对《周易》作者是为厉王而写此卦的微意也有所窥察了。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履校灭趾”是说鞋子套上木枷，走起路来只能缓慢，不能急促，以比喻治狱在严厉之中也应该济之以宽缓，才不会有过咎。“校”，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木制囚人之刑具。加于颈者谓之枷，加于手者谓之桎，加于足者谓之桎。此校字则是桎。”“灭趾”，孔颖达《周易正义》：“校之在足，已没其趾。”是“灭”为遮住，“灭趾”即遮住脚趾，走起路来缓慢而不急促，以比喻治狱的宽猛相济，即虽猛却济之以宽，以取得理想的效果。这体现了《周易》作者把以柔退为进取的思想用于治狱。《小象》的“不行也”是说不能行进，其实“履校灭趾”的正确讲法应该是不能疾行，不是“不行”，因而对经义是理解不够的。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噬肤”是吃肉。《周易》以肤为肉，除此以外，还有剥卦六四的“剥床以肤”，睽卦六五的“厥宗噬肤”，夬卦九四和姤卦九三的“臀无肤”，一共用了五次。“灭鼻”，遮住鼻子，形容吃肉之多，“灭”即“屢校灭趾”的“灭”。初九表示治狱要宽缓，不能刻深。本爻说明，能这样，即使办的案子很多，象吃大块肉遮住了鼻子一样也无妨。这就是说，用宽缓态度治狱，所处理的案件再多也不要紧，都会得到合理解决，因而是“无咎”的。《小象》用“乘刚”说明“噬肤灭鼻”。“乘刚”，指六二之柔，居初九之刚之上，是关系说，与经义无关。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腊肉”，《说文》：“干肉也，思积切。”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曰：“晞于日炀于火曰腊肉。”腊肉不新鲜，会含有毒素，吃了可能中毒，但是毒不重，所以只出点小毛病，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比喻办理案子宽缓而不刻深，即使犯点错误也不太要紧，与初九的内容密切联系。《小象》用“位不当”解释本爻，阴爻居阳位（第三爻为阳位）是为‘位不当’。”这是爻位说，用来说经无一而可。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干肺”(zě)，程颐《易传》：“干肉而兼骨，至坚难噬者也。”“金矢”，黄铜箭头。古代称黄铜为金。“艰贞”，《周易》常用词语，指艰苦努力地坚持正道。正道在这里指用宽缓态度治狱的正确性。本爻属于上离。由于上离派生于下震，因之本爻仍然承接着下震六三，用比喻来表达作者对治狱的看法。爻辞大意是，治狱所碰上的问题可能越来越艰巨，好象从吃一般的干肉到吃带骨头的干肉，里面还藏着铜箭头，但只要用宽缓的态度

去办还是设有问题，所以说“利艰贞，吉”。《小象》的“未光”，孔颖达《周易正义》训为“未能光大通理之道”，以之说“利艰贞，吉”，适得其反。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干肉”比“干肺”似乎容易对付些，但同样咬不动，何况里面还有“黄金”。这个“黄金”有人理解为铜铍，如李镜池《周易通义》所取闻一多之说；有人理解为黄金粒，如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不管怎样，总是难以咬动，无法咽下。本爻紧接九四之后，说明治狱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但作者认为只要用宽缓态度处理，即使“贞厉”，还是“无咎”的。《小象》用“得当也”说明“贞厉，无咎”。王弼注：“刑戮得当，故虽贞厉而无咎也。”这合于《小象》原意。《小象》是有得于经义的。

上九：何校灭耳，凶。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丁晏《周易解故》：“古何荷通。”“何校”即颈子上戴着木枷。囚犯的木枷本来是戴在颈子上，现在却遮住了耳朵（“灭耳”），是做得太过分了。这比喻治狱如果不宽缓而严酷，就很不好。以上四个爻都从正面说明下震主爻初九所提出的要以宽缓态度治狱，本爻则反过来说，以严酷的态度治狱不好，从而把本卦主旨表达得更完满了。《小象》用“聪不明也”申说“何校灭耳”，认为戴的枷遮住了耳朵就听觉不好，这是把比喻看成了直陈，遂远离于经义。

通观噬嗑卦《易大传》，《彖传》和《大象》都能扣住卦辞“利用狱”，因而有得于经义；但对于本卦主旨是要用宽缓态度治狱却全无理解，《彖传》甚至还夹杂着爻位说和卦变说，与经义不相干。《小象》六二用了关系说，六三用了爻位说，都错误；初

九、九四语意不明；上九把比喻看成事实；只有六五正确。

## 贲第二十二

䷗ 离下艮上

贲：亨，小利有攸往。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序卦》曰：‘贲者，饰也。’《杂卦》曰：‘贲，无色也。’无当作龙。杂色为龙。是贲乃杂色成文之义。”综合起来看，贲就是用五颜六色进行文饰。准之于人事，就是用花言巧语去迷乱对方。本卦卦象是离下艮上，离为火，艮为山。是火在向着山上烧，其势熊熊，陆离璀璨，这就是文饰。这里艮山是比喻周厉王，离火是比喻奸佞之臣。这意味着佞臣在惑乱周厉王，与蛊卦是相反的。周厉王在受到骨鲠之臣的干蛊而去掉迷误之后，治民将大有成绩，如临卦所说的“大君之宜”。但发展下去可能沾沾自喜，爱听吹捧奉承的话，于是《周易》作者才又从这个方面替他考虑，写出本卦，希望能不为佞臣所乘。本卦主要是警戒佞臣，同时也讽示周厉王，因此下离是主卦，上艮是辅卦。既然设想有佞臣在惑乱，为什么卦辞还说“亨，小利有攸往”呢？这是由于佞臣虽然力求得逞，但却受到厉王抑制，上九的“白贲，无咎”就是厉王在向佞臣警告，要他们停止一切惑乱的行为。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王弼注：“刚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来居二位，柔来文刚之义也。柔来文刚，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刚上而文柔之义也。刚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来文刚，故小利有攸往也。”这是卦变说结合爻位说，不能用来解经。朱熹《周易本义》：“先儒说‘天文’上当有‘刚柔交错’四字。”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今本无‘刚柔交错’四字，郭京本有。王弼注曰：‘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孔颖达疏曰：‘刚柔交错成文，是天文也。’据此，王、孔本均有此四字，今据增。”“刚柔交错”指“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文明以止”是说下离是文明（离为火），上艮是止（艮为山），即止于文明。这些与经义毫无关系。这条《彖传》与卦义之为奸佞之臣妄图惑乱周厉王而又无法得逞是全不相干的。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说“山下有火，贲”，是看到了火对山是一种文饰，但认为是好现象，而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所说：“山下有火贲者，欲见火上照山，有光明文饰也。”由于是“光明文饰”，烛照一切，所以“君子以明庶政”。这些都与经义的贲虽然是文饰，但却是惑乱相反。而且既然能“明庶政”了，为什么又“无敢折狱”，难道“折狱”不是“庶政”之一吗？是不但有违于经义，还自相矛盾的。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本爻属于下离，是就佞臣而言。佞臣要去惑乱周厉王，先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于是“贲其趾”（把足趾染得花花绿绿）。还唯恐厉王看不见，就舍弃车子，下来步行，以显示其足趾之美，使厉王相信，以便鼓其如簧之舌，进行惑乱。《小象》认为

“舍车而徒”是好事，说是“义弗乘也”，与经义是相反的。

## 六二：赍其须。

《象》曰：“赍其须”，与上兴也。

本爻仍然是讲佞臣在乔装打扮，以便惑乱周厉王。“赍其须”是把胡子修饰得漂漂亮亮，显得一貌堂堂，以引诱周厉王，受惑乱于不觉。就佞臣的文饰说，本爻内容较之初九“赍其趾”加深，因此用主卦下离主爻表达。《小象》的“与上兴也”语意含混不明，不能对“赍其须”作任何解释。

## 九三：赍如，濡如，永贞吉。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这是《周易》作者对佞臣所发出的禁戒之辞，要他们虽然已经文饰起来（“赍如”），却必须完全扫除，象用水洗干净一样（“濡如”），才会永远合于正道而吉利。佞臣的惑乱是必须制止的。《小象》的“终莫之陵也”是说文饰扫除之后，即使原来是佞臣，现在也形象高大，无人凌驾、超越，是合乎经义的。

## 六四：赍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本爻属于上艮，是讲周厉王。他要进行“赍如”的奸佞之臣，对他不再惑乱，好象是一片素白（皤如），甚至象白马那样白。这样才不是来为寇，而是如同结为姻亲。翰，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翰本白色雉之名。故引申之，马之白色者亦可谓之翰。此曰‘白马翰如’，翰亦当训白。”这一训释是精当的。奸佞之臣不惑乱厉王就是不为寇，既然不为寇而为臣，就好象是姻亲了。《小象》“六四，当位疑也”，从爻位说看，六居于四是“当位”；为什么又“疑”呢？朱熹《周易本义》：“当位疑，谓所当

之位可疑也。”没讲出半点道理,说明这句话毫无道理。“匪寇婚媾,终无尤也”,(尤是过错),也是从表面解释,没有触及实质性的内容。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一爻是厉王对佞臣逞其惑乱加以制止。本爻是佞臣还是来惑乱,由于一度受到制止,心有余悸,不敢任情妄行,才虽然进行惑乱,但次数却大大减少,程度也大大减轻。这就是“贲于丘园,束帛戔戔”。“贲”指佞臣来进行惑乱,“丘园”是山坡上的园子,即指艮山,比喻厉王。“束帛”,据《礼记杂记》是五匹帛。五匹帛当然少,所以说“戔戔”。“戔戔”,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当为少貌。”佞臣是很收敛了,对周厉王没有危害了,才虽然还不免于悔吝,但终于吉利。《小象》“六五之吉,有喜也”,“吉”当然“有喜”,解释了等于没有解释。

上九:白贲,无咎。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本爻是主卦上艮主爻,写周厉王务必使佞臣的惑乱不能得逞,以很好地从从事于中兴事业。“白贲”是使文饰成为素白,即不再有文饰出现,即佞臣再也不能逞其惑乱,这样就没有过咎了。《小象》“上得志也”是说上九这一爻“得志”,而“得志”是由于“白贲,无咎”,对经义有认识。

通观贲卦《易大传》,《彖传》用卦变说,自无得于经义。《大象》有违于经义,还自相矛盾。《小象》或与经义相反,如初九;或根本不通,如六二;或合于经义,如九三;或完全不了解经义,如六四;或解释了等于没有解释,如六五;或对经义有认识,如上九。



## 剥第二十三

### ䷖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剥：打击。《诗经·豳风·七月》“八月剥枣”，《毛传》：“剥，击也。”从卦象看，下坤象征地，上艮象征山，是广阔无边的大地在吞没山，用来比喻武人在包围和攻击周厉王，是贲卦武人惑乱周厉王的发展。本卦以写武人为主，因此下坤是主卦，上艮是辅卦。对于本卦，前人一般认为是下面五个阴爻冲击最上面一个阳爻，并最后消灭它，例如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五阴一阳，小人极盛。”朱熹《周易本义》：“五阴在下而方生，一阳在上而将尽。”这些话，一方面是把下坤和上艮混杂在一起讲，没有加以区别，从而把六五的“贯鱼以宫人宠”之为维护上九也说成是在与下面四个阴爻一起冲击上九，而六四即使冲击上九，但与下坤三个阴爻的冲击上九性质也不同，前者以冲击为维护，后者以冲击为损害，这些都没有辨明。另一方面，上九是“硕果不食”，这说明下坤虽然在尽力冲击上艮，却无损于上艮主爻这个孤阳，有什么“一阳在上而将尽”呢？从循环论看，本卦上九将折而向下，成为复卦初九，也不会是“将尽”的。卦辞“不利有攸往”是就主卦下坤说，是告诫武人决不能做损害厉王的事，否则便只能得到“不利”的结果。《周易》作者的立场和爱憎是十分鲜明的。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

天行也。

从“柔变刚”看，则“剥，剥也”，是说剥是损害，因为“柔变刚”是柔改变刚、损害刚。从本卦看，《彖传》的“柔”只能指下坤的三个阴爻和上艮的两个阴爻，“刚”只能指上艮的一个阳爻，这就是郑玄“五阴一阳，小人极盛”和朱熹“五阴在下而方生，一阳在上而将尽”的根据。前代说《易》大师十之八九采取《易大传》，《易大传》错了，就往往跟着错了。“‘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是站在“君子”立场说话，由于“小人长”，“君子”才“不利有攸往”，这与卦辞“不利有攸往”是就“小人”说是相反的。“顺而止之，观象也”，是说顺着剥的形势不动，是由于卦象是坤为顺，艮为止。这是只从顺与止理解卦象，把卦义是反对剥也讲反了。“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尚”是重视，“消息盈虚”是自然变化，指坤下艮上的卦象。“天行”即天道。全句是说君子应重视剥的卦象，任其“柔变刚”，因为这是“天行”。很明显，这些与卦义也都是相反的。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彖传》“柔变刚”，是从下坤向上艮说。《大象》“山附于地”，是从上艮向下坤说。同是一个问题，看的角度却完全相反，这说明不同出于一人之手。“山附于地”应稳妥平安，所以说“上以厚下安宅”。“上”指君上，“厚下”是厚待下民，“安宅”是安定国家，这些都是从“山附于地”的自然现象引申到政治，上艮下坤，相须相成，相得益彰，与《彖传》认定下坤上艮之间矛盾十分尖锐也相反。《大象》对本卦卦义这样理解，与卦名之为“剥”非常不相称，甚至相反，是重大错误。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本爻写武人开始向厉王发动攻击。“床”比喻王位，上九

“君子得舆”，“床”是舆的主体。“以足”，用脚。“剥床以足”，用脚踢床，比喻要夺取王位。本爻是下坤初爻，因此用脚比喻，与噬嗑卦和贲卦初九用趾作比喻情况相同。蔑，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曰：“蔑，无也。”“蔑贞”是没有正道，即不合于正道，是对武人犯上作乱的谴责之辞。“凶”是《周易》作者认定武人，必然会得到的恶果。爻辞的倾向鲜明，毫无游移之意，表现了维护厉王的坚定立场。《小象》的“灭下”，根据王弼、孔颖达的解释是，“剥床以足”等于说削床之足，床在人下，足又在床下，因此“剥床以足”就是“灭下”。这些都是迁就《小象》而作出的附会。本卦的“剥”不能训“削”，“以”也不能训“之”。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上爻的剥床是以足，本爻的剥床是以辨。辨是膝盖。这说明用脚踢床还不够，更加上用膝盖去撞击，以比喻武人猖狂妄行，不能自止。辨：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足以上称辨。”“辨，分也。”“分”是大腿和小腿的分界处，因此辨指膝盖。本爻居下坤三爻之中，所以用膝盖作为比喻。《小象》的“未有与也”，孔颖达《周易正义》的解说是，“言无人与助之也。”以“助”训“与”，正确。《小象》是说武人犯上，无人相助，有得于经义。

六三：剥之，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这是反诘句，概括以上两爻，意思是武人犯上，必然有咎。对于这条爻辞，历来用相应说解释，认为六三与上九相应，不冲击上九。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众皆剥阳，三独应之，无剥害意，是以无咎。”王弼、孔颖达、程颐、朱熹、王夫之的说法都与此相同。殊不知本爻是下坤辅爻，其倾向与初六、六

二相同；何况明明说“剥之”，又如何能“无剥害意”呢？这也说明相应说是绝不能相信的。《小象》的“失上下也”未知其所指。

#### 六四：剥床以肤，凶。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本爻属于上艮，是就周厉王说。“剥床以肤”是说周厉王如果不以正道自持，却自己去动摇王位，象用自己的身体去撞击床一样，这就有凶险。这句话是对周厉王所作的禁戒之辞，实际上是勸勉他努力保住王位，不受劫夺，是戒之而爱之，与下坤三爻一个劲向上艮冲击不同。肤：《周易》以肤为肉，在这里指身体。《小象》的“切近灾也”，也未知其所指。

####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本爻属于上艮。“贯鱼以宫人宠”表现了本爻对主爻上九的努力维护，是说象率领着一群宫人似地鱼贯而前，去求得厉王宠爱，这是对厉王的坚决支持，自然是没有任何不利的。贯：《汉书·谷永传》“以次贯行”颜师古注：“贯，连续貌”贯鱼：象鱼一样连续而前，一个接着一个。宫人：王宫中供役使或当夕的人。“以宫人宠”是对王而言，厉王在这里是呼之欲出的。《小象》用“终无尤也”说明“以宫人宠”，对本爻还是有认识的。

####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本爻为主卦上艮主爻，直接写周厉王在受到下坤三阴冲击之后，由于不自我取败而“剥床以肤”，还由于得到忠心耿耿的大臣维护而“贯鱼以宫人宠”，就如硕大之果巍然独存，武人想侵犯而无由，从而能保住国家而“君子得舆”，武人则焦头烂

额而“小人剥庐”了。这些都是《周易》作者的愿望和设想。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侯果曰：“处剥之上，有刚直之德，群小人不能伤害也。故果至硕大，不被剥食矣”。这讲得基本正确。《小象》“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君子得舆，民所载者，释得舆之义，若君子居处此位，养育其民，民所仰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者，言小人处此位，为君剥彻民之庐舍，此小人终不可用为君也。”孔氏之说，庶几乎得之，显示出《小象》合于经义。

通观剥卦《易大传》，《彖传》错误多，无得于本卦主旨，《大象》与本卦主旨相违背。《小象》初六、六二都生硬牵强，六三用关系说，六四与经义不合，六五对经义有认识，上九大体上合于经义。

## 复第二十四

### ䷗震下坤上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把本卦与剥卦联系起来看，最能看出《周易》的方法论是循环论，而循环论又服务于周厉王的复国。剥卦(䷖)上九折而向下，就成为复卦(䷗)初九，这说明复卦是从剥卦上九的循环产生的。“出入无疾”是说这样一出一入地进行循环很好，没有毛病，“朋来无咎”是说孤阳在循环时依次与五阴交换位置，与五阴都交上朋友，因而是“无咎”的。“反复其道”指孤阳在循环道路上反过来去不停地运行，即从初到上，从上到初，再从初

到上，又从上到初。这样每一度循环都是从初九转为九二，从九二转为九三，从九三转为九四，从九四转为九五，从九五转为上九，再从上九转为初九，一共经历七个爻位，这就是“七日来复”。“利有攸往”是说象这样不断循环是有利的，意味着周厉王将改变现状，回到原来的地位上去，因而卦辞一开始就用了一个“亨”字统率全卦。循环从下震开始，经过上坤，再回到下震，因此下震是主卦，上坤是下震活动的环境，是辅卦。下震比喻周厉王，上坤表示周厉王可以利用的条件。

《彖》曰：复、亨、刚友。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这条《彖传》有窥于本卦主旨。“刚反”是指孤阳从剥卦上九折而向下，回到本卦，成为初九，这有得于经义。“动而以顺行”是从内卦震与外卦坤的卦德说，震为动，坤为顺。“动而以顺行”是说初九进行循环运动是顺乎自然规律，这也中肯。“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这几句话是承接着“刚反”与“动而以顺行”讲，也能说明问题。“天行”从上下文看，应指自然规律，不是有意志的天，这说明《易大传》已能把天看成物质，值得肯定。“利有攸往，刚长也”，是说初九这一孤阳的循环对本卦所比喻的周厉王有利。“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是对周厉王复国的高度歌颂，以其与自然规律相合。在《易大传》中，这条《彖传》是最正确的。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后不省方。

对于这条《大象》，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有清楚的阐释和正确的评价。“至日，冬至之日。闭关，闭城门。后，君也。省，视察。方犹邦也。复之内卦为震，外卦为坤。震为雷，坤为地。然则复之卦象是‘雷在地中’。《易传》对于雷有不科学之谬说，

认为大陆地区，天寒时雷在地中，天暖时雷在地上（详见豫卦）。雷在地中是雷复返其原处，是以卦名曰复。”“先王观此卦象，从而在冬至之日，闭其城门，不纳商旅，不视察邦国。”《彖传》正确、深刻而科学，《大象》错误、肤浅而迷信，成为互为其反的鲜明对比，这也是《易大传》不作于一人的有力佐证之一。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无咎。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本爻是说孤阳从这里循环，历经二、三、四、五、上各个爻位，又回到这里，是循环出去不远就回来了，这样就不但没有大的悔恨，而且非常吉利。祇：朱熹《周易本义》“音其”。《系辞》下传第四章引此句，韩康伯注：“祇，大也。”为什么循环不远就回来会大为吉利呢？这是指周厉王目前尽管被流放于彘，但不久还会回来再度为王。卦名的“复”是指周厉王复位，不是如高亨、李镜池所讲的“回家”。《小象》“不远之复，以修身也”，说流放不久就回来，是由于能修身，是正确的。

六二：休复，吉。

《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休复”，美好的复，即孤阳从初九进入循环，到本爻成为九二，这是一件美好的事。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前进一步，就距离“复”近一步。再则孤阳成为九二，复卦就变成师卦。师卦九二爻辞是：“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以大人治军战功显赫，说明周厉王必将东山再起，这又是其所以美好的原因。《小象》“休复之吉，以下仁也”，不知所指，无得于经义。

六三：频复，厉？无咎。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频复”是频频而复，接连不断地复。孤阳从初爻出发，经历二爻到三爻，这就是“频复”。复是向复国道路上前进，这十

分美好，怎能说有危险呢？因而是无咎的。关于这个“频”字，历来讲法有争议。程颐《易传》说是“复之频数”，朱熹《周易本义》说是“屡复”，都把“频”讲成“屡”，这是对的。王弼、孔颖达、高亨都把“频”讲成“颦蹙”，“频复”是皱起眉头在复，这是不知道“厉”是反诘，从而把爻辞的原意讲反了。孤阳循环到本爻成为谦卦九三，其爻辞是：“劳谦，君子有终，吉。”哪里是“颦蹙”而复呢？《小象》“频复之厉，义无咎也”，这是把“频复”看成有危险，使后来治《易》者对本爻作出错误理解。

#### 六四：中行，独复。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周易》“中行”导源于“孚”，益卦六三“有孚中行”是有“孚”就能达到“中行”。“中行”指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也就是后来孔丘极端加以歌颂的“中庸”，并为子思所反复强调。“中行，独复”即合于中行就独复，指周厉王以其正确对复国有充分信心，其实就是《周易》作者对厉王的勤勉。孤阳循环到这里成为豫卦九四，其爻辞是：“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即以快乐而大有收获，毫无疑问，朋友都会前来帮助，其吉利是可以想见的。《小象》用“从道”说明“中行独复”，“从道”是顺从道理，即“独复”是由于中行，这有得于经义。

#### 六五：敦复，无悔。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敦复”是十分重视“复”，因而没有悔恨。程颐《易传》把“敦”讲成“敦笃”，有重视的意思。“复”的实质性意义是周厉王恢复王位，能重视王位的恢复，自然就没有悔恨了。孤阳循环到本爻成为比卦九五，其爻辞是：“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这是说厉王在猎取野兽的时候尽管很卖力，还不免有失误；但只要不委过于人，能自我分析，就仍然是吉利的。



这些是说明在“独复”的时候可能碰上困难,但如果能认真对待,就不会有问题。《小象》“中以自考也”应是说内心在思考这些问题,也就是在思考“复”的问题,高度重视“复”的问题,这对经义是有所阐明的。王弼、孔颖达都认为“中”是得中,即本爻居于上坤的中位,从而能自考成其行。这是用爻位说的得中说。但《小象》却不是这样讲。这是《小象》讲对了,而后人却反而讲错了的例子。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这条爻辞是说如果对于“复”有了迷误,即不继续去“复”,而停滞不前,就会有凶险,有灾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兵打仗便终归会有大败,甚至使国王遭到凶险,以至于长期不能出征。这些都集中说明一点,即“迷复”是很不好的,一定要不停地“复”下去,周厉王的复国才指日可待。这里用了“国君”字样,周厉王是呼之欲出的,孤阳循环到了本爻成为剥卦上九,其爻辞是:“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这是剥卦反对武人冲击厉王,搞垮厉王,因此这种情况必须“硕果不食”。而本爻则是要不迷于复,不停地复,就必须“变动不居”。由于孤阳在剥、复两卦上爻的情况不同,于是爻辞要说明的问题也不同。《小象》指出如果有了“迷复之凶”就违反了君道,是正确的。

通观复卦《易大传》,《彖传》隐约触及周厉王复国问题,非常正确。《大象》肤浅而错误。《小象》有的对经义理解有错误,如初九、六二、六三,有的理解正确,如六四、六五、上六。

## 无妄第二十五

###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没有虚妄，就是子思《中庸》和《孟子》的“诚”，也就是《周易》的“孚”。“孚”是《周易》主观唯心主义本体，是上天对人的赋予，如益卦九五的“有孚惠心”。人有了“孚”就无往而不利，如坎卦卦辞的“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孚”还可以化及异类，如中孚卦卦辞的“豚鱼吉”。孚更能产生能够“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的“道”来，如随卦九四的“有孚在，道以明”。真是作用无穷，妙用无方。“孚”在《周易》一共出现四十二次，绝大多数都应该训为“诚”，但分散而不集中，除了“中孚”外，这里还用“无妄”概括，极力突出它的作用，认为只要无妄，就能化险为夷，遇祸得福，无往而不利。从政治上说，则是希望周厉王“闲邪存其诚”，以便把中兴事业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为了更好地强调无妄的作用，作者在卦辞中把违反无妄所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也讲到了。复卦说明周厉王一定能够复国，而复国的伟大动力就是诚、孚或无妄，于是就用无妄卦接上复卦了。象征雷的下震充实而有光辉，是无妄的一种体现，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上乾是广阔无垠的天空，是无穷无尽的环境，供雷的运动，是辅卦。卦辞“元亨”指中兴事业定将大为亨通，“利贞”是凭着“无妄”或“诚”或“孚”的正确得到好处。“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是说如果不符合“无妄”的正道就会有灾祸，不利去干任何工作。这条卦辞是从正反两个方

面对“无妄”作了阐明的。

《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这条《彖传》可议之处很多。首先是用了卦变说，认为其所以“无妄”，是由于“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用朱熹《周易本义》的话说，就是“为卦自《讼》而变，九自二来而居于初，又为震主，动而不妄者也，故为“无妄”。象这样的解释绝不符合卦义，因为通查《周易》都没有卦变，即使朱熹自己在《周易本义》的《卦变图》也说，卦变“非画卦作《易》之本指”。其次是鼓吹了天命论，并结合着得中说和相应说，如把一切好处都说成是由于九五这个阳爻居于上乾的正中，并与居于下震正中的六二相呼应，最后归结为由天命决定。再其次，对“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作了适得其反的解释，认为是指“无妄”而言，所以接着用“无妄之往，何之矣”进行反诘，即“无妄”能有什么去处？以说明“不利有攸往”是针对“无妄”，最后还说“天命不佑，行矣哉”，以指责“无妄”为天命所不佑，不能有什么去处。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对于这条《大象》，朱熹《周易本义》有较好的解释：“天下雷行，震动发生，万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与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对时育物，因其所性，而不为私焉。”用“物物而与之以无妄”解释“物与无妄”，说明“物与无妄”实有得于卦义的天以“孚”或“诚”或“无妄”以赋予人或物的本旨。关于“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应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所说：“茂，盛也。对，当也。言先王以此无妄盛事，当其无妄之时，育万物也。此唯王者，其德乃尔，非诸侯以下所能。”在这里周厉王也是呼之欲出

的。这条《大象》正确、深刻，而《彖传》则错误比比皆是，最能说明不是出于一人之手。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无妄的人，即有孚或有诚的人，是有所往而必吉利的。这是一卦的主旨，所以用主卦下震主爻表达。朱熹《周易本义》：“以刚在内，诚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这解释得很好，还能用“诚”来与“无妄”对当，实深有得于“无妄”的本义。《小象》用“得志也”说明“无妄之往”是可以的，因为“无妄”是有所往而必得志的。微嫌不足的是提法过于笼统，不能具体到周厉王，这也是《易大传》所无法达到的水平。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菑(zī)、畲(yú)：《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三岁曰畲。”这是一个条件句，以不耕耘就有收获，不开荒就有熟地作为条件，来看取事物的结果。由于条件是虚妄的，事物就不可能有预期的结果。因此“则利有攸往”是难道利有攸往，即不利有攸往，不会有好结果。“则”，王引之《经传释词》训为“其”，“其”可以是“难道”，表示反诘语气。这条爻辞是说在虚妄的情况下什么事也办不成，以力戒虚妄，突出无妄，是对无妄的进一步强调。《小象》“不耕获，未富也”，是说要不耕耘而有收获，就达不到富的目的。这是只从字面上解释，没有理解到力戒虚妄，突出无妄的含义。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本爻说明无妄的人是有灾祸的，如同《庄子·逍遥游》所说“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要说有灾祸么，那也是别人的事，与“无妄”无关。例如有一个人（或）拴一头牛，被过路的人牵走了，却成为某一个城里人的灾祸。这一系列情况没有哪一点与“无妄”有关，只能说明“无妄”是无灾的了。《小象》“行人得牛，邑人灾也”，只是重复爻辞原文，没有作出任何解释。

#### 九四：可贞，无咎。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本爻是说“无妄”的人可以合于正道，没有坏处。即有“孚”或有“诚”的人无往而不与正道相合。这还是对“无妄”的歌颂，对“孚”或“诚”的歌颂。《小象》“可贞，无咎，固有之也”，是说可以合于正道，没有坏处，是“无妄”或有“诚”、有“孚”的人所固有的事，不是出于外加，是讲得比较好的。

####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本爻极力推尊“无妄”，“无妄”的人，即有“孚”或有“诚”的人，染上疾病，不用服药，也会痊愈，碰上别的什么困难，自然也迎刃而解，以言“无妄”之无往而不利。《小象》“无妄之药，不可试也”，王弼注：“药攻有妄者也，而反攻无妄，故不可试也。”这是把“无妄之药”讲成“于无妄而药之”，不是《小象》的原意。《小象》应是说对于“无妄”的人下药是不可以轻易尝试的，也就是“无妄”的人不必吃药，病也会好，这与经义是符合的。

####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本爻是两个反诘句，译成白话是，有诚的人将会有灾祸吗？得不到任何好处吗？这是反复说明，只有“无妄”，才好处

无穷，对“无妄”的赞颂不厌其烦，可见希望厉王有“孚”或有“诚”是多么迫切。《小象》“无妄之行，穷之灾也”，高亨认为“讲不通”，也确实“讲不通”。其一是“无妄行有眚”的“行”本是一个虚词，意思是将要，而《小象》却看成实词，讲成“行动”，并逗断。其二是把“无妄”的行动说是“穷之灾”也是违反经义的。

通观无妄卦《易大传》，《彖传》用了卦变说，相应说和得中说，并鼓吹天命论，还对“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作了相反的解释。《大象》对什么是“无妄”及其来龙去脉作了最为简明的交代，与《彖传》的错误比比皆是成了鲜明对比。《小象》有的提法笼统，如初九，有的只作字面解释，如六二，有的只重复原文，如六三，有的讲得比较好，如九四、九五，有的不通顺，如上九。

## 大畜第二十六

###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本卦卦象是巍峨的高山（上艮）在广阔无垠的天宇（下乾）包容之中，是天的所畜者大，所以叫《大畜》，与《小畜》是所畜者小情况相反。卦辞“不家食吉”，朱熹《周易本义》：“不家食谓食禄于朝，不食于家也。”本卦讲的是君与臣的关系，“食禄于朝”指臣下安心在朝廷供职，“食于家”指臣下脱离朝廷，回到家中，不再为君王所用。结合《周易》整个情况看，“不家食吉”应是说周厉王要好好安抚武人，使他们不“同人于门”以至“同人于宗”（参看《同人》初九、六二），能俯首下心，服务于朝廷。

要怎样才能控制武人，让他们“食禄于朝，不食于家”呢？从本卦下乾的爻辞看，初九的“有厉，利已”是希望周厉王不要急于求成，而要以退为进以后取先，去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否则就会有危险，因而利于有停顿，有节奏。这些都是《周易》一贯的策略思想和战略思想。九二的“舆说辐”是力戒厉王必须临事而惧，尽可能地把武人安抚好。九三的“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是提醒厉王想实现策略和战略，必须有足够的实力作为后盾。以上这些都是《周易》作者为厉王能牢牢控制武人所作出的谋划，是比较全面而周到的。卦辞的“利贞”，所利之贞就是这些；其所以“利涉大川”，也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些，才能战胜大困难。《无妄》是无所往而不利，本卦用控制武人相承。本卦下乾象征周厉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陈述的主要对象，是主卦，上艮象征武人，是辅卦。

《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这条《彖传》无甚可取，且多错误。“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是就下乾的卦德泛泛而言。“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是说艮以其岩石的刚强居于上卦，象征下乾之君对于贤人的尊重，而上艮之山能制止下乾之健，更是伟大正确，这些都是突出上艮，肯定上艮，与卦义主要为歌颂周厉王控制武人适得其反。“不家食吉，养贤也”也与卦义相反，因为“不家食吉”本是指武人受到控制，食禄于朝，怎么能说是“养贤”呢？“利涉大川”在《周易》无例外地是指克服巨大困难，这里指控制了武人的犯上作乱，怎么能说是“应乎天”呢？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本卦卦象是艮上乾下，艮为山，乾为天。是“山在天中”，不是“天在山中”，《大象》的提法应该纠正“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与卦义是厉王控制武人不合。

初九：有厉，利已。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其时武人窃据王位，势力强大，周厉王要对他们进行控制，有很大的危险，因此不如暂时停顿下来，不去控制，等想好办法，作好准备，再伺机而行。这就是以退为进，以后取先，去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何以见得停顿只是暂时的，终久还会去控制武人呢？这只要看九三的“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就可以知道，因为这一爻明白地说，只要力量充足，条件具备，还是要向武人下手的。《小象》用“不犯灾也”解释本爻，只说对一半，而且还是次要的一半，因为欲擒故纵的策略主要还在于擒，纵只是服务于擒的一种手段。现在以“不犯灾”为本爻的全部内容，就是专讲纵的好处，丢开了擒的目的，是很不够的。

九二：舆说辐。

《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舆说辐”是车子脱了伏兔，即将有倾复的危险。用来比喻要去控制武人，危险很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孔颖达《周易正义》：“此舆说辐亦假象以明人事也。”《小象》用“中无尤也”说明本爻，应是说本爻由于居于下乾的中位，即使碰上象“舆说辐”这样的危险也不会有什么过失（尤）。这是用爻位说的得中说，当然不行。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本爻指出，只要力量强大，再加上努力不懈，整顿队伍，对



武人的控制将是可能的。“良马逐”是用好马去追逐，比喻力量强大。“利艰贞”是以艰苦持正而得利，是努力不懈。“闲舆卫”是整顿队伍。闲，《尔雅释诂》：“习也”即整饬、熟练的意思。舆卫：车队，部队。曰：语助词。从本爻可以看出，《周易》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思想，以及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都必须以实力为后盾，“柔弱胜刚强”是以无比的韧性去取得胜利的。《小象》的“上合志也”是说本爻与上九“合志”。王弼注：“与上合志，故利有攸往也。”孔颖达《周易正义》：“与上合志，利有所往，故《象》曰‘上合志也’。”都是这样看。这是爻位说的相应说，不能用来作为爻辞的解释。而且即使根据相应说，九三与上九也是敌应，不是顺应，又哪能“与上合志”呢？

####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刘表曰：“牯之言角也。”童牛，小牛。小牛的角稚嫩，伤不了人，比喻武人在周厉王控制之下，力量削弱，已不能为害。这当然是《周易》作者希望如此，《小象》用“有喜”解释，但没有讲清楚是什么事“有喜”，“有喜”的原因又是什么，是模棱而含糊的。

#### 六五：豮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豮豕，被阉割的猪。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刘表曰：“豕去势曰豮。”丁寿昌《读易会通》：“豕本刚突，剧（阉割）乃性和，虽有其牙，不足害物，是制于人也矣。”本爻也是用“豮豕之牙”不能为害于人，比喻武人在周厉王控制之下老实听话，与上爻一样，都是表示了《周易》作者的希望。《小象》用“有庆”解释，“有庆”就是“有喜”也没有讲出什么名堂。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本爻是辅卦上艮主爻，集中表现了武人受周厉王控制以后的思想。“何天之衢，亨”是说为什么天宇这样广阔无边，四通八达，真是一片兴旺的气象啊，这是武人对厉王的交口赞誉，心悦诚服，天指下乾，就是周厉王。衢，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四交道。”朱熹《周易本义》：“‘何天之衢’，言何其通达之甚也。”《小象》用“道大行”解释也可以，但仍未讲明是下乾周厉王之道大行，不是上艮武人之道大行。

通观《大畜》《易大传》，《彖传》无甚可取，且多错误，《大象》的“天在山中”应改为“山在天中”。《小象》初九讲对了不重要的一半，九二用了得中说，九三用了相应说，六四、六五、上九有可取，但都不够明确。

## 颐第二十七

䷚ 震下艮上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朱熹《周易本义》：“颐，口旁也。口食物以自养，故为养义。”这是通过解释卦名去探求卦义，一般正确，只是还未能指出本卦是用颐养作为比喻，用“自求口实”比喻周厉王复国应自力更生，而不寄希望于别人。这一点是本卦的要义，可惜不仅是朱熹，其他一般治《易》大师也都没有能看出来。其实卦辞的“自求口实”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思想，而主卦下震主爻初九的“舍尔灵龟，观我朵颐”，更作了有力的申明。说有美味

的食物就要好好享用，不能舍弃，却反而瞪着白眼去看别人吃东西。这些不是说要充分利用自己条件，不能存幻想于别人，又是什么呢？为了更好地突出这一内容，下震爻辞还批评了违反自力更生的错误，指出这是永远不能采取的态度，因为没有任何好处，这就是六三爻辞的“十年勿用，无攸利”了。卦象是震下艮上，象征巨雷要破山而出，只能依靠自己力量，以比喻周厉王要排除万难而复国，也必须自力更生。下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陈述的主要对象，是主卦。上艮不但不成为下震阻力，还顺从下震，是辅卦。大畜卦表明周厉王有力量安抚武人，本卦进一步指出要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去安抚，这对大畜卦是一个重要补充。

《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不难看出，这条《彖传》只就颐即是养，并如何去养做文章，完全沾滞于卦名表面，毫未触及所比喻的是周厉王复国要依靠自力更生，这无得于经义。“贞吉，观颐，自求口实”，实际上是说，观察周厉王的复国（观颐），要依靠自己力量（自求口实），才合于正道而吉利（贞吉）。可是《彖传》却拘泥于字面，并讲得很琐碎，而且相互孤立，不能一气贯通，令人读了以后，对卦辞仍然感到迷茫而不得其解。本卦主旨是周厉王复国应求于己，而不要求于人，《彖传》对此全无认识，只抓住一个“养”字讲，于是在对卦辞作了抽象割裂解释以后，便引申发挥，大谈其“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这些与经义都不相干。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这条《大象》语言暧昧。首先，山下有雷何以为颐，没讲明理由。其次，从颐出发，“节饮食”还可以说，与“慎言语”有什么相干呢？为了使《大象》圆通，把“慎言语、节饮食”都说成是颐养的事，于是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先儒云：‘祸从口出，患从口入。’故于颐养而慎节也。”这是强为之辞。因为“患从口入”还能与颐养有关；至于“祸从口出”与颐养就完全无关系了。更为重要的是，《大象》对于“自求口实”之为比喻周厉王复国应依靠自己全未涉及，越发足以说明对卦义是无所知的。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对于本爻，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从文字上作了准确的翻译：“爻辞言：舍汝之灵龟之肉而不食，观我有食在口，腮朵然而隆起，此是弃汝所有，羨我所有，是凶矣。”但未能指出这些都是比喻，以及所比喻的具体内容。从本卦整体，特别是从卦辞强调“自求口实”看，爻辞所讲的分明与“自求口实”相反，而且还是在有了灵龟这样的“口实”以后，却还去羡慕别人的“口实”，这就是从卦义或全卦主旨的反面做文章，以突出正面“自求口实”的必要性，也就是周厉王要复国除开自力更生以外，其它是无可希冀的。《小象》用“亦不足贵也”解释本爻，没有讲出什么所以然来。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本爻在不能“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原则的指导下，即在必须“自求口实”，不能妄有希冀原则的指导下，进一步阐明了应该自力更生。指出如果违反求食的常道，不通过自己努力去求食，却跑到山坡上去求食，发展下去就很凶险。“颠颐拂经”指违反求食的常道，颠是颠倒，拂是违反，颠拂也是违反。颐，求

食。经，常道，颐经就是求食的常道。“于丘颐”：于，往；丘，山坡；即到山坡上求食，以言妄有希冀，有害无益，因此“征凶”。本爻断句有很大分歧。王弼、孔颖达断为：“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朱熹断为：“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以朱熹断句为是。还应该指出，本卦上艮象征山，丘就是山。它复盖在雷之上，比喻武人对周厉王的压抑。因而“于丘颐”就是说厉王向武人求食，这当然是更不行的。《小象》用“行失类”说明爻辞“征凶”。行是行动，类是法则。以行动不合法则而“征凶”，这说得有道理；而“颠颐拂经，于丘颐”，确实也是“行失类”。这条《小象》是有得于经义的。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爻辞是说，违反“自求口实”的求食之道，也就是违反自力更生的复国原则，即使正确也凶险，何况根本不正确？象这样的行动永远不能采取（“十年”在《周易》往往指长时期或永远，如复卦上九的“至于十年不克征”等），因为没有任何好处可言。这是再一次对违反自力更生复国原则的严重后果进行揭露，使周厉王惊心动魄，把复国大事不再寄希望于别人，特别是不再对武人存在幻想。苦口婆心，反复告诫，《周易》作者的用心是良苦的。《小象》用“道大悖也”说明本爻是恰当的。“道大悖”就是严重违反原则，以“拂颐”而“征凶”，这不是严重违反原则又还能是什么呢？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本爻属于上艮，是就武人而言。六二、六三都是讲周厉王，其“颠颐”是违反求食之常道必须依靠自己力量，亦即自力更生原则，所以或“征凶”，或“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本爻的

“颠颐”是说武人违反其求食的常道。什么是武人求食的常道呢？那就是侵夺周厉王以自肥，取王位以自奉，这些都是《周易》作者深恶痛疾的。如果能反其道而行之，退居臣位，谨守臣节，那就值得高度肯定，这是《周易》作者寤寐求其实现的愿望，这就是“颠颐，吉”。武人能不侵夺周厉王就很好，至于对别人甚至广大人民逞其凶残，《周易》作者认为都可以容忍，甚或如“虎之视眈眈而凶，其欲亦悠悠而远”（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语），也“无咎”。在这个问题上《周易》作者是有错误的。《小象》用“上施光也”说明“颠颐，吉”，语意不明，因而后人的申说各不相同。看来“上施光”是无从理解的。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再一次提出要武人“拂经”，即必须违反以往一贯掠夺厉王的常道，才能合于正道而吉利（居贞吉），是对六四内容的加强。其所以“不可涉大川”，是由于“拂经”只是初步返回正道，没有巍巍的功德可言，是还不能胜任艰巨的。这对武人既是勤勉，也是告诫，希望他们严以律己，日进无疆。《小象》用“顺以从上也”说明“居贞吉”，颇得爻辞原意，因为逊顺地服从君上，正是《周易》作者对武人的要求，也就是本爻的内容。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本爻继续从武人说。“由颐”是在“拂经”以后，即不再掠夺厉王以后，按照常规发展，安分守己地在朝廷供职。这样有时也可能碰上一些问题，但由于不干作奸犯科的事，终归还是吉利。还由于循规蹈矩的时间长了，可以信任了，朝廷将委以重任，于是就“利涉大川”了。大畜卦讲争取武人，本卦就着这一层意思再说，到本爻而成绩显著。《小象》用“大有庆”说明本

爻，从武人就范看，这样讲是有得于经义的。

通观颐卦《易大传》、《彖传》沾滞于卦名，完全就颐养说，无得于厉王复国必须自力更生的卦义；《大象》语言暧昧支离，全未涉及卦辞“自求口实”的比喻意义，于卦义也无知；《小象》初九笼统一般，六二有得于经义，六三也很好，六四语意不明，六五得爻辞原意，上九讲得很有道理。

## 大过第二十八

### ䷛ 巽下兑上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本卦卦象是巽下兑上。巽象征木，兑象征泽，是汪洋大水压在木上，把木压弯，所以说“栋桡”，而且太过分了，因此是大过。这里的巽木不是指一般的木头，而是专指屋正中最高的横梁，作为西周王朝的比喻。阮元《十三经校勘记》：“桡各本皆作桡，是桡字误也。”《说文》“桡，曲木。”曲木叫桡，木曲也叫桡。大水把屋梁压弯，是武人把周厉王压得喘不过气来，说明武人仍然得志。大畜卦和颐卦不是说周厉王争取武人，成绩已经很显著了么？为什么这里又是这样呢？原来所谓争取武人，成绩显著，只不过是《周易》作者的设想。这里又回到了现实，于是还是武人在压迫周厉王了。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又“利有攸往，亨”呢？这些也无非是《周易》作者的设想。作者一方面认为西周王朝传世已久，基础巩固，所谓“借用白茅，无咎”；同时劝勉武人，要他们尽可能有助于周厉王，而不去加害周厉王，所谓“栋隆，吉，有它，吝”。这样一来，“栋桡”就是暂时的，“利有攸

往，亨”或“栋隆，吉”就将是长久的了。本卦主要内容是相信下巽弯而不折，并能弯而复直，以象征周厉王不但压不垮，还会中兴，所以下巽是主卦。上兑虽压迫下巽，但终于无如之何，还将成为下巽的辅佐，所以是辅卦。

《彖》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这条《彖传》的大部分是把内外卦杂糅起来解释，不符合《周易》的通例。《周易》各卦都是从内外卦的矛盾统一出发，去看取一卦的大意。这里用“大者过”解释“大过”，用“本末弱”解释“栋桡”，是认为本卦中间四爻都是阳爻，初爻和上爻则是阴爻，阳爻为大，为壮，阴爻为小，为弱。中间四爻为阳爻，于是“大者过”，初上两爻为阴爻，于是“本末弱”。这些就是把内外卦杂糅起来讲，不是从内外卦的矛盾统一讲。因而是远离于原意的。“刚过而中”，中间四爻是阳爻，是为“刚过”，九二和九五分别居于内卦和外卦的中间，是为“中”。这仍然是在杂糅内外卦，并用了得中说。至于“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则是从内卦说到外卦，内卦巽顺，外卦兑说（悦），以己之巽顺，去博得人之悦乐，于是利有攸往，得以亨通。把这几句话孤立起来看，似乎也讲得过去，但从卦义衡量，则“利有攸往”分明是说周厉王发展下去，前途光明，怎么会是空空洞洞地以巽顺去博得说乐呢？因此，这几句话虽然没有把内外卦杂糅起来，但却是肤泛而不切合实际的。由于一系列的解解释都错误，于是“大过之时大矣哉”也就是一句空话了。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这条《大象》用“泽灭木”解释“大过”，基本上符合“大过”



原意，与《彖传》的错误解说截然不同。这也说明虽然同属于本卦，但《彖传》与《大象》却不同出于一人之手，还说什么《易大传》都作于孔子呢？至于从卦象引申出“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则与卦义未能相合，本卦与隐遁是毫不相干的。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藉，《说文》：“祭藉也。”藉是祭祀时所用的铺垫之物。“藉用白茅”是说祭祀时用白茅做铺垫放祭品，因为白茅最洁净，用来比喻国家有良好基础，从而泽要灭木办不到，武人要迫害厉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本爻是主卦下巽主爻，为全卦定下了基调。《小象》的“柔在下”是以初六的爻象爻位为根据。初六为阴爻，为柔，居一卦之下位，是为“柔在下”。至于其所包含的意义，程颐《易传》说是：“以阴柔处卑下之道，惟当过于敬慎而已。以柔在下，为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这与本爻的原意指国家基础好不合。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稊，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稊，稚也。杨叶未舒称稊。”可见稊是杨树刚刚长出来的柔嫩叶子。“枯杨生稊”是已临于衰败的东西又生机勃勃，用以比喻西周王朝虽然传世已久，但仍然得到人民拥护，有其生命力，不是武人随便可以搞垮的。“老夫得其女妻”是比喻西周王朝会有其美好前景，周厉王绝不会一败涂地，泽要灭木是办不到的。用“无不利”进行概括，说明《周易》作者对厉王的复国充满了信心。《小象》认为“老夫女妻”是“过以相与”，是一种错误的配合，这是完全不理解其比喻意义，而沾滞于比喻本身所得出的看法，说明对经义是无知的。

### 九三：栋桡，凶？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栋桡”是屋梁被压弯。从全卦看，特别是从以上两爻看，既是基础巩固，更是前途美好，决无“栋桡，凶”之可言。因此这条爻辞只是一种反诘，以极言其必无“栋桡”之“凶”，而只有“栋隆”之“吉”（参看九四）。用反诘加强正面意义，是更为有力的。《小象》“不可以有辅也”，应如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所解释，是“栋桡不可加木以辅之，其屋必坏，故凶也。”这说明《小象》把“栋桡，凶”看成直陈句，把爻辞的意义作了相反的理解。

###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本爻属于上兑，是就武人说。“栋隆”是使屋梁升高，较一般堂皇，以比喻武人不仅不侵袭王室，反而扶助厉王，使之威信显著，于是就“吉”。这是《周易》作者希望如此，并以此勸勉武人。“有它”是说 not 心存王室，仍然在迫害厉王，于是就“吝”。这是作者唯恐武人猖獗如故，所以进行告诫，去达成“栋隆”之“吉”。《小象》只就“栋隆，吉”解释，“不桡乎下”据程颐《易传》是“不桡曲以就下”，即不变直为曲以俯就下面的人，是刚强正直的表现，与爻辞以“栋隆，吉”比喻武人将能维护厉王无关，是无得于经义的。

###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华：古花字。士：《荀子·非相》：“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杨倞注：“士者，未娶妻之称。”指未婚的青壮年男子。本爻承上爻而来。上爻写武人应有助于厉王，这里写如果有助于厉王就

会得好的报答，如“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而有其繁荣和欢乐。这些都是《周易》作者对武人的鼓励。本爻与九二似相同，但又不同。九二是歌颂厉王，所以“枯杨生稊”，生机无穷。本爻是勸勉武人，所以“枯杨生华”，一时繁荣。而“老夫得其女妻”与“老妇得其士夫”，其幸福也有高下之分。于是本爻只是“无咎无誉”，九二却是“无不利”。《小象》只看到枯杨生华之不可久，没看到也是繁荣昌盛，只看到老妇士夫之为可丑，没看到也是幸福欢乐。爻辞以肯定为主，《小象》以否定为主，其间是颇有参差的。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本爻是《周易》作者警告武人，如果继续迫害厉王，就会象徒涉过河而灭顶，会遭到凶险。只有幡然改图，使西周王朝有“栋隆”之“吉”，才能“无咎”。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以为“无咎”与前面有矛盾，怀疑是衍文，这是不知道本爻是分别从不同方面讲的缘故。《小象》“过涉之凶，不可咎也”，认为“无咎”是说明“过涉灭顶，凶”的，这很不对，也是由于看不出是从两个方面说，竟混而为一了。

通观大过《易大传》，《彖传》基本上是把内外卦杂糅起来讲，无见于内外卦的矛盾统一，遂远离于卦义；《大象》看到了内外卦的矛盾，但认为本卦主旨是歌颂隐遁，与卦义也不相干；《小象》初六与经义不合，九二对经义无知，九三与经义相反，九四无得于经义，九五与经义参差，上六对经义理解错误。

## 坎第二十九

### ䷜ 坎下坎上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坎为水，水能陷溺人，故引申为险。本卦上下皆险，是险之重叠，极为可怕，用以说明周厉王当时处境岌岌可危，在《周易》各卦中具有总括意义，因为它指出了周厉王的基本情况。“有孚维心”是“维心有孚”的倒装，“维”是语助词，与晋卦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的“维”相同，与随卦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的“维”以与“拘系”成对文而讲成“缚”不同。“有孚维心”是内心有诚，“亨”是亨通、顺利，“行有尚”是所作所为都会有美好结果，“尚”是高尚、美好。这条卦辞是《周易》作者对周厉王的高度勤勉，要他在艰危中努力提高，达到内心有诚，履险如夷，取得复国的胜利。“孚”或“诚”的作用在本卦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孚”到了子思《中庸》才叫做“诚”，孟轲、荀况沿袭《中庸》也叫做“诚”，其中以孟轲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为能把这一主观唯心主义本体的功能说透彻，对《周易》的“孚”作了很大的发展。还必须指出，“孚”在《周易》虽然是主观唯心主义本体，特别是随卦九四“有孚在，道以明”，由“孚”生“道”，表现得最为典型。但由于“孚”或“诚”都有真实而不虚妄的意义，如无妄卦所讲的，于是“孚”或“诚”又是人们的美好品德。《中庸》讲“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就是说的这个内容；而《荀子·不苟》中的“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他事矣，难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就更讲得

明白具体了。因此“孚”或“诚”都有双重意义，除了是主观唯心主义本体，还是美好的品德，不能一笔抹杀。从本卦这条卦辞看，“孚”首先是第一种意义，但不排斥第二种意义，凡《周易》的“孚”以及后来的“诚”，均当作如是观。“习坎”是重险，是说下坎与上坎相重。“习”，《说文》：“鸟数飞也。”“数飞”与“重”的意义接近。《周易》自重的卦一共有八个，即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只有本卦卦名冠有“习”字，应是借此发凡起例，以概其余。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习字疑涉初六爻辞及彖传之‘习坎’二字而衍。”理由欠充分。从常情说，“初六爻辞及彖传之‘习坎’二字”应是根据卦名而来。下坎初步克服险阻，是辅卦。上坎完全克服险阻，是主卦。

《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这条《彖传》还认识不到本卦是说周厉王当时所处的环境极为险恶，但终将被“孚”所化除，或一本于真实无妄之心，到头来也会取得可喜结果。这从只着重讲“天险”，“地险”或“王公设险”等可以看出来。不过也有某些枝节讲对了，例如说“习坎”是“重险”，“行有尚”是“往有功”。至于以“维心亨”为句，则是断句错误；“乃以刚中”，则是爻位说；而以“信”训“孚”，也只是稍近于原义，远不足以尽之。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洊：(jian)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尔雅》：“再也。”“水洊至”指下坎是水，上坎也是水，这样叫“习坎”。君子看到了习坎，知道险象环生，要颖脱而出，必须恒常其德（经常保持美好品

德),学习教事(学习足以教人的事),“既以淑己,又以淑人”(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这较之《彖传》于卦义为近,但抽象而不具体,是缘于不理解《周易》是为了厉王复国而作的。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本爻就“习坎”进行解释,认为“习坎”是坑坎重叠,即所谓“坎窞。(dàn):《广雅释水》:“坑也”。跌进一个坑,接着又跌进一个坑,会摔得爬不起来,所以是“凶”。这是说厉王处境危险重重,不能不高度警惕,拚死奋斗,以求出路。“凶”是指武人的迫害残酷。一上来就突出重险可怕,是为了反衬“孚”的力量无穷,;因为不管怎样危险,都只要“有孚维心”,就会“亨”而“行有尚”的。这里就“习坎”申说,可以证明卦名本来就是“习坎”,不能说“习”是衍文。《小象》的“失道凶”应是说因失路跌下坑坎而凶,这只是表面文章,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坎有险”也是坎中有坎,坑下有坑,可谓危险之至,如何还能“求小得”呢?这是由于“有孚维心”,才化险为夷。把求而有所得系于本爻,是因为本爻是下坎主爻。仅“小得”,还不是大得,则因为本爻还只是本卦辅卦主爻。本爻由于是主爻,便提挈上下两爻,使初六、六三,都转危为安。《小象》的“未出中”用语不当,九二本来就是下坎中爻,还说什么“未出中”呢?认为居于中爻就会有好处,是爻位说的得中说,不足为据。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本爻进一步强调坎中有坎,坑下有坑,所以说“来之坎,坎险且枕”。“之”是动词,“到的意思”。“来之坎”,是说来到了坑

边，“坎险且枕”是说坑险枕叠。这进一步证明卦名是“习坎”（重险），“习”字不是衍文。“入于坎窞”也是说掉进了一个坑再掉进一个坑，真是危险之至。“勿用”则是说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本爻再度摹状险象，以为“孚”或“诚”作用无穷的衬托。《小象》“来之坎坎，终无功也”，是说到了坑下有坑的地方，为险阻所困，以致终无成就，这是错误地理解了“勿用”（“勿用”可讲成不可有所施行，如乾卦初九的“潜龙，勿用”，但这里应讲成不会有这种情况），遂与爻辞原意背道而驰。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本爻是主卦上坎辅爻，讲到了化凶为吉。这条爻辞比较费解。“樽酒”是一壶酒，“簋贰”是两碗饭，“用缶”是说都用瓦器盛着，“纳约自牖”是说用瓦器盛着的酒饭从窗口挤着送进去。以上情况根据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说是有一家人给囚禁在地牢里的亲人送吃的，不能走正门，只能从露出地面的狭窄的窗口挤着去送。纳：送进去。约：束紧，引申为挤着。闻说可取。爻辞引用这个故事说明情况危险，但断之以“终无咎”，危险就化除了。这当然还是“孚”或“诚”在起作用。朱熹《周易正义》：“晁氏云，先儒读‘樽酒簋’为一句，‘贰用缶’为一句。”而《小象》则读成“樽酒、簋贰”，以《小象》为正确。但用“刚柔际也”解释，则全无道理。“刚柔际”是说刚和柔相交接。王弼注：“刚柔相比，而相亲焉，际之谓也。”孔颖达《周易正义》：“以六四之柔，与九五之刚，两相交际而相亲。”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象传》此释乃以六四及九五之爻象爻位为据。”今案：这是用关系说，无得于经义。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本爻是主卦上坎主爻，从爻辞看，是坑坎已经填平，险阻已经消除，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周厉王的厄运完全过去，真是“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了。既然“祗既平，无咎”，那“坎不盈”就应该是用反诘语气以说明坎之盈，即坎之平，因为小山都已经挖掉，而且“无咎”，还有什么坑坎填不平呢？祗：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说：“当为坻，小丘也。”《小象》认为本爻虽然居于上坎中间，但是还未弘大，这全非经义，而且是用了爻位说的得中说。

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本爻极言凶险之甚，以为有“孚”或“诚”就能“无咎”的反衬。质言之，也就是这些险象都将被“孚”或“诚”所消解。爻辞所言应是武人对于厉王的虐待，可与《明夷》和《旅》卦所写的厉王受到武人种种折磨相比较，是写实，不是杜撰。“系用徽纆，置于丛棘”，是用绳子捆绑起来，投入监狱之中。系：捆绑。徽纆：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刘表说：“三股曰徽，两股曰纆，皆索名。”丛棘：指监狱，因为为了严密防范，监狱往往用棘刺围绕。《小象》只看到本爻文字表面，认为是“失道”而“凶三岁”，是无得于经义的。

通观坎卦《易大传》，《象传》于本卦主旨没有认识，《大象》于卦义为近，但抽象而不具体。《小象》初六没有触及问题实质，九二用爻位说的得中说，六三望文生义，与原意背道而驰，六四用关系说，九五用得中说，并适为经义之反，上六只看爻辞文字表面，无得于经义。



## 离第三十

### ☲离下离上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离的基本卦是上下两个辅爻为阳，中间一个主爻为阴。阴的性质是柔退，因此两离相重的本卦其卦德是柔退无比，以特别突出柔退的作用。从《周易》全书看，作者认为孱弱的周厉王要战胜强大的武人去重建西周王朝，就必须特别注意运用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即以柔退之道去克敌制胜，这一思想贯穿着《周易》始终，成为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因此本卦也具有总括性。卦辞是说，守着柔退的正道就有利，也就是凭着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就会战胜武人，中兴事业将顺利进行，柔退的吉利象畜养着一头母牛那样好。这些是就着柔退策略的好处说，是本卦的纲领。王弼注：“离卦之体以柔顺为主，故不可畜刚猛之物，而吉于畜牝牛也。”朱熹《周易本义》：“牝牛，柔顺之物也。”这些都看到了本卦的实质。虽然还不能认识到是讲周厉王要用柔退的策略去击败武人，但较之近人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和李镜池《周易通义》都把“畜牝牛”停留在具体事实上就高明得多了。

《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这条《彖传》认为本卦讲的是以柔顺而行就会亨通，因此用“畜牝牛吉”做比喻，这有得于本卦的基本意义，王弼和朱熹

等对本卦能有正确理解，都是据此而来。但问题也还不少，最主要的是不能看到柔顺是专就厉王战胜武人的策略而言，却说成是“乃化成天下”。其次是以“丽”训“离”。“离”可以是“丽”，即附着。但本卦的“离”讲的是“畜牝牛吉”就应该从“离”卦的基本卦象是上下两爻为阳刚，中间一爻为阴柔着眼，把“离”训成柔顺才对。再其次，本卦之所以为柔顺，确实缘于上下卦主爻都是阴爻，但《彖传》说“柔丽乎中正”却是爻位说，而且六二可以说居中得正，六五又如何讲呢？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本卦下卦和上卦都是离，离为日，为火，为明，所以说“明两作，离”。离的卦象是中间的一个阴爻为主，上下两个阳爻为辅，本义是柔退。还能明，则是由于中间空虚，而“虚室生白”（《庄子·人间世》），于是又为明了。从本卦看，对离是取其柔之义，不是取其明之义，《大象》的立足点成为问题；从而由明引申出来的“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也就不是本卦的内容了。上离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是说周厉王以柔退之道用兵，就能克敌制胜，这是本卦最大的希望，因此上离是主卦，下离是辅卦。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履：步履，行走。错然：错乱，“然”是语末助词。“履错然”是走起路来不谨慎小心，非常莽撞，是取先而不取后，刚猛而不柔退。这样不仅没有任何好处，还有许多坏处，所以要“敬之”，才能“无咎”。“敬之”是说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履错然”，不能刚猛取先，只能柔退取后。《小象》是说对于“履错然”而能严肃认真对待，就会避免灾祸，这有得于经义

六二：黄离，元吉。

《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黄离，元吉”，是说得乎中和之德的柔退之道，是非常吉利的。《周易》作者以“黄”为中色，有中和柔退的美德。九三“日昃之离”是“离日昃”的倒装，这里的“黄离”应该是“黄之离”。“离”是遭逢，碰上，“黄离”是与有中和美德的柔退融为一体，所以大吉。《小象》的“得中道”是爻位说的得中说。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本爻是说，碰上太阳偏西，如果不敲瓦钵子唱歌，那么老人家也会叹气，这就凶了。“日昃之离”即“离日昃”，“之”字使宾语前置。“日昃”是太阳偏西，阴盛阳衰，比喻武人强大，厉王衰微。在臣强主弱的情况下，不应该灰心丧气，而必须振奋精神，鼓缶而歌。如果不这样事情就会糟糕，被比喻为周厉王的老人就会叹息不已。唱歌而鼓缶以相应，则声和乐而悠扬，这就是中和之道，也就是柔顺谦退之德，象征着用柔退之道去战胜武人，而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小象》说碰上太阳偏西的时候不会长久，应是指阴盛阳衰不会长久，这有得于经义。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上爻“日昃之离”已经不吉利，本爻则更是凶之甚。联系鼓缶而歌能免除不祥，再联系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能转化为“吉”，那么本爻在“畜牝牛吉”的情况下也会化解，也就是厉王用柔退的策略终将摆脱与武人会战而伤亡惨重的狼狈处境，从失败走向胜利。《小象》用“无所容”解释本爻，据朱熹《周易本义》说是“言焚，死，弃”，这是以本爻为写实，是不正确的。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本爻是主卦上离主爻，明白指出“出涕沱若，戚嗟若”之凶必然会转化为“吉”，以突出厉王用柔退的策略终将战胜强大的武人，摆脱困境，走向胜利。本爻和九四写武人猖狂进犯，杀戮很惨，而厉王则悲痛欲绝，但终将重建西周王朝。对于《小象》，孔颖达《周易正义》作了如下的解释：“所以终得吉者，以其所居在五，离附于王公之位，被众所助，故得吉也。”孔氏得《小象》之义，说明《小象》是用爻位说，无得于经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本爻是本卦最后一爻，明白说出厉王将用柔退为策略出征武人。并将极为可嘉地除去武人中为首的，而俘获那些同党，以平定天下，而无过咎。“王”是周厉王。“用”是用柔退为策略。“出征”是出征武人。“有嘉”是极为可嘉，“有”是表极度的副词，用在形容词“嘉”的前面，与《诗经·国风·谷风》“有洗有渍”的句式相同。“折首”是除去武人中为首的。“获”是俘获。“匪其丑”是那些同类，“匪”同彼。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丑，类也。”《汉书·陈汤传》引刘向曰：“《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对这两句的解释很正确。本爻使本卦内容醒豁起来了。《小象》“正邦”之说，应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所言：“以正邦者，言所出征者除去民害，以正邦国故也。”这抽象地有得于经义。

通观离卦《易大传》，《彖传》有见于本卦的基本实质。《大象》训“离”为“明”，不训“柔退”，远离于经义。坎、离两卦的《彖传》与《大象》不是一人所作。《小象》初九、九三、上九都抽象地有得于经义，六二、六五用爻位说的得中说，九四以爻辞为写

实，都不正确。

## 咸第三十一

### ䷞ 艮下兑上

咸：亨，利贞，取女吉。

“取女吉”即“娶女吉”，是说男子去娶女子为妻是吉利的。这是比喻，男比喻君，女比喻臣。以男女比君臣，以男女结合比君臣遇合，这是我国古人常用的语言，在《诗经》，特别是《楚辞》中用得更多。这里的君，从《周易》的一贯思想看，当然是指周厉王。而臣则应该是贤臣，这从排除万难也要归于周厉王（“咸其脢，无悔”）并贡献其谋猷（“咸其辅颊舌”）看，就会清楚。“利贞”指周厉王求贤臣必须有正确态度才会得到好处，也就是必须有正确态度才能求得贤臣。本卦下卦是艮，艮为山，为阳刚，象征周厉王。上卦是兑，兑为泽，为阴柔，象征贤臣。从下艮三爻看，都宜静而不宜动，利于柔退而不利躁进。这是比喻周厉王应该用柔退谦逊之道去寻求贤臣，不能冒失孟浪，与前面离卦坚决主张柔退相应，于是就接着离卦了。如何看出宜静而不宜动，利于柔退而不利躁进呢？这就必须懂得本卦“咸”的意义。“咸”训“感”，从本卦各条爻辞看，“感”都应该训“动”，而不是“交感”或“感应”，特别是下艮三爻的“咸”，其为“动”之义尤为明显。“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是一个动的过程，从动大拇指到动小腿再到动大腿，其程序是清楚的。除了“咸其拇”未置可否外，其余“咸其腓”是“凶”，“咸其股”是“吝”，从而“咸其拇”的“凶”或“吝”也就不言而喻了。这就表明

了周厉王求贤臣必须是柔退的态度，不能是躁进的态度，也就是应该谦逊地去礼贤下士，而不能出之以草率或冒昧。“亨”是亨通、顺利，指只有用柔退态度求得贤臣，西周王朝才会中兴。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下艮是主卦，上兑是辅卦。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这条《彖传》有说得正确的，但以“感应”训“咸”，又大做“感应”的文章，就完全失去本卦主旨。本卦是兑上艮下，兑为泽，是阴柔，艮为山，是阳刚，说“柔上而刚下”是对的。艮与兑，阳与阴，相联系而成卦，说“二气感应以相与”也是对的。艮为山，为止，兑为泽，为说（悦），这就是“止而说”。艮山为男，兑泽为女，这就是“男下女”。这些都正确，但加在一起只说明一点，即男人在追求女人，这也不错。但既没有指出这些都是比喻，更没有明确是比喻周厉王必须用柔退谦逊的态度去寻求贤臣，帮助中兴。特别是不知道“咸”训“感”而“感”训“动”，从而主卦下艮三爻的“咸”才显示出宜静不宜动，以突出必须用柔退之道求贤的这个最为重要的内容，也就是本卦的主旨。《彖传》见不及此，反而大谈其物与物、人与人相互感应的种种好处，并认为从感应中可以看出“天地万物之情”，这就离开本卦主旨太远了。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说“君子以虚受人”，是从上兑立言。兑为泽，能虚以容物，朱熹《周易本义》“山上有泽，以虚而通也”，就指出了这一点。但本卦主卦是下艮，专着眼于上兑，当然错误。如果能就着下艮说，则“君子虚以受人”，就接触到本卦主旨，尽管还抽象、含

糊。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训感。“咸其拇”是感动了足大拇指，也就是足大拇指动了起来，将开始前进了。前进与柔退相反，从必须以柔退之道寻求贤臣看，这样是不好的。作者虽然对本爻未置可否，但联系着六二的“咸其腓，凶”和九三的“咸其股”，“吝”看，其为凶或吝也是肯定的。本爻已经在反对躁动，主张柔退了。《小象》说“咸其拇”是“志在外”，这不错，因为动了足大拇指本来是志在于行。但没有说贸然而行不合于柔退之道，就无得于经义了。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腓是足肚、即小腿。“咸其腓”是动了小腿，迈步前行。从断定是“凶”看，应该是躁动，不是柔退。为了进一步肯定柔退，反对躁动，还提出“居、吉”，也就是停下来不动就吉利，即不躁动就吉利，于是柔退吉利就不言而喻了。本爻的这些内容，王弼有一定的认识：“咸道转进，离拇升腓。腓体躁动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则吉矣”。这些话从原则上看都正确，只是没有能点明是在说周厉王寻求贤臣必须用柔退谦逊之道。《小象》的“顺不害也”应是说做事合乎道理就不会有害处，即不能“咸其腓”，只能“居、吉”，这些都对，问题是不能联系着实际说。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股：大腿。“咸其股”是动了大腿，躁动又升了一级，更为《周易》作者所反对。“执其随”，从来的解释都难以令人信从。仔细玩味，应是说大腿动了，随着大腿的臀部和腰部也在跟着动。执，《淮南子·主术》：“人主之所以执下。”高诱注：“执、制也。”意同控制，这里指牵动。从动足大拇指到动小腿，再到动大腿，还牵动了与大腿相随的各个部分，这表明已经行动起来了。作者认为一味地动就是躁动，必须反对，所以说“往、吝”，并用主卦下艮主爻表明。“往、吝”与“居，吉”相对，充分说明了《周易》作者是希望周厉王用柔退之道去寻求贤才的。《小象》“咸其股，亦不处也”，是说动了大腿而不停止，即动个不停。“处”训为“止”还说得过去，问题在于“不处”是不好的，却没有指出来，这就无得于经义。至于把接在“咸其股”后面的“执其随”解释为“志在随人”更不妥当，因为不仅没有指出“执”是什么意思，还以“随”为“随人”而增字解经，并就着“随人”而说是“所执下也”（“随人”是所持守者卑下），这些都很成问题。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本爻属于上兑，是写贤臣应该怎样对待周厉王用柔退谦逊之德来进行寻求的。“贞吉，悔亡”是说贤臣用正确态度对待周厉王的寻求就会吉利，没有悔恨。所谓正确态度就是要积极响应，去归于周厉王，而为其所用，为中兴复国效力。“憧憧往来，朋以尔思”，是说贤臣将不断地归于周厉王，象朋友归于贤主人一样。憧憧(tóng)；陆德明《经典释文》：“王肃云：‘往来不绝貌。’”“朋从尔”：象朋友归于你那样。尔、你，指贤主人，即周厉王。思：语末助词，如同于《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思”。本爻《小象》甚为费解。今按：“贞吉，悔



亡”是非常之好，何止才没有感到害处呢？“憧憧往来”如同于川流不息，又何至于“未光大”呢？王引之《经义述闻》以“光”为“广”，“未光大”即“未广大”，与川流不息的波澜壮阔是相反的。

###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méi)：《说文》：“背肉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夹背肉也。”背上的肉本来不能动，现在却动起来了。这是比喻贤臣下了最大决心，一定要投奔周厉王。《小象》“志末也”，语意不明。这条《小象》和九四《小象》都是《易大传》中语言不够明确的例子。

### 上六：咸其辅颊舌。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动了面颊和舌头，是开口说话，指贤臣归于周厉王之后，将贡献嘉谟嘉猷，用具体行动辅助厉王，以复国而中兴。辅就是颊，《说文》：“辅，颊也。”即面颊。在说话时舌头和面颊是都会动起来的。本爻归结到贤臣为周厉王所用，最能表现周厉王用柔退谦逊之德去寻求贤臣的巨大收获，所以用辅卦上兑主爻表达。《小象》的“滕口说”是逞其辩说的意思，这当然不是爻辞原意。

通观咸卦《易大传》，《彖传》以“咸”为“感应”，大失本卦主旨。《大象》“君子虚以受人”是就着象征贤臣的辅卦上兑说，无得于卦义。《小象》初六以“咸其拇”为“志在外”，但没能看到经义是反对贸然“志在外”；六二有得于经义，但空泛而不能联系实际；九三训释错误，如以“执其随”的“随”为“随人”，与经义相左；九四、九五语言不明确，使人不知所云；上六以贡献嘉谟嘉猷为“滕口说”，与经义相悖。

## 恒第三十二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本卦卦象是风起而乘雷，象征臣起而事君。六五爻辞的“妇人”指臣，“夫子”指君，正是在用男女比喻君臣。由于主于臣而言，臣就是主要陈述对象，因此下巽是主卦，上震是辅卦。卦名的“恒”训“常”，结合卦爻辞看，指用柔顺事君的常道，“妇人”是“以顺为正”的。卦辞说大臣一定要用柔顺事君，才会亨通而没有过失，并将以柔顺事君的正道得到好处，做什么事都会顺利。从《周易》全书的思想体系看，这些显然是指武人不仅不能跋扈不驯，威逼厉王，还必须老老实实臣服于厉王，才能有光明前途。武人如果不经常以柔顺去事奉厉王，那就是“不恒其德”；从而就会蒙受耻辱，那就是“或承之羞”了。《周易》作者一贯要求厉王用柔退之道去战胜武人，并用柔退之道去求得贤臣，是否要厉王一味柔弱、毫不刚强呢？这也不是的。乾坤并建，刚柔相配，正说明不是这种情况。其所以要用柔弱胜刚强是斗争策略的需要；而用柔退之道求贤，则是为了达到得贤臣以为治的目的。因此六五爻辞指出：“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就说明君王如果恒久地、经常地是柔顺的品德，就会凶而不吉。言外之意就是要振其乾纲去驾驶臣下，以免冠履倒置。本卦是要武人柔顺而厉王刚强的。咸卦以柔退求贤臣，本卦以刚强制武人，刚柔相配，于是本卦就接着咸卦了。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

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利贞，无咎，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这条《彖传》以“久”解释“恒”，并围绕着“久”字大做文章，实无得于卦义。本卦是说臣下要以柔顺事君为常道，而恒者，常也。说“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为“恒”（“久”），也颇多可议。这不但是“刚柔皆应”为爻位说的相应说，决不可取，而且“刚上而柔下”云云尽管从卦德或卦象看也不错，但与“恒”（“久”）有什么关系呢？以“久于其道”解释“恒，亨，无咎，利贞”更说得模棱、含糊，因为“道”究竟何所指呢？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这还不错，但由于只以“恒”为“久”，就不能对卦义作任何说明。“利有攸往”是说发展下去有利，“终则有始”是循环论，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不能以后者说明前者。至于“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以下又都只着重讲一个“久”字，对于卦义也是无所发明的。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立不易方”是建立不可改变的原则。但这种原则是什么却没有说明，因此也是模棱含糊，不能明确说清楚问题的。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本爻是主卦下巽主爻，着重指出如果损害了以柔顺事君的常道，即使正确也危险，不会有任何好处。这就提纲挈领地交待了本卦的主旨，对卦辞也从反面作了有力的证明，是对骄横不守臣节的武人的严重警告。“浚”是挖深河道，这里引申

为损害，因为挖深河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河道也是一种损害。《小象》用“始求深也”说明“浚恒之凶”，是只从“浚”字做文章，没有阐明“恒”的意义，是其失已甚的。

###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本爻紧接着主爻初六的“浚恒，贞凶，无攸利”，即如果损害了以柔顺事君的常道就会无一而可。这种常道决不能受到损害，必须严格遵奉，才没有悔恨（“悔亡”）。本爻与主爻初六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这样。李镜池《周易通义》：“只有贞兆而无贞事，贞事可能与初爻同。”也看到了本爻与初爻有关，不过从占筮着眼，却不正确，李氏是以“贞”为卜筮的。《小象》的“久中”是说本爻常久处于下巽中爻，因而“悔亡”。这是爻位说的得中说，不可从。

###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本爻指出，如果不经常保持着以柔顺之道事君的品德，有时候就可能蒙受羞辱，即使思想正确也不好。这是对主爻初六反对“浚恒”的补充说明。它与九二一样，都是围绕着主爻讲，反复强调以柔顺事君的重要性。《小象》用“无所容也”解释“不恒其德”，未尝不可。但由于没有明确说明“德”的内涵，就不解决问题。

###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无禽”是狩猎未得鸟兽，借以指出周厉王处境艰难，一无所有。本爻是主卦上震主爻，而上震则是象征周厉王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武人以柔顺之道相事，就显得十分重要。《小象》的“久非其位”，如朱熹《周易本义》所指出：是“以阳居阴，

久非其位，故为此象。”“九”是阳爻，“四”是阴位，“九四”是阳爻居于阴位，故“久非其位”。这是爻位说，不能是“安得禽也”的根据，不能用来作为“田无禽”的解释。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本爻是说，经常把品德固定在柔顺上，这对女子好，对男子不好。这是用比喻说明，武人只有以柔顺之道事周厉王，才处处吉利。周厉王则应奋其乾纲，不能以柔弱受制于武人。“妇人”比喻武人，“夫子”比喻周厉王。周厉王柔退求贤和乾纲独断是统一的，统一在刚柔相济这一点上。从本爻可以看出，《周易》不专门主张阴柔，老子一味强调阴柔，是对《周易》的片面发展。《小象》以“从一而终”说明“妇人贞吉”，即妇人以柔顺而吉利表现为“从一而终”，这既缩小了“贞吉”的范围，更没有指出是比喻。“夫子制义，从妇凶也”，也只从比喻本身说，没有从所比者是周厉王说。“制义”是制以义，即以义制事。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本爻是说如果动摇了以柔退驾驭武人的常道也危险。作者在本卦要周厉王乾纲独断，树立起君王的威信。但又认为不能忘记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二者应该相辅而行。《小象》对于“振恒”未作解释，“在上”指本爻居于本卦的最上面，是爻位说，是“大无功”的根据，不可取。

通观恒卦《易大传》，《彖传》只做一个以恒为久的文章，全非卦义。《大象》“不易方”之说不是全无可取，但抽象而不具体。《小象》初六只用“始求深也”说明“浚恒”，实风马牛不相及；九二、九四、上六都是爻位说；九三没有说明“德”的内容，

不能解决问题；六五未指出所比喻的是什么，也不能解决问题。

## 遁第三十三

### ䷗ 艮下乾上

遁：亨，小利贞。

遁，有人训为逃去，如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遁，逃去之名也。”有人训为隐退，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又作遁，同，隐退也。”到底应该训什么？前人还很有一些争论，但从卦象和六二爻辞看，只能是逃去，不能是隐退。本卦卦象是艮下乾上，艮象征山，乾象征天，是山伏处在天之下，天笼罩在山之上。从《周易》一贯的义例看，上乾比喻周厉王，下艮比喻武人。在周厉王独奋乾纲的情况下，武人有可能逃去，决不能是隐退，因为不会那么悠闲。下艮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也是说用黄牛皮带子把人拴住，使他逃脱不了，这分明是对待逃去者，不能施之于隐退者。卦辞是说，情况会顺利，凭着停止遁逃的正确行动而得到小的好处。这些话要用九三爻辞作注脚才能正确理解，因为九三是主卦下艮主爻，与卦辞相表里。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这是说，如果停止遁逃，武人将很痛苦；但这样却会得到周厉王宽大处理，虽然保不住僭号，却还能以拥有领地和奴隶而吉利。这就是“亨，小利贞”。作者所以突出这一点，是为了羁縻武人，使之复为西周王朝所用。上乾虽然掌握着矛盾主动权，但主要陈述对象是下艮，因此下艮是主卦，上乾是辅卦。

《象》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

这条《象传》一无可取。以“刚当位而应”解释“遁亨”或“遁而亨”是爻位说和相应说，“刚当位”指九五以阳爻居于阳位，“应”指九五与六二相应。以“浸而长”解释“小利贞”是卦变说，根据朱熹《周易本义》“以下二阴释小利贞”之说，是初六和六二将向上发展，去与其余四个阳爻中的两个阳爻交换位置，这就是卦变了。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这条《大象》认为上乾的天比喻君子，下艮的山比喻小人，天高高笼罩在山之上，好像是君子把小人抛得远远的。这是主于上乾说，不是主于下艮说，与卦爻辞意思不合。而且，武人想要逃走以免受制于周厉王的这一主要内容也完全看不到了。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本爻是说，即使遁逃在最后也有危险，最好是不要遁逃。尾，这里指最后。从下艮和上乾的关系看，下艮如果要离开上乾，最先的一爻是九三，可以叫头，最后一爻是初六，可以叫尾。遁逃在最后的尚且有危险，那么遁逃在中间特别是在前面的其危险就更大了。这是警告武人不能遁逃，应该安下心来，为周厉王所用，才最好的出路。《小象》是说遁逃在最后还有危险，如果不遁逃，还有什么危险呢？对爻辞的理解正确，只是还不能联系到周厉王和武人的实际说。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本爻是说要用黄牛皮把遁逃者拴住，使他们不能跑掉，用以比喻周厉王必须用强制手段控制武人，使他们不能叛逃。胜(shēng)：王夫之《周易内传》：“能也”。《小象》的“固志”，语意含糊，不好理解。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象》曰：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本爻是要武人停止遁逃，加以羁縻。“畜臣妾吉”，是说如果不遁逃，还可以拥有臣妾(奴隶)。《小象》是说，对于武人来讲，停止遁逃诚然难受，好象有了疾病而疲困不堪。但是却还能保有一些权利，如畜养奴隶，尽管已经不能大权在握(“不可大事”)了。这些解释是合于经义的。臣指男奴隶，妾指女奴隶。在当时能拥有奴隶就还有一些领地，是仍然保持着奴隶主贵族身份的。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好遁”的“好”，朱熹《周易本义》读呼报反，即爱好的好。“小人否”的“否”读方有反，即不然的意思。朱熹这样注音是根据《小象》，认为“君子好遁”是君子爱好隐遁，“小人否也”是小人不爱好隐遁。这有得于《小象》原意，但以遁为隐遁却与经义不合，这就决定了《小象》及其追随者朱熹都是错误的。其实本爻属于上乾，是就着周厉王来说明他对于遁逃者武人所采取的态度，联系着九五和上九都是讲如何对待“遁”(即遁逃者)看，就更应该这样理解。“好”仍然可以读呼报反，“否”仍然可以读呼有反，但“好遁”却是周厉王爱好遁逃者，即对于遁逃者宽容。怀柔以至于爱抚，这样就能羁縻武人，于是君子周厉王就吉利，小人武人就不吉利了(指摆脱不了周厉王的控制)。这



样才有得于经义。

九五：嘉遁，贞吉。

《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根据九四理解“好遁，君子吉，小人否”的原则，这一爻还是讲周厉王怎样对待遁逃者武人的。“好遁”既然是对遁逃的武人表示爱以进行怀柔，“嘉遁”就是对遁逃的武人表示赞许以进一步怀柔，“嘉”是嘉许或赞美的意思。爻辞指出，对遁逃者武人表示嘉许，就合于正道而吉利，是肯定怀柔策略的正确。这与用柔退之道以驾驭人，即用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去取得事业的成功是一致的。《小象》对“嘉遁，贞吉”未作解释，但从解释“好遁”为君子爱好隐遁看，“嘉遁”也应该是君子赞许隐遁，与经义相合。至于“正志”，根据孔颖达《周易正义》：“‘以正志’者，小人应命不敢为邪，是五能正二之志，故成遁之美也。”这是说本爻九五与下艮六二相应，是相应说，无是处。

上九：肥遁，无不利。

《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本爻是说，即使让遁逃者武人优游自得，不受任何限制，也没有什么不好。《子夏传》：“肥，饶裕。”朱熹《周易本义》：“肥者，宽裕自得之意。”这是《周易》作者认为，武人绝对逃不出周厉王控制，可以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这更进一步表现了柔退之道的作用，它能使对方无所遁逃。到这里，对于周厉王能控制武人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都是《周易》作者的设想。《小象》对“肥遁，无不利”未作解释，因此“无所疑也”也不知其确指。

通观遁卦《易大传》，《彖传》用爻位说、相应说、卦变说阐释卦义，毫无可取。《大象》主于上乾说，不主于下艮说，与山要遁逃以摆脱天的控制的卦义不合。《小象》初六对爻辞理解正

确，六二语意含混，九三合于经义，九四与经义不合，九五、上九都不知其确指。

## 大壮第三十四

### ䷗ 乾下震上

大壮：利贞。

程颐《易传》：“雷震于天上，大而壮也。”这是说“大壮”指震动于天上的雷。本卦卦象是乾下震上，乾象征天，震象征雷。乾比喻君，指周厉王。震比喻臣，指武人雷在天上，其声震响，是为大壮。比喻武人力量强大，喧赫之至。武人不是被周厉王“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遁卦六二爻辞），求遁逃而不得么？为什么又大壮了呢？原来武人遁逃只是《周易》作者的设想，而面对现实，武人的力量却是强大可怕的。于是作者又在为周厉王如何战胜武人而认真考虑了，卦辞“利贞”是说凭着正确而得到好处，卦辞是就着一卦中主卦的重要思想进行概括的。本卦为周厉王立言，下乾是主卦，上震是辅卦。从下乾的三条爻辞看，九二是主爻，“贞吉”也集中体现初九和九三的合于正道而吉利，就是卦辞的“利贞”。这种“贞”（正确）表现于初九是“有孚”，表现于九三是“用罔”。“孚”是最强大的精神武器，可以遇难呈祥，逢凶化吉。“罔”是“无”，是后来《老子》第四十章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无”，指“有孚在，道以明”（随卦九四爻辞）的“道”，与“壮”成对文。“壮”是有为，“罔”就是“无为”。周厉王既有“孚”，并由“孚”而生“道”，“孚”与“道”是无往而不利的。于是，即使是大壮的武人，其凶焰不

可一世，也一定会在控制之下了。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这条《彖传》一无是处。按之《周易》义例，“大壮”如同于“大过”，都是“大”字后面接上形容词，“大”的意义与“太”相同。“大过”是太过分了，“大壮”是太壮大了。所谓太壮大是指上震太壮大，也就是武人过分强大，引起下乾周厉王的忧心忡忡，从而加意提防，认真控制。“大壮”如果讲成“大者壮也”，那“大”的意义就应如朱熹《周易正义》所指出：“大谓阳也。”但这并不符合本卦实际情况，而将如朱熹《周易正义》所指出：“四阳盛长，故为大壮。”这就把下乾三阳与上震一阳合而为一，既搞乱了内外卦的界限，又取消了内外卦的矛盾统一，是不能从卦象正确理解卦义的。“刚以动，故壮”，是把下乾的刚与上震的动连贯起来，这也与内外卦界限分明、不能混同的规律不合。“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有训释的错误。“大壮”为卦名，“利贞”为卦辞，不能合成一句。而且“大壮利贞”是说大壮卦的主卦下乾是凭着正确取得胜利，如何能说成是“大者正也”呢？至于“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则是从“大者正也”所作出的引申发挥，其与本卦主旨无关更是明白清楚的。总起来看，这条《彖传》不但在释义上无可取，还语言混乱，是庸妄之人所为，如何能出于孔子呢？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这是认为上震的雷居于下乾的天之上为大壮，大壮指上震，这有得于本卦实际，只是还不能联系着武人与周厉王说，至于从“雷在天上，大壮”引出“君子以非礼弗履”，似可讲成上震凌驾于下乾，实为太过分而非礼，乃君子所不能为。这隐约地合于卦义。本卦《大象》远较《彖传》为胜，难以说同出于一人

之手。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壮于趾，征凶”是比喻。用足趾的强而有力，大步迈进，比喻行为莽撞，刚强凌人。“征凶”是说这样干下去会遇到凶险，比喻周厉王如果一味冒进去对待武人，将不会有好下场。言外之意是必须以退为进，以柔克刚，才能有可喜的结果。这一句是作者告诫周厉王对付强大的武人，只能用柔，不能用刚，把一贯要周厉王执行的柔退策略又强调了一次。作者认为仅仅用柔退策略还不够，更必须“有孚”，“有孚”将无所往而不利，又何怕“大壮”的武人不能制服呢？本爻的意义就是以上这些。但历来说法纷纭，都不能得其要领，要缘于《小象》错误地把“壮于趾”与“有孚”联系起来，并不知何所根据，竟用“其孚穷也”来代替“有孚”，就更使人莫知其所为了。

九二：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本爻是主卦下乾主爻，如同泰卦九二的“包荒”，否卦六二的“包承”，它向下包容着初九，向上包容着九三，能集中体现初九和九三的内容。初九主要内容是“有孚”而无不利，九三主要内容是“用罔”而无不为。本爻兼“有孚”和“用罔”而为一，所以“贞吉”。《小象》“以中也”是爻位说的得中说，不可从。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本爻是说，小人用强暴欺人，君子凭无为取胜。小人即使用意正确也危险，将象公羊被关在羊圈里，还用角去撞篱笆，

结果会损坏它的角。关于“罔”解释纷歧。丁寿昌《读易会通》：“王注以罔为罔罗。惟君子而用罔罗，于文义未安。程传以为无所忌惮，亦非君子用罔之义。马季常王子雍俱训罔为无。”今按：训无甚是。以与“壮”成对文，而“壮”即有为。故“罔”训无为。《周易》已经提出无为的思想，不但这里说“君子用罔”，而且小过九四爻辞还说“勿用，永贞”，更分明是说无为是永远正确的。本爻提出要用无为对付武人，以作为初九“有孚”的重要补充。武人强大，其势刚猛，厉王衰败，其势微弱。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庄子·齐物论》）。“无为而无不为”，即不为其所不当为，而处处为其所当为。具体到制服武人来说，就是要运用柔退策略去取胜；而柔退也是与“壮”相反，与“无”相近的。“羝羊触藩，羸其角”，是形容刚猛的武人在周厉王无为的支配下，左右碰壁，走投无路的狼狈象。《小象》只重复爻辞，未作解释，说明对本爻的涵义是无所知的。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本爻属于上震，是就武人而言，表现了《周易》作者对武人的殷切劝告，希望武人走上服从周厉王的正道上。爻辞是说：以合于正道而吉利，悔恨就没有了；好象公羊撞篱笆，篱笆破了角却没有坏，又好象车箱下面钩住车轴的木头那样坚实。指出必须合于正道才会吉利，也就是要服从周厉王才会吉利，这样即使犯点错误也不要紧（“藩决不羸”），甚至日子还会更好过（“壮于大舆之輹”），通过比喻，以鼓励武人迅速来归。这些都是周厉王“有孚”和“用罔”的巨大作用。《小象》“藩决不羸，尚往也”，根据孔颖达《周易正义》：“尚往者，‘尚’，庶几也。言己不失其壮，庶几可以往也。”是《小象》之义当为上震不失

其壮美，就可以往归于下乾，是有得于经义的。

###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本爻用比喻指出，武人如果由于周厉王“有孚”和“用罔”（无为）而老实听话，即使出点问题也不会有悔恨。这是对武人的进一步安抚，使之戮力王室，襄赞中兴。丧羊：失掉羊，比喻出了问题。于易：由于漫不经心。于：以，由于。易：朱熹《周易本义》：“言忽然不觉其亡也。”是漫不经心或掉以轻心的意思。《小象》的“位不当”指本爻以阴爻（六）居于阳位（五），是爻位说，不能说明问题。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以上两爻都是劝武人归附于周厉王。本爻则是用比喻向武人提出警告；如果仍然自外生成，捣乱破坏，如羝羊之触藩，就势必求退不得，求进（遂）不能，没有任何好处；要艰苦克制，才会吉利。这些也都是要武人安下心来，归服于周厉王。《周易》作者为周厉王设想是够周到的。《小象》解释经义大体上正确。“不能退，不能遂”，当然是“不详”（据孔颖达《周易正义》校定，“详”当为“祥”）。以艰苦克制而吉利，过咎当然就不会长久了。问题是不能联系周厉王和武人的实际说。

通观大壮卦《易大传》，《彖传》无一而可，于经义毫不理解。《大象》有得于经义，但抽象笼统。《小象》初九颠倒错乱，九二和六五是爻位说，九三只重复爻辞，未作解释，九四和上六抽象地合于经义。

## 晋第三十五

### ䷢ 坤下离上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晋与进同，是前进或上进的意思。从本卦卦象看，离在上，坤在下，离为火，为日，坤为地，是日出于地上，或日由地而上升而进于天空。从《周易》的义例看，上离比喻周厉王，下坤比喻大臣，这里具体指武人。坤的性质是柔顺，又居于离之下，是《周易》作者希望武人安心在周厉王之下供职，并以柔顺事奉周厉王。大壮卦是武人专横，但由于厉王“有孚”和“用罔”（“无为”），就顺从归服。本卦接着这样写是有道理的。由于着重写武人的向化，所以下坤是主卦，上离是辅卦，卦辞就主卦下坤概括，也就是就武人的顺从而言，康侯指顺从于周厉王的武人。程颐《易传》：“大明在上，而下体顺附，诸侯承王之象也，故为康侯。”陆德明《经典释文》：“康，美之名也。”因此康侯是值得赞美的侯。“锡马蕃庶”是比喻，比喻下坤武人以受教育于周厉王，其顺从的程度逐步加深。“锡”是赐，“锡马”是受赐马于周厉王，比喻受教育于周厉王。马而能滋生蕃衍，必然是牝马，而牝马是柔顺的，“蕃庶”指柔顺的加深。“康侯用锡马蕃庶”合起来是说：值得赞美的诸侯（武人），以受教育于周厉王，其柔顺不断加深。这是本卦的主旨。“昼日三接”是说“康侯”在一天之内连续被接见，比喻武人以柔顺事王将受到王的鼓励，以进一步勤勉武人为周厉王服务。昼日：一天。昼指一天，日也指一天，合起来还是指一天，是同义实词连用。三接：多次接

见，三表多次，接即接见。

《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对卦名“晋”的解释正确。说离上坤下的卦象是“明出地上”也正确。“顺而丽乎大明”指下坤以其柔顺与上离“大明”（日）相接触（“丽”），讲得也不错。但总的看来，这些到底是说些什么却没有明白交代，叫人不知其所指。“柔进而上行”，应以朱熹《周易本义》“其变自观而来，为六四之柔，进而上行，以至于五。”这些是说，本卦从观卦变来。本卦卦象是䷢，观卦卦象是䷓，观卦六四上升到五，去与九五交换位置，就成本卦。这是卦变说。卦变为《周易》所无，是《易大传》的外加，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以上或所指不明，或全为外加，用“是以”联系“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作为其必然的发展或结果，就使人感到突兀异常了。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说“明出地上，晋”，与卦象相合。但本卦主旨是勸勉武人以柔顺事奉周厉王，只指出这种卦象不能说明问题。“君子以自昭明德”是对“明出地上”的阐发，是扣着上离所比喻的周厉王讲，不是扣着下坤所比喻的武人讲，因而是脱离了武人应该以柔顺奉王的主旨的。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本爻属于下坤，是就武人而言。晋如是前进，指躁进。摧如是后退，指柔退。躁进之后，继以柔退，是反对躁进，坚持柔



退，是叫武人以柔顺奉王，是“康侯用锡马蕃庶”的具体表现，因此是合于正道而吉利（“贞吉”）的。武人只要能以柔顺奉王，一切唯王命是从，这就是最大的好处，即使没有孚（“罔孚”），也将一切裕如，没有坏处。本爻指出，武人在厉王面前只能老实听话，作忠顺之臣。这里提出武人“罔孚”，足以证明“孚”不能为一般人所有，只有极少尊贵的人才能有，如周厉王及其亲信等。《小象》，“晋如摧如，独行正也”，可以讲成躁进之后，继以柔退，是独行其柔退之正道，这有得于经义。至于“裕无咎”应该是听从王命的结果，说是“未受命”，就讲反了。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本爻是主卦下坤主爻，基本内容与上爻相同，但更着力强调，是“康侯用锡马蕃庶”的突出表现。“晋如愁如”是以躁进而发愁，结果归于柔退，就合于正道而吉利。这些与上一爻一致。反复申说，已经是强调。再说这样会得到大的好处（“受兹介福”，“介”，大的意思），就更是着力强调，以突出本卦主旨。王母：程颐《易传》：“祖母”。丁寿昌《读易会通》：“《尔雅释亲》曰：‘父之妣为王母’。程传释为‘祖母’，是也。”“受兹介福，于其王母”是说武人将以柔退事王而得到大的好处，不但得之于周厉王，还得之于周厉王的祖母，是着重渲染之笔，以见“介福”之多。《小象》的“受兹介福，以中正也”，是爻位说。本爻居于下坤的中间是得中，以阴爻居于二这个阴位是得正。其所以“受兹介福”，是由于本爻既得中，又得正，这些都是错误的。

六三：众允，悔亡。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众允”是大家都相信周厉王。这是从以上两爻都强调要用柔退事奉周厉王所导致的结果，于是就没有悔恨。以见武人

必须老实服从周厉王，不能模棱两可，二三其德。允：信。关于《小象》，程颐《易传》的解释是：“上行，上顺丽于大明也。上顺从大明之君，众志之所同也。”因此这条《小象》是说得过去的。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本爻属于上离，是就周厉王说。认为周厉王如果躁进而不柔退，就难以驾驭武人，会象五技鼠那样一事无成，即使用意正确也危险，何况根本不正确？《周易》作者始终要厉王坚持柔退，而以退为进，以后取先，在对待武人的问题上尤其是这样。《小象》“位不当”是说本爻以九居四，是以阳爻居于阴位，因此“贞厉”。这是爻位说，不能说明问题。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这是辅卦上离主爻，集中歌颂周厉王用柔退之道控制武人的巨大成就，说能够这样就悔恨没有了，是损失，是收获，都不去管它，发展下去一定吉利，没有不吉利。“得”（收获）当然“勿恤”（不去管），为什么“失”（损失）也“勿恤”呢？这是极言用柔退之道控制武人的成就巨大，即使有些损失也是不算什么的。《小象》“失得勿恤，往有庆也”，只是重复一下爻辞的“失得勿恤，往吉”，没有说明什么问题。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晋其角”是把角伸出去触人，比喻用武力征伐别人的城邑，这里比喻用躁进之道，而不用柔退之道去对待武人，这样就危险，宁能吉利而无咎？即使正确也是不好的。这是从反对躁进来肯定柔退，希望周厉王正确地驾驭武人，以吉利而无咎。《小象》的“道未光”能抽象地说明经义，因为“维用伐邑”，

欺凌别人，确实是待人接物的原则还不够弘大的表现。

通观晋卦《易大传》，《彖传》有正确处，但属于枝节，无得于主旨，并用了卦变说。《大象》着重从上离讲，与主卦是下坤的情况不合。《小象》初六有得于经义，但把“裕无咎”讲反了；六二，九四是爻位说；六三还说得过去六五；只重复爻辞原意，未作解释；上九能抽象地说明经义。

## 明夷第三十六

### ䷣ 离下坤上

明夷：利艰贞。

本卦卦象是离下坤上，与晋卦卦象是坤下离上恰好相反。晋卦是日出地上，象征周厉王高居于武人之上，而武人则柔顺地伏处称臣，所表现的是《周易》作者的设想。本卦是日入地中，象征周厉王受到武人严重压抑，残酷摧折，所表现的是当时的客观现实。只由于卦象相反，内容也相反，便排列在一起，而晋卦在前，明夷在后了。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夷，伤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则伤矣，故谓之明夷。日之明伤，犹圣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乱世，抑在下位。”这些都有得于本卦主旨，并能与晋卦联系，不足之处是还不能把周厉王的遭遇讲穿。说周厉王受到武人压抑，究竟何所指呢？从初九爻辞“君子于行，三日不食”看，极有可能是指周厉王在被流放于彘的道途中忍饥挨饿，境遇十分凄苦。一部《周易》，还有一个旅卦是讲周厉王被困于彘的情况的。“旅”指周厉王已遭流放而成为羁旅之人，但仍怀其齐斧，掌握着天子用以征伐的

黄钺，有着天子的身份和权力。旅卦的“资斧”应是“齐斧”，有力的根据是《汉书·王莽传》：“下司徒寻亡其黄钺。房扬曰：‘此经所谓丧其齐斧者也。’”按：“经”指《周易》，而“资斧”即“齐斧”，“齐斧”即“黄钺”，都得到证明。本卦和旅卦都说明了《周易》实为周厉王而作的。卦辞“利艰贞”是说凭着艰苦地保持正道而得到好处，是对周厉王在颠沛流离中的勸勉。孔颖达《周易正义》：“时虽至闇，不可随世倾斜，故宜艰难坚固，守其贞正之德”。这些话有得于卦辞原意。本卦是就着“日之明伤”讲，即主于周厉王讲，因此象征周厉王的下离是主卦，象征武人的上坤是辅卦。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能根据卦象正确地解释卦名。“内文明而外柔顺”指离下坤上，离为文明，坤为柔顺，这都不错。说“蒙大难”，也有得于卦义的仿佛。但其所以“蒙大难”则是由于离的光明受到坤的压抑，“内文明而外柔顺”决不是“蒙大难”的原因。至于说文王有这种情况（以、《孟子》赵岐注：“有也。”之，指代以上情况），更与本卦所指不合。“利艰贞”是说周厉王在困顿穷厄之中要艰苦守住为君的正道才会有利，不能说是“晦其明”。因为尽管“晦其明”能说明卦象，但与“利艰贞”却联系不上。“内难而能正其志”符合于箕子情况，但所根据的“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却是指从武人中分化出来的、想去援助周厉王的贤臣；只说是“内难而能正其志”就不够明确。总之，这条《彖传》对于卦义是相差很远的。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对卦名的解释也正确。至于从卦象中体会出来的“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则没有能扣住本卦主旨。因为不管对“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如何解释，都只是说君子治民，与厉王受到沉重打击是渺不相关的。“莅众”：莅临于众，指治民。“用晦而明”：孔颖达《周易正义》：“无为清静，民化不欺。若运其聪明，显其智慧，民即逃其密隅，奸作愈生。岂非藏明用晦，反得其明也？”可备一说。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本卦用了五个“明夷”。下离的三个“明夷”都放在爻辞的开头，以惊呼周厉王受到压抑，光明遭到损害，最为作者感情所倾注，而四顾苍茫。应该独立成句。但是从过去到现在，一般都以“明夷于飞”连读，到“垂其翼”断句，这是误认“明夷”为鸟名的结果。遍查典籍，从未见“明夷”为鸟名，于是注家就破字为说，例如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就以“明夷”为“鸣雉”，李镜池《周易通义》就以“明夷”为“鸣鵲”等。其所以以“明夷”为鸟名，当缘于后面接上“于飞垂其翼”。如果把“明夷”局限在本爻看，似乎理由也很充足。其如六二的“明夷！夷于左股”，“明夷”已不能讲成鸟名，因为鸟的脚没有叫做股的。九三的“明夷！于南狩”就更不是鸟名，因为如果是鸟，如何“于南狩”呢？至于上坤六四的“获明夷之心”，要把“明夷”讲成鸟名，已经极为勉强！更何况六五“箕子之明夷”的“明夷”，要讲成鸟名却又绝不可能呢？李镜池氏也看到六二以下的四个“明夷”难以讲成鸟名，就随文生训，以意为说，从而本卦的五个“明夷”就有了五种不同的讲法，按之于训诂条例，是不能许可的。在本爻，作者一上来就用“明夷”以惊呼周厉王受到严重打击，接着用

正在飞(“于飞”)却垂着翅膀的鸟来比喻,以见其狼狈不堪。“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是指出厉王颠连道途,忍饥挨饿,备受折磨。“有攸往,主人有言”,更说厉王在押解中没有自由,稍有行动,就受到如同于主人公的武人所派遣的押解人员的谴责。本爻情况绝非虚构,结合六三的“于南狩”和六五“箕子之明夷”看(请参看下面对这两爻的分析),其为指周厉王在赴毙途中的困苦情况是彰彰明甚的。《小象》用“义不食也”解释“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而“义不食也”又诚如朱熹《周易本义》所说是“唯义所在,不食可也”,是与原意相反的。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在本爻,作者复大声疾呼“明夷”,并再一次用于句首,以表明其对厉王遭到放逐的重视之极和愤慨之深。“夷于左股”是言创伤之重,是比喻,不是写实。这只要与“用拯马壮,吉”合起来看就会清楚。因为这里是说尽管厉王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只要有从武人当中分化出来的有力人物相救,还是吉利而大有可为。这分明是比喻,从而“夷于左股”也就是比喻了。从本爻看,《周易》作者对厉王的前途不但没有绝望,还抱着乐观的态度,因此用主卦下离主爻表达。《小象》用“顺以则”解释“六二之吉”,指“用拯马壮,吉”。“顺”应该是顺乎情势,“则”应该是合于道理。这是认为厉王得救是好事,与经义相合。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本爻指出,厉王尽管暂时受到损害,有朝一日终将再奋起为王,并兴兵南征,讨伐楚国,俘其僭王。但行师必须运用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不可以刚强迅猛凌人。这些是《周

易》作者对厉王的最大期望。本爻的“于南狩”，升卦卦辞的“南征吉”，都指厉王将会向南方楚国用兵。西周王朝从“昭王南征而不复”（《左传》僖公二年）以后，中经穆王等都伐楚失败，于是“南狩”（“南征”）而获得胜利便成为王朝的头等大事。以之寄希望于厉王，正是肯定厉王必将成为大有作为的王。《小象》用“乃大得也”说明“南狩之志”，是有得于经义的。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本爻属于上坤，是就武人而言。“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是说武人对厉王进行了残酷迫害，象用刀刺进左腹，并取出了光明受到损害的厉王的心，洋洋自得地走出门庭而去。说“左腹”是信手拈来，没有什么深文奥义，不能象前人如王弼、孔颖达和程颐等那样任意加以附会。说“获明夷之心”，是形容武人自以为已经制厉王死命，万事大吉。“于出门庭”则是昂然而志得意满。本爻的“明夷”指明夷者，即明夷之人，也就是光明受到损害的人，指周厉王。《小象》“入于左腹，获心意也”，是重复爻辞原文，朱熹《周易本义》读“意”为“臆”，足以证明。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箕子：殷纣王的哥哥，因为反对殷纣王淫乱，被罚作奴隶。“箕子之明夷”是箕子的光明受到损害，即指此事而言。“之”，句中助词，表强调语气，是强调“明夷”的。这里显然不是就箕子本人说，那么究竟何所指呢？首先，箕子是被排斥于贵族之外，放在象征武人的上坤，就意味着是被排斥于武人之外的大臣、贤臣。其次“利贞”是凭着正确的行为得到好处，本卦讲武人迫害厉王，被武人排斥的大臣、贤臣，其正确行为应该

是援救厉王，也就是六二“用拯马壮，吉”的壮马了。因此，本爻是说武人当中也有由于要援救厉王而受到迫害的好人，且终将其正确行为得到好处。《小象》只执着于箕子说，不能得其隐微曲折的含义。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本爻是对武人的摹状，说他们不能有光明前途，面对的只是一片黑暗。当初篡位夺权，好象登上了天堂，后来终必失败，就象坠入于地底了。爻辞内容非常明显，表现了《周易》作者对武人的敌忾心情。前人对本爻内容有接近于正确的理解。丁寿昌《读易会通》引应劭曰：“初登于天者，初为天子，言以善同于天也。后入于地者，伤贤害仁，佞恶在朝，必以恶终入于地也。”《小象》的话用来说武人情况，也还切合，但没有讲穿。则：法则，道理。

通观明夷卦《易大传》，《彖传》与《大象》都未得本卦主旨。《小象》或与经义相反，如初九；或与经义相合，如六二，九三；或只是重复爻辞原文，如六四；或无得于经义，如六五；或有得于经义，但不能讲穿，如上六。

## 家人第三十七

䷤ 离下巽上

家人：利女贞。

“家人”一词，历来不得其解。朱熹《周易本义》：“家人者，



一家之人。”王夫之《周易内传》相同。但通观卦爻辞，所讲的却是家长治家，有贤内助为之辅佐，“家人”应该是作为一家之主的家长，不能泛泛说成“一家之人”。“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把“家人”与“妇子”对比，更是“家人”只能是家长的有力证明。本卦以讲家长为主是无疑的了，但是否只停留在讲一般家庭里的家长呢？这又不是。“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家长分明指王。根据《周易》通例，王都是指周厉王，从而本卦就是用家长得妇子的相助来比喻周厉王的得贤臣相助了。明夷卦设想周厉王在流放于彘时会得到同于箕子的贤臣相救，这里接着说周厉王会得到贤臣帮助，是前后贯通的。本卦也同其他各卦一样，用男女比喻君臣。“王”用在上巽，是上巽为男。“中馈”用在下离，是下离为女。上巽与下离结合，是男女、君臣结合。这足以破《说卦传》的乾坤六子说，因为巽卦在这里是指周厉王这样的男人，而不是什么“长女”。乾坤六子说从变卦得来，殊不可信，这也证明《周易》没有变卦；从而从变卦所搞出来的占筮，也就全不可信了。卦辞“利女贞”是说“家人”由于有贤内助而得到好处，是主于“家人”而言。根据《周易》通例，卦辞都是就着主卦概括。由于“王”在上巽，上巽比喻周厉王，是主卦。由于主“中馈”的妇人在下离，下离比喻贤臣，是辅卦。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彖传》对“家人”的解释不正确，朱熹和王夫之等人的“家人者，一家之人”的说法，都是由此而来。“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根据王弼注，前者“谓二”，后者“谓五”。孔颖达《周易正

义》：“今此卦六二柔而得位，是女正位乎内也。九五刚而得位，是男正位乎外也。家人以内为本，故先说女也。”这些都说明《彖传》用爻位说解经，并错误地以内卦下离，即比喻贤臣的妇女为一卦之主。至于说一家之人，其严君是父母，这在卦爻辞并无体现。而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序则家道正，也是《彖传》外加于本卦的。而讲究男女内外有别，由父母率领全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则全是儒家思想。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把卦象和卦义结合起来看，由于是下离所比喻的贤臣辅佐为上巽所比喻的周厉王，就应该是火助风势，而不是“风自火出”。下离象征火，上巽象征风。而“风自火出”何以能引申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这条《大象》是全无得于经义的。

初九：闲有家，悔亡？。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本爻属于下离。在本卦，下离为女，比喻贤臣。“闲有家”是防止一个大家庭出现不好的事。由于女主内，“闲有家”就是指女主人把一个大家庭治理好，用以比喻贤臣辅佐厉王，将使西周王朝复兴，于是一切悔恨都没有了。闲：陆德明《经典释文》：“马云：阌也，防也。”“闲”有防止的意思。有家：大家，大家庭。“有”在古汉语中用在名词前面有时候讲成“大”，如“有周”是大周，“有唐”是大唐等。这里“有家”指周厉王的家，也借指西周王朝。《小象》“闲有家，志未变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云‘闲有家’，乃用心于尚未发生之意外变故，而预防之也。”如果《小象》的意思真象高氏所说，则殊为错误。因为即使“闲有家”能讲成防闲其家，又何以见得是预防发生意外变故呢？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本爻是辅卦下离主爻，极力强调妇人只要能把家务担当起来，即使别的方面没有成就，也合于正道而吉利。这是比喻贤臣只要能把国内大事搞好，辅佐厉王中兴，就一切都好。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用主爻表达。遂：成，成就。程颐《易传》：“无攸遂，无所为而可也。”即没有什么成就。中馈，家中饮食之事，指代家务，比喻国事。关于《小象》：孔颖达《周易正义》的解释是：“言吉者，明其以柔居中，而得正位，故能顺以巽而获吉也。”这是认为《小象》用了爻位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的解释是：“《象传》此释乃以六二及九三之爻象爻位为据。六二为阴爻，为柔；九三为阳爻，为刚。六二居九三之下，象妇女柔顺以伏从于男人。”这是认为《小象》用了关系说。无论爻位说或关系说都不能用来讲《周易》，因此都是错误的。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上文已经指出，“家人”与“妇子”对举，是“家人”即家长的有力内证。家长比喻周厉王，妇子比喻朝臣。嗃嗃：孔颖达《周易正义》：“严酷之意也。”“家人嗃嗃，悔，厉，吉”，是说周厉王治国即使过严，从而有悔，甚至危险，但由于振奋乾纲，到头来还是吉利。嘻嘻：“孔颖达《周易正义》：“喜笑之貌也。”“妇子嘻嘻，终吝”，是说朝臣如果不尽心辅佐厉王，而玩忽职守，到头来便会有过失。两者对比，重点在“妇子嘻嘻，终吝”，因为本爻属于下离，下离是就朝臣而言，是勸勉作为周厉王辅佐的大臣对国事不能掉以轻心。《小象》对爻辞能从文字上作出说明，但没有接触比喻意义，还是无得于经义。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本爻属于上巽，是就厉王而言。“富家”是说妇子能努力持家，使家道富裕起来，比喻贤臣尽心力帮助厉王治国，使西周王朝趋于繁荣昌盛，因而是大吉的。当然这还只是《周易》作者的设想，不是写实。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云‘富家大吉’，以其人柔顺从君，处于适当之职位也。《象传》此释乃以六四及九五之爻象爻位为据。六四为阴爻，九五为阳爻。六四居九五之下，象臣顺从其君。六四又是阴爻居阴位（第四爻为阴位），是为在位，象臣处于适当之职位。”从高氏的解释看，《小象》用了爻位说和关系说，是无得于经义的。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由于“富家，大吉”，所以“王假有家，勿恤，吉”，本爻与上爻是联系得很紧的。“王”指周厉王。假：王弼注：“至也。”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假实借为假”。《说文》：“假，至也。”有家：如同于初九“闲有家”的“有家”，指西周王朝。恤：忧虑。本爻说，厉王回到了朝廷之上，再不必忧虑，因为一切都是吉利的。关于《小象》，孔颖达《周易正义》：“交相爱也者，王既明于家道，天下化之，六亲和睦，交相爱乐也。”这条《小象》是还说得过去的。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周厉王回到朝廷之上，所以凡事如意，是由于具有至诚并有威可畏，于是一切都吉利。这里突出“孚”（诚）的作用，而“孚”非周厉王不能有，与大有卦“厥孚交如威如，吉”基本相同。本卦写贤臣有助于周厉王，但仍归结到周厉王有“孚”才一

切吉利，可见是以周厉王的有“孚”为主的。《小象》只讲“威如之吉”，是数典忘祖，因为其所以“威如之吉”，是由于“有孚”，但却弃“孚”于不顾，这如何能行？“反身之谓也”应是说反求诸己，与有“孚威如终吉”没有什么关系。

通观家人卦《易大传》，《彖传》用爻位说解经，并多所外加。《大象》从“风自火出”引申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实令人费解。《小象》初九解经错误；六二、六四用了爻位说和关系说；九三只从文字说明；九五还说得过去；上九无碍于经义。

## 睽第三十八

### ䷥ 兑下离上

睽：小事吉。

睽(kuí)：朱熹《周易本义》：“乖异也。”即相互背离，相互矛盾的意思。卦象是兑下离上，兑为泽，离为火，水与火是矛盾的。孔颖达《周易正义》：“今火在上而炎上，泽居下而润下，无相成之道，所以为乖。”孔氏的话基本正确，但不完全正确，因为水与火固然主要是矛盾，但“水火相灭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汉书·艺文志》），是在矛盾对立之中，还有其联系统一，不是截然背离，各不相关的。《周易》各个卦都是内外卦的矛盾统一，也就是内外卦既相互违异，又相互渗透。例如屯卦既是密云压住迅雷，使之不能冲天而起，又是大雨滂沱，帮助疾雷奋飞。再例如明夷卦，既是厉王受到武人沉重压抑，如同于正在飞翔的鸟而垂下了翅膀，却又从武人中分化出如同于箕子那样的贤臣对厉王加以拯救，而“用拯马壮，吉”。因此，睽

固然主要是乖异，但也有其相互交通之处。把下兑九二的“遇主于巷”和上离九四的“睽孤，遇元夫”结合起来看；就能看出本卦的睽所讲的是作为“主”的厉王与作为“元夫”的贤臣之间的相互乖违，但毕竟能在睽违孤独之际而相遇于永巷之中，是还有其一定的联系的。家人卦有周厉王得到贤臣辅佐而“富家，大吉”的美好设想，本卦则显示出周厉王与贤臣之间仅偶有联系，因而只能是“小事吉”，尽管也还有“厥宗噬肤”的美好设想。从上离“遇元夫”是讲周厉王，下兑“遇主于巷”是讲贤臣看，上离是主卦，下兑是辅卦，因为全卦是主于周厉王说的。

《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彖传》一共是三句话。第一句，“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都是用相互违异的事例来对卦名“睽”作出解释，一般正确。只是以离为中女，以兑为长女，以离与兑组成的本卦是“二女同居”，则是用了《说卦传》的乾坤六子说。乾坤六子出于变卦，与《周易》实际不合。这在分析《家人》卦时已经指出，是不足为据的。第二句，“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总的看来，前面三个小句所说的都是很吉利的事，用来作为“小事吉”的根据不恰当。分别看来，除了“说而丽乎明”是说下兑之说（悦）附丽于上离之明还说过得去，但也不能说明“小事吉”以外，其余所谓“柔进而上行”是用卦变说，“得中而应乎刚”是用爻位说，而诚如朱熹《周易本义》所指出：“以卦变言之，则自离来者柔进居三，自中孚来者，柔进居五，自家人来者兼之。以卦体言之，则六五得中而

下应九二之刚。”更都是不能说明“小事吉”的。第三句，“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都说异中有同。既矛盾，又统一，是就着《周易》的一个卦名睽而表述了宇宙间的一个根本原理。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彖传》要从相异看出相同，即从矛盾看出统一。《大象》要从相同看出相异，即从统一看出矛盾。二者着眼不同，但阐明的道理却是一个，都较好地表述了朴素辩证法思想。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本爻指出贤臣辅佐厉王将是先不顺利，最后顺利，是当时情况的写照。“悔亡”是一个总的判断，接着用“丧马，勿逐自复”和“见恶人，无咎”这两件具体的事例予以证实。丢掉了马匹，不必去寻找，自己会回来，碰上了恶人，也没有坏处，都是先不顺利后顺利，从而悔恨就没有了。《小象》“见恶人，以辟咎也”，与常理相反，因为“见恶人”是逢咎，怎么能是避咎呢？《小象》解释“见恶人”已经不通，对整个爻辞命意更毫未触及，是全无得于经义的。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贤臣想帮助周厉王，开始困难很大，因为厉王遭到武人囚禁，想帮助难以着手。“遇主于巷”是贤臣在厉王遭到囚禁的地方碰上厉王，是厉王为武人囚禁的有力证明。厉王既然为贤臣发现，营救就有可能，于是就“无咎”了。“主”与丰卦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的“主”相同，都是指周厉王。巷，王夫之《周易内传》：“宫中甬道”。即宫中的巷子，所谓“永巷”，常用。来囚禁王室成员以至君王。《小象》用“未失道也”解释“遇主于

巷”，语意不明，因之后人讲法分歧。孔颖达《周易正义》：“既遇其主，虽失其位，亦未失道也。”这是以“道”为道理。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失道，迷失道路。”这是以“道”为道路。无论怎样讲，都不能说明“遇主于巷”是一回什么事，《小象》是无得于经义的。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本爻为辅卦下兑主爻，对于贤臣援救厉王将是开始不顺利，到最后才会终于胜利的这种设想作了高度概括，即“无初有终”。这是《周易》作者所极为盼望的。“见舆曳”是看见有一个人把车子往后面拉。“其牛掣”是看见拉车的那头牛却把车子向前面拖。这是象征贤臣援救厉王，其矛盾十分尖锐。“其人天且劓”是指贤臣在当时非常狼狈，如同既受黥刑，又受劓刑。由于虽“无初”，却有“有终”，“其人”到头来也是会摆脱困境的。天：陆德明《经典释文》：“天，劓也。马云：‘劓凿其前额曰天’。”“天”指在额头上刺字，即后世的黥刑。劓(yí)：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割鼻为劓。”《小象》用“位不当”解释“见舆曳”。“位不当”是指以六居三，以阴爻居阳位，是爻位说，不能说明问题。用“遇刚也”解释“无初有终”，“遇刚也”是指六三与上九相遇，是相应说；或六三与九四相遇。是关系说：都不能说明问题。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本爻属于上离，是写周厉王的。说周厉王在乖违孤独地被囚禁之际，遇着一个大夫来援助，也就是遇着一个贤臣来拯



救，彼此相互信任，即使处境危险，终将无咎。这是对“无初有终”的另外一种写法，与九二“遇主于巷”是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元夫：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元，大也。元夫，大夫也。”联系九二“遇主于巷”，此说可取。交孚：相互信任。《小象》用“志行也”解释“交孚，无咎”。“志行”应是其志得行，也就是要争取达到的目的能达到，用来指厉王将为贤臣所救是可以的。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本爻设想周厉王在贤臣援助下将能到太庙去主持祭祀，享受祭余，也就是恢复王位而中兴。不仅悔恨没有了，发展下去还会有任何坏处。这是《周易》作者的最高愿望，因此用主卦上离主爻表达。厥宗：那座宗庙，指西周王朝太庙。《说文》：“宗，尊祖庙也。”噬肤：吃用于祭祀的肉类。噬：吃。肤：肉。《小象》用“往有庆也”，即发展下去会有好处阐明“厥宗噬肤”，是有得于经义的。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 则吉。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爻已经设想周厉王恢复王位，进入太庙，主持祭祀。本爻又回过头去写周厉王在囚禁之中，由于过度焦急而精神错乱，竟然把来援救他的大夫的由其所带来的人都看成了鬼怪，打算开弓放箭，予以射杀。后来他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才知道来的不是寇贼，而是象亲戚一样的人。这样发展下去就会象旱苗得雨那样吉利。爻辞形象生动，写出了厉王的神情颠倒，足以为上爻“厥宗噬肤”的有力反衬，即为贤臣尽力相救的有力反衬。负涂：程颐《易传》：“背负泥涂。”即背上沾满了泥。张：拉开。之：其，那。弧：弓。说：同脱，放下来。《小象》“遇雨之

吉，群疑亡也”，是认为如同于旱苗得雨之后，则群疑皆亡，也就是“向之见豕，见鬼、张弧之疑，并消释矣”（孔颖达《周易正义》），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通观睽卦《易大传》，《彖传》用卦变说和爻位说，实为不当；但能就卦名睽而表述了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异中见同，又实为难得。《大象》的“以同而异”是同中见异，也体现了朴素辩证法。《小象》初九、九二无得于经义，六三用爻位说和相应说，九四，六五、上九，大体上与经义相合。

## 蹇第三十九

###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卦象是艮下坎上。艮为山，坎为水。这象征有一股水在山上流，备历艰辛难阻，但终归要流出去，进入平坦的原野，以得到发舒。卦辞“利西南，不利东北”，据前人，例如朱熹《周易本义》所说：“西南平易，东北险阻。”这就指出，水以流向平易为有利，以流向险阻为不利。水在山上流，是比喻周厉王处于武人的威胁之下，因为《周易》各卦无不是直接或间接讲周厉王与武人的关系的。水要流向平易，不流向险阻，是比喻周厉王必然会摆脱坎坷，不再陷于艰难。周厉王在摆脱坎坷以后，会重新君临天下，励精图治，于是天下人皆以能见到这样的“大人”而有利。卦辞是一卦的总纲，把卦名和卦辞结合起来看，分明是说周厉王目前虽然还有很大困难，但总会脱离困难，走向顺利，而后者才是一卦的主旨。前人说本卦，多半只着

眼于卦名而忽视了卦辞以及爻辞，认为本卦只是讲困难，这是不正确的。例如王弼注：“山上有水，蹇难之象。”孔颖达《周易正义》：“陆绩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朱熹《周易本义》：‘蹇，难也。足不能进，行之难也。’”这些都是必须予以纠正或补充的。蹇卦设想周厉王在十分困难中会得到贤臣帮助，本卦写周厉王正在艰难困苦中会转向发舒，两个卦内容是相通的。《周易》卦辞都就着主卦概括。本卦讲水在山流，所着重要讲的是水。因此比喻周厉王的上坎是主卦，比喻武人的下艮是辅卦。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以蹇为难，当然可以，但没有看出在艰险之后，还有顺利，而且是以讲顺利为主，这就没有抓住要领。以坎为险，以艮为止，以坎在艮上为“见险而能止”，可以自成一义。但与水在险中流，必然会出险而汨汨以去，即周厉王终将脱离困厄而发舒的本义是渺不相关的。“利西南”是说坎水宜于流往平地，以比喻周厉王定会进入顺利环境。而“往得中”根据朱熹《周易本义》是：“卦自小过而来，阳进则往居五而得中。”则是指小过䷛的九四变为本卦的九五，其六五变为本卦的六四，是卦变说，不能说明问题。“不利东北”是说坎水如果陷于艰险就不好，用以比喻周厉王不能老在武人包围之中，但只用“其道穷也”来说明，也含混不清。“利见大人”是说周厉王如果复国之后，天下人都将以见到这样的大人得到好处，但只用“往有功也”来说明也不明确。至于“当位贞吉，以正邦也”，根据孔颖达《周易正义》是：“二三四五爻皆当位，所以得正而吉。”这是爻位说。

总之，除了训蹇为难还说过得去但又很不够以外，这条《彖传》是无一而可的。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大象》认为碰上困难，就应该“反身修德”。这是孟子所说的横逆之来，则反求诸己。与经义不合。

初六：往蹇，来誉。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本爻属于下艮，是就武人而言。爻辞指出，武人如果背离厉王而去，就会动止维艰；只有回来为厉王效劳，才会受到称赞。这是为厉王做武人工作，想把困难化为顺利。《小象》用“宜待也”加以解释，根据孔颖达《周易正义》：“宜待者，既往则遇蹇，宜止以待时也。”说武人背离厉王会遇上困难，这还正确。说武人应该停下来等待时机，这就不对，因为经义是要武人服务于厉王的。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王臣”用于下艮，指武人。称武人做王臣，有为厉王安抚武人的意思。“蹇蹇”是碰上很大困难，因为蹇而又蹇就是难上加难。“匪躬之故”即不是自己的缘故。说王臣从事于极端困难的工作，却不是由于自己有非分之求，这是为武人开脱，也是争取武人的一种办法。前人对本爻多半认为是泛指王臣的忠贞不二，但“蹇蹇”绝对没有这种内容。《小象》的“终无尤也”与“王臣蹇蹇”的结果相反，是很成问题的。

九三：往蹇，来反。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重复提出“往蹇”，以见背离厉王而去，困难会很多。“来

反”是回来安心为厉王服务，就如同游子回到家中，将一切如意。爻辞的重点是要武人戮力王室，以赎前愆。反：程颐《易传》：“还归也”。《小象》用“内喜之”说明本爻。根据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内喜之”是“内心喜之”。按“内心喜之”应指“来反”，因为“来反”本来值得高兴。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得于经义。

#### 六四：往蹇，来连。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本爻属于上坎，是说周厉王的。这个“往蹇”与初六和九三的“往蹇”都不相同。前两个“往蹇”是说武人背离周厉王而去会困难很大，这个“往蹇”是说周厉王如果强行离开不去安抚武人，将麻烦很多。因此“来连”就是回过头来与武人联系，去争取他们，分化瓦解他们。这是《周易》作者为周厉王定下的柔退策略。《小象》的“当位实”不知所指。根据孔颖达《周易正义》：“‘当位实’者，明六四当位履正，当其本实。”这是说六这个阴爻居于四这个阴位很好，是爻位说，不能说明问题。

#### 九五：大蹇，朋来。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大蹇：王弼注：“难之大者也。”朋来：朱熹《周易本义》：“必有朋来而助之者。”本爻是说周厉王由于分化了武人，争取到其中一部人的拥戴，在碰上很大困难的时候，就会有武人象朋友似地来帮助，以摆脱困难，走向中兴，所以用主卦上坎主爻表达。《小象》的“以中节也”语意不明，不知其所指。

####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这个“往蹇”与六四的“往蹇”相同，也是指厉王如果径行

离开，不去安抚武人，以争取其中某些可以争取的人，将麻烦很多。只有掉转头来与武人联系，去取得他们当中部分人的帮助，才会大为吉利。这样一来，天下人都将以能瞻仰到有作为的君王而得到好处。这是《周易》作者进一步要周厉王用柔退策略去分化瓦解武人，以重新君临天下而中兴。本来是“往蹇，来硕吉”，《小象》断成“往蹇来硕”诚为不辞。“志在内也”，据孔颖达《周易正义》：“有应在三，是志在内也。”认为本爻与九三相呼应是“志在内”，这是相应说，不可从。“利见大人，以从贵也”，据孔颖达《周易正义》：“贵谓为阳也。以从阳，故云以从贵也。”这仍然是相应说，认为本爻与九三相呼应，是从阳而从贵，也不可从。

迺观蹇卦《易大传》，《彖传》除以“难”训蹇尚有可取外，其余全无是处。《大象》的“反身修德”说与卦义全不相干。《小象》初六、六二都不能说明经义，九三稍好，六四、九五是爻位说，上六把爻辞作了错误断句，还用了相应说。

## 解 第四十

###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从卦象看，下坎象征水的险阻，上震象征雷的飞腾。雷冲破险阻而盘旋于险阻之上，是得到解脱，所以卦名叫做解。屯卦(䷂)是雷在水下受到水的压抑，本卦恰好与之相反，所以或者是屯难，或者是解脱。孔颖达《周易正义》：“解者，险难解释，

物情舒缓，故为解也。”蹇卦写周厉王对武人进行安抚，使之分化，于是紧张的气氛就缓和下来，而周厉王也就摆脱了困难，解卦与蹇卦是息息相通的。卦辞“利西南”是说以往平坦之地为有利，比喻周厉王得到缓解之后处境将会平安。“无所往，其来复，吉”是说即使不能有所作为，得到解脱，也会吉利。“有攸往，夙吉”是说由于解脱、发展下去，会很早就吉利。总之，卦辞集中在一点上，即是周厉王争取到武人中一部分人的帮助以后，就会得到自由，以从事于复国和中兴。下坎为水的险阻，比喻武人。上震为雷的飞腾，比喻周厉王。上震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坎是上震的陪衬，是辅卦。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朱熹《周易本义》说是“以卦德释卦名义”也就是坎为险，震为动，震超越于坎之上，是“动而免乎险”，从而得到解脱。这些理解是正确的。“利西南”应该与蹇卦卦辞的“利西南”训释一致，蹇卦“西南”指地势平坦，这里“西南”指处境平安，不是“往得众”。“其来复吉”是厉王得到解脱后即使无所作为，也将吉利，而不是“乃得中”。“得中”是爻位说。“有攸往，夙吉”是说厉王得到解脱后只要有所行动就会吉利，可说是“往有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说明解脱意义重大，能使宇宙出现生机，有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样赞美解脱是恰当的。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大象》认为本卦讲以宽大治狱，与经义无关。

初六：无咎。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本爻属于下坎，是说武人。其所以无咎，是设想武人接受安抚，归服于周厉王，成为西周王朝的忠顺之臣。《小象》的“刚柔之际”指本爻初六的柔与九二的刚相交接，是以柔配刚，以阴配阳，所以无咎。这是关系说，不能说明问题。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本爻为辅卦下坎主爻，用比喻说明武人由于接受周厉王安抚，有了很多收获，好象打猎得到了不少狐狸，还得到黄铜箭头。这些都是对于来归的武人所进行的鼓励，还正面直接肯定，说他们是合于正道而吉利的。《小象》“得中道”指本爻居于下坎中间的位置，是爻位说的得中说，不能说明问题。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负且乘”是说背上背着东西却要去坐车，这很不相称，而如《系辞·上传》第八章所说：“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这其间有很大矛盾，用来比喻武人不安心于“小人之事”，而伏处称臣；却要去强乘“君子之器”，再覬觎周厉王的尊位。这样就会受到惩罚，所谓“致寇至”，而且“贞吝”（即使正确也不好，意思是完全不正确）。《周易》作者向已经接受安抚的武人指出：如果不老老实实，却二三其德，就难有好下场。《小象》知道“负且乘”“可丑”，知道这样是“自我致戎”，都有可取。问题是对于比喻意义全未涉及。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本爻是主卦上震主爻，说的是周厉王的主要问题。在一部分武人受到感化而归心的情况下，就厉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摆脱武人囚禁，使乐于归附的武人都坚决拥护，本爻就是用比喻来说明这些问题的。“解而拇”是说把你脚大拇指上的绳索解开，这是要周厉王赶紧摆脱武人囚禁。而，你，指周厉王。“朋至斯孚”是说有一批乐于归附的武人朋友来了就会相信你，为你所用。斯：就。孚：信。本爻是要周厉王起衰为盛，发愤为雄的。《小象》以“未当位”解释“解而拇”，甚为不当。这是由于既不能用爻位说来说明《周易》（“未当位”指九这个阳爻居于四这个阴位，是爻位说），而且“解而拇”是一件大好事，更不能用“未当位”来说明。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本爻是对主爻九四内容的进一步强调，使之越发突出，就是要周厉王更加奋发，为天下人所归心。“君子维有解”是说周厉王要进一步解脱，即进一步摆脱武人顽固派的控制。“君子”指周厉王，与谦卦的“君子”相同。维：孔颖达《周易正义》：“辞也。”即语助词，与坎卦卦辞“有孚维心”的“维”相同。“有解”，进一步得到解脱，“有”用在动词前表示程度加深。“有孚于小人”是说将为武人中部分来归的人所深深信服。“有孚”的“有”与“有解”的“有”用法相同，也表示程度加深。孚：信，信服。《小象》“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勉强能说得过去，只是还不够贴切。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本爻紧接着上面两爻而来。“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是设想周厉王奋起求得解脱，开始为武人中一部分人信任；“六

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是设想周厉王进一步求得解脱，得到武人中这一部分人的更大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武人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拥护周厉王，另一部分仍然反对周厉王。对这另一部分顽固凶残的武人，只有进行狠狠打击，才能解决问题，本爻就是用比喻来说明这一点的。“公”，指周厉王的大臣。孔颖达《周易正义》：“公者，臣之极。”是帮助周厉王收拾另一部分武人的人。“用”，用以，因而，联系上面两爻的关联虚词。“射隼”比喻狠狠打击另一部分顽固凶残的武人。隼(sǔn)，孔颖达《周易正义》：“贪残之鸟，鸛鹞之属。”“于高墉之上”说明消灭凶残的武人是在高峻的城墙之上，这些武人还在负固拒守。“获之，无不利”，是这一部分武人终归消灭。《小象》“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孔颖达《周易正义》：“悖，逆也。六三失位负乘，不应于上，是悖逆之人也。上六居动之上，能解除六三之荒悖，故云‘以解悖也’。”据此则《小象》用的是相应说，不可从。

通观解卦《易大传》，《彖传》“以卦德解释卦名义”有可取，对“解”的摹状也不错。《大象》自成一义，但与经义不合。《小象》初六是关系说，九二是得中说，六三于爻辞的比喻意义全未涉及，九四是爻位说，六五还说得过去，上六是相应说。

## 损第四十一

䷨ 兑下艮上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本卦卦象是兑下艮上。兑为泽，艮为山，是水浸润着山，摇撼着山，抑损着山，所以卦名叫做损。所指的具体内容是，蹇卦“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是周厉王已经摆脱了武人拘系，得到广大臣民拥护；解卦还“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是进一步消灭了武人中的凶猛顽固分子。在这些设想下，《周易》作者担心周厉王在处境顺利以后，又会骄傲自满，才提出本卦，希望有骨鲠之臣能及时对他进行箴砭，使他戒慎恐惧，去认真完成中兴大业。卦辞重点是“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曷之用”是何用，即用何，用什么，“曷”与“何”通，“之”是助成倒装的话助词。“二簋可用享”是用两磬祭品就可以享祀鬼神。簋(guǐ)：圆形饮食器，如同于今天的碟子，在这里是用来盛祭品的。这两句话的直译是：用什么去祭祀呢？用两磬祭品就可以了。其比喻的意义是“一定要用减省或抑损之道去事奉周厉王，要他不再猖狂妄行。至于“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则是说用减省或抑损之道去事奉周厉王要内心有诚，才会大为吉利，没有过错，可以合于正道，发展下去，一切如意。这些都是围绕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说的。很明显，这条卦辞是在就着将会向周厉王进行谏诤的贤臣说，是在就着下兑概括，因此象征贤臣的下兑是主卦，象征周厉王的上艮是辅卦。

《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这条《彖传》全无得于经义。从上面对卦辞的分析看，分明是下兑在抑损上艮，怎么能说是“损下益上”？是不但无得于经义，而且说反了。后人解释本卦多本于这条《彖传》，如王弼、孔

颖达等，一直到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还是这样，而且更多一些牵合，还广为比附，以致去经义愈远。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经义分明是要贤臣箴砭周厉王，使之兢兢业业，一惟中兴大业是务。而《大象》却说是“惩忿窒欲”，是讲到别的去了。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本爻是就着象征能直言极谏的骨鲠之臣下兑说的。“已事遄往”是说骨鲠之臣放下一些本来应该做好的工作，急急忙忙前去向周厉王进行谏诤，考虑怎样去抑损他的骄矜之气，这样就没有什么坏处了。“无咎”放在“酌损之”的前面是倒装。已事，“停止工作，放下工作。遄(chuān)，快，急急忙忙。本爻明显地表现出是下兑在抑损上艮，是贤臣要谏正周厉王。《小象》的“尚合志也”语意不明，没讲清楚。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本爻仍然是说贤臣要去谏正周厉王，强调只有用抑损的正道去对待周厉王才会有利。如果不是抑损，却去助长，那发展下去就凶了。“征凶”用在“弗损益之”的前面是倒装。本爻紧接上爻，先用“利贞”把上爻煞住，然后转到反面说，指出如果不是抑损，而是助益，那就很不好，以进一步突出抑损的必要性。本爻的重点是“征凶”，弗损益之”。《小象》没有涉及到这里，对本爻是完全无知的。“中以为志”则诚如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所指出：“《象传》此释乃以九二之爻位为据。九二居下卦之中位，象人守正中之道。”爻位说不能说明问题。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本爻是主卦下兑主爻，特别标举出“满招损，谦受益”的原则，表明对可能已经有骄矜之气的周厉王只能抑损，不能助益。“三人行则损一人”，是“满招损”，“一人行则得其友”，是“谦受益”。有了这一爻，初九的“酌损之”，九二的“征凶，弗损益之”，就都有了着落；甚至上卦六四的“损其疾，使遄有喜”，上九的“弗损益之”，“得臣无家”，其原因也都讲清楚了。《小象》“一人行，三则疑也”，语意模糊。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行上疑脱志字。”正说明高氏无法解释。朱熹《周易本义》：“下卦本乾，而损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损一人也。一阳上而一阴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这是卦变说。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本爻属于上艮，是就着周厉王说。“损其疾”是说周厉王在贤臣向他进行谏诤的同时，自己也认真改正错误。“使遄有喜”是说周厉王将很快地把毛病改正过来，“有喜”指疾病好了，这里指毛病改正了。本爻是《周易》作者提醒周厉王，对贤臣的进谏要积极响应。《小象》没有讲清楚“损其疾”是自动还是他动，更没有具体到周厉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本爻是上艮对下兑说的。“或”，有人，指下兑。“益之以十朋之龟”，用价值十串贝壳的大宝龟相赠予，比喻下兑向上艮进行谏诤，其价值很高。“弗克违”：不能推辞，指上艮周厉王对下兑贤臣的谏诤乐意接受。本爻是《周易》作者点明，贤臣不断用减省或抑损的道理谏周厉王，周厉王将得到很多好处，进一步指出“损”的作用很大。《小象》说本爻的“元吉”是“自上佑

也”，这个“上”不知何所指。孔颖达《周易正义》：“上谓天也。故与‘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义同也。”“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是《大有》上九爻辞。《大有》下卦是乾，乾为天。上卦是离，离为火。火在天上，是得天之助，所以说“自天佑之”。本卦内外卦都没有天之象，特别是内卦是泽不是天，把“自上佑”讲成“自天佑”没有根据。这条《小象》是不正确的。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本爻是辅卦上艮主爻，是周厉王强调指出，如果臣下不用抑损之道对待他，却用增益之道对待他，要能“无咎，贞吉，利有攸往”，那无非是一句空话罢了。这是把在当时特定条件下，他只宜于抑损，不利于增益，提得更为突出。“得臣无家”等于说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有臣就必然有家，得臣就必然连家一起得。得臣而无家，实际上是一无所所得。《孟子·梁惠王》上：“大夫曰：‘何以利吾家？’”是臣和家有必然联系。《小象》抓住“弗损益之”进行解释，是看准了本爻的要点。但不去损而去益，却是本爻认为不好的。说“大得志”，是适得其反。

通观损卦《易大传》，《彖传》适得卦义之反，《大象》空洞而不切合实际。《小象》初九语意不明，九二于爻辞意义无所知，还用了得中说，六三用词模糊，六四于爻辞意义全不理解，六五含混不清，上九适得其反。《易大传》与《周易》相背戾，在本卦表现得最突出。